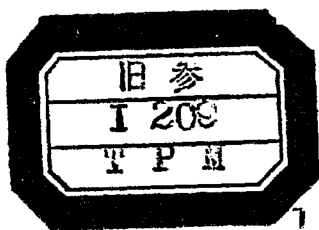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史綱

譚丕模編著



1933

自序



這是我在北師敎授中國文學史的講義；因爲限于學校印刷的關係，寫得非常簡單，所以命名爲「中國文學史綱」。

我是用新與社會科學的方法編這部講義的，僅花了八九個月的時光，自然免不了幼稚，這是要請讀者敎正的。

因爲我用的方法與過去一般編文學史者不同，市上所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材料，大致不可用，只好向歷代文學家專集裡去找，以我每週敎課至十六小時和編講義至1○以上，對于一切專集，也只有走馬看花的涉獵一次過去，自然免不了有遺漏作者的代表作；這也是要請讀者敎正的。

第十二章以前的材料，有一部分是鳳鑾代找的。第十四章以後的材料很不夠，北大圖書館沒有新出版的書籍和雜誌出借。所以末了兩章寫得更沒有系統，只

好等將來有機會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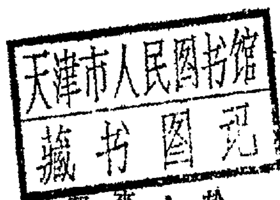
自第一章至第四章的文中，所有「原始」字樣，都是「初期」兩字的錯誤，謹此聲明。

作著六，九，一九三三。



目錄

目　錄



第一 緒論

一、中國文學史是甚麼

文學是社會經濟生活所反映出來的意識形態之一；（註一）那末，文學史就是關於這類意識形態的歷史敍述。根據這一個原則，把中國每一個時代的作家和其作品，作一個有系統的記載；同時，並把各時代的文學變遷的軌跡和變遷的因子找了出來；這就是中國文學史唯一的任務。所以凡是研究中國各時代的文學「怎樣」變遷和「爲什麼」變遷情形的學問，這就叫做中國文學史。

二、爲甚麼要研究中國文學史

文學史是文學部門中的一種專門學科，我們爲甚麼要研究這種專門學科呢？郭沫若爲着要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曾有幾句這樣的話：

「對於未來社會的展望逼迫我們不能不生出淸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

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註二）

我們研究中國文學史，即是在認淸中國文學過去的來程，好決定中國文學新的去向。固然，中國文學的新去向，自然有正在開展着的中國社會經濟在指導着，支配着，不過，我們若認淸楚中國文學過往的歷程，更可確立我們迅速奔向文學新的去向的信念。

三、怎樣去研究中國文學史

文學史在中國成立學科，始於滿淸末年。（註三）這三十年的當中，所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不下數十種，然而因爲研究方法的錯誤，以致沒有一部能把握着中國文學過往的來程者。現在把各家編輯的錯誤，簡略地指摘如下：

1. 斷代的錯誤　以朝代爲單位，把每個時代，都找出幾個文學家或幾篇文學作品來記述一下，就算是文學史唯一的任務。犯這一個錯誤者，幾乎是一般編文學史的通病。殊不知中國社會自西周以來，物質的生產力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經三

千年了。（其中商業資本雖然發達，但是只能動搖封建經濟，可不能根本摧毀封建經濟。）朝代雖不斷的嬗變，還是跳不出封建制度的圈套。因之各時代的文學，大致在保持封建社會的和平，使其支配階級固定。如果斷代講述，那就切斷它們的聯繫。在主張斷代者的理由，無非是說爲講述方便，我們就退一萬步承認這個理由；但是一個朝代，因爲封建經濟的穩定與動搖的關係，也就形成兩種不同的文學傾向。如唐代的文學，在開元以前與開元以後，完全是兩個樣子。開元以前因爲封建經濟穩定，文學多半在滿足帝王的趣味；開元以後因爲封建經濟的搖動，文學多半是一般士大夫的苦悶的表現。照這個情形說來，要斷代，也應當以經濟的變動爲標準，而不應以一個朝代的起沒爲標準。

2.過於相信作家的錯誤　有些文學史家相信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是文學史的唯一創造者；一切文學運動，除了個人的偶然的關係外，別無原因。犯這一個錯誤者，也幾乎是一般編文學史的通病。殊不知一個文學運動，自有他的經濟背景有以促

成，絕不是一個文學家無中生有。比如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運動，有人歸功於胡適陳獨秀等，其實這個運動，是中國社會由封建制度改變爲資本制度的一種表徵，是中國社會轉變過程中一種必然的產物，一般文學史家忽略了這一點，只崇拜作家個人，於是所成的文學史，悉成爲文學家個人的傳記，這當然是錯誤的。

3.强分語文的錯誤　胡適所編的白話文學史，只採用語體作品，割棄文言作品。（註四）在他的意思，只認爲語體作品，在文學上有價值，而文言作品無價值。這樣强分語文，當然是錯誤的。須知文學作品，無所謂語體與文言，我們現在所認爲文言，也許在古代是很通俗的語體，因爲言語是隨人類生活逐漸進化的，變遷的；若必須近似現代的語言的作品，才算文學，除非把古代文學都要割棄；這樣一來，那又用不着研究文學史了。況且古代的作品，因爲抄寫的工具不方便，文字簡奧，那是當然的事；同時，聲音字義，也是隨時代變遷的，也許在古代很通俗的文學，而傳到現在又變爲很不通俗的，這也是平常的事。比如楚辭裏面的「兮」字，何嘗不

是當代楚國很通俗的助語詞？所以割棄文言，而僅採取語體，這更是絕大的錯誤。

4.超越文學的範圍　一般編文學史的，常常超越文學的範圍，而牽連到記述其他的學問，例如曾毅，朱希祖所編的文學史，侵佔了政治史哲學史的領域，顧實所編的文學史，幾乎連文字學的領域也佔有了。固然，政治，哲學，文字學與文學是有連繫性的。我們硏究某一個時代的文學，爲明瞭某一個時代的社會思潮起見，也要談談當時的政治，哲學，可是我們不能把政治，哲學的論文當做文學作品，而併吞政治，哲學的領域。我們爲考究某一件作品產生的時代起見，也可以涉及文字學，可是我們不能把文字學整個地搬到文學史的圈子裏來，而犯併吞文字學之嫌。我們不客氣地說，過去所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大致是各種學問的混合史。

上面所指摘的幾點錯誤，不過是犖犖大者。前三項錯誤的來源，大致是中了觀念論的深毒；第四項錯誤的來源，大致是不明瞭文學本質。我們來硏究文學史，應當糾正上述的錯誤；用新興科學的方法——唯物論的辯証法去硏究。前面已經說過

，文學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其存在根據與其發展歷程，絕對不是偶然的，超時間的，却是社會經濟基礎上之必然的產物，而被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社會經濟基礎一有變動，則文學內容亦隨之而變動；因此，社會經濟進展至某一階段，則文學亦隨之進展至某一階段；社會經濟停滯在某一階段，則文學亦停滯在某一階段。所以經濟的變遷，是文學進展的動力，我們要把握着中國文學的史的演變的眞面目，只有採用這一個唯物論的辯證法。

四、中國文學史開展的階段

我們要知道中國文學史開展的階段，應當先知道中國社會歷史開展的階段。固然，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與一般歷史發展的規律相符合；可是它也有由於某種特殊條件所決定，以致不能與西洋社會的發展同一速度。一般新興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忽略了這一點。故對於本問題雖論戰不已，然尙沒有正確的結論。郭沫若謂西周以前是原始共產社會，西周時代爲奴隸社會，春秋以後爲封建社會，而開始崩潰於

十九世紀中葉，直到現在還是這種制度的殘餘佔優勢。（註五）陶希聖謂封建社會在春秋戰國時代便已結束，轉變爲商人資本與土地的封建剝削交互影響而成的經濟構造；目前金融資本商人資本支配了一切。（註六）王宜昌謂五胡十六國以前爲奴隸社會，十六國以後爲封建社會，現在爲資本主義社會。（註七）我對於本問題沒有深刻的研究，只憑着淺薄的判斷，對於上述三說俱不敢贊同。我以爲中國的歷史，從西周到鴉片之戰，都是停留在封建的生產關係上，爲封建社會，自鴉片戰爭西洋資本主義勢力伸張到中國後，封建社會開始崩潰，直到現在還是在崩潰的過程中。（註八）不過在封建社會的演進中，因爲封建經濟的穩定與動搖的關係，致各時代文學的傾向不同；在封建經濟崩潰的過程中，因爲崩潰的程度深淺不同，文學上的傾向也不一樣。

中國文學，雖發生於原始社會；但是用文字記載下來的文學，直到封建制度確立後才有。我們要知道：中國文字，雖發生於商代；而商代的文字，又只是一種原

始的文字畫，（註九）還不能當作文學表現的工具。因之，在原始時代的文學，沒有遺留下來，我們無法敘述，本書斷自西周始者以此。

我以爲中國社會，從西周起直到周厲王出奔的前夜，（約公元前一二〇〇——八五〇）爲原始封建社會。本階段的文學在表現着封建貴族的享樂意識和美化被壓迫的農民生活的麻醉意識。自周厲王出奔後，至秦始皇統一以前，中國商業資本隨生產技術進步，而逐漸發達，衝破原始封建經濟的堤防，是爲原始封建社會崩潰時期。（約公元前八五〇——二五〇）本階段的文學，在表現感受生活壓迫的沒落的封建貴族和被壓迫的農民羣衆的厭世思想。自漢高以迄桓靈，（約公元前二〇〇——公元後一五〇）爲封建經濟復興時期。這時期的文學，在表示帝王的尊嚴和歌頌帝王的功德。自漢桓靈以至唐高祖的統一，爲封建經經的破壞時期。（公元後一五〇——六五〇）這時期的文學，在表示虛無意識和縱欲的厭世享樂意識。自唐高以迄玄宗，爲封建經濟暫時穩定時期。（約公元六二〇——七二〇）這時期的文學，

無非是封建領主的御用品和享樂的資料。自唐玄宗天寶大亂後，直至宋太祖的統一，又爲封建經濟危急時期。（約公元七二〇——九七〇）致人民感受戰爭的殘酷和生活的壓迫。這時期的文學，有三種不同的傾向：一是表示個人主義的感傷，一是表示不問窮通得失的曠達意識，一是顯示社會的散亂和人民的苦痛，一是表示貴族內心的苦悶和生活的暇裕。自趙匡胤代後周而起，到徽宗被虜，中原昇平無事，爲封建經濟表層穩定時期。（約公元九七〇——一一〇〇）這時期的文學，大致是表現太平繁華的迷夢。自徽宗被虜，至元代統治中國前，中原被遼金民族佔領，爲異族侵略下的時期。（約公元一一〇〇——一二七〇）士大夫階級常有恢復中原的志願。這時期的文學，充滿了民族意識，慷慨激昂，成爲文學上一致的作風。自元代統治中國，至元之滅亡，爲異族統治下的時期。（約公元一二七〇——一三七〇）中國過去傳統的文學，已失去支配社會的威權，而產生一種適應畜牧民族的新語體文學。自朱洪武復興中國後，直至明代衰微，爲封建政權復興時期。（約公元一三七〇

——一六〇〇）這時期的文學，有兩個對立的傾向：一是擁護封建政權的表白，一是封建社會的遺殼的暴露。自滿清入關統治中國後，至鴉片之戰，爲封建政權的回光返照時期。（約公元一六五〇——一八五〇）這時期的文學，也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是在擬古的形式上表現士大夫階級的吟風弄月和擁護封建社會的意識，一是在顯示封建社會的矛盾和封建貴族的奢侈生活。自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的前夜，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意識萌芽時期。（一八五〇——一九一九）國際資本主義勢力隨其炮火以俱來，促成中國的封建經濟迅速地向近代式的經濟轉變。這時期的文學有兩個趨勢：一是表示對封建社會的留戀，一是顯示封建社會的殘形和對於近代社會的期望。自五四運動至一九二八年，爲中國封建殘餘與民族資產階級共同統治時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很想抬頭，以與國際資本主義對立；但是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在國際資本主義和國內的封建殘餘兩副輪齒輾壓之下，沒有發展的可能；終於造成現時混合統治的局面。這時期的文學，一方面透露了資產階級的意識，辛辣地

諷刺了封建社會的一切典型，一方面表示小資產階級的苦悶和小資產階級受了挫折而回復的封建意識。自一九二八年以迄現在，爲中國勞動大衆覺醒時期。中國的勞動大衆在國際資本主義，國內封建軍閥和新興的資產階級三重壓榨之下，迅速的開展，發展其集團勢力。這時期的文學，有兩種對立的趨勢：一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麻醉小資產階級及勞動大衆，維護現社會的一切；一是站在勞苦大衆的立場，具有反抗一切舊勢力的精神，並指示勞苦大衆的正確出路。

在下列各章裏，卽是根據上述的文學發展的階段，來作一個敘述。

註一：參看經濟學批判

註二：見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

註三：淸末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林傳甲編成一部中國文學史，用爲京師大學教本，爲中國文學史的第一本書。

註四：參看胡適的白話文學史

註五：見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

註六：見陶希聖的中國問題的回顧與展望

註七：見王宜昌的中國社會史論文（讀書雜誌）

註八：參見譚丕模的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豐台雜誌第十三期）

註九：沈兼士的文字學形義篇（師大講義）

第二 原始封建制度時代的文學

——西周（公元前一二〇〇——八五〇）

一、封建制度的確立

中國封建制度，肇始於西周。武王獲得政權後，大封宗室及其功臣謀士，以圖鞏固其既得之政權，封建制度得以確立。尙書周書武成篇稱：「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這不是封疆土地的事實嗎？呂覽世觀篇，亦稱：「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八百餘，」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稱：「武王，成康所封建，而同姓五十五國，」荀子儒效篇稱：「周公立七十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足徵當時封建制度盛行之一般。自封建制度確立後，社會上形成封建貴族與農民兩個階級。封建貴族的生活所需，是由封建諸侯境內的農民勞動來供養。因之，封建貴族剝削農奴，一方面逼迫農民把自己的生產品大部分繳給封建貴族，另一方面，强迫他們擔負儘可能的徭役的義務

活和被壓榨的農民生活。這時候的農民經濟，只是封建貴族經濟之附庸。當時文學，即反映着封建貴族生活和被壓榨的農民生活。

在這階段中的文學形式，多半是三言或四言的敘事詩，其材料只有從詩經裏去尋找。固然，詩經產生的時代，向來傳說紛紜；但是，我們拿它與西周時代的社會生活來比較，確有一部分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反映。

二、貴族生活的反映

自貴族與農民兩階級形成後，於是社會上有所謂勞心的治人的坐食階級，又有所謂勞力的治於人的勞動階級。坐食階級的封建貴族，毫不參加勞動，只是指使被壓榨的農民，按着他們的需要和利益進行。剝削農民的勞力和農民自己經濟上所收獲的生產品，爲數甚鉅；而且欺農騙民的手段也很高明，甫田詩，即是顯示這類的事實：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

，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註二）

貴族吸取農民的血汗至於「歲取十千，」只把那些陳腐的剩餘給農民。他們並派田大夫——田畯去監督農民，不許他們偷懶。榨取農民的黍稷收蓄完了，還說些安慰農民的話，甚麼「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呀，甚麼「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呀，他們榨取的手段，也算是高明了。

同時他們所榨取農民的血汗所換來的稷黍，享受不盡，拿來釀酒，供祭祀，向

着鬼神求無厭的幸福；並且榨取了牛羊，宰烹供祭。祭罷，他們又歡宴起來，這些事實，在楚茨詩可以得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於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錫永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註二）

這寫貴族生活的快樂，眞是到了極點，於是不能不「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了。此外南山及豳頌六篇，也是這樣風味的詩。

封建貴族既然生活很舒適，生活的資料也不成問題，於是設宴相會，以豐富其生活的內容，在鹿鳴詩裏，即顯示這類的事實：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註三）

他們貴族宴會，不僅是吸飲農民血汗所變成的旨酒，而且還奏樂，以增加飲酒時的快樂呢。

其次，封建貴族，還要解決與食同樣重要的性的問題。關雎詩即是表現他們求愛的姿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註四）

過去的道學先生，竟說這首詩是「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眞是笑話。

其次，一般封建貴族的結婚儀式，也是講究鋪張的，在碩人詩裏，即可以見得

出來：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於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註五）

他們結婚，用「四牡」「朱幩」迎之郊，隨從來的有「庶姜」「庶士」，眞是十足地擺起了封建貴族的架子來；同時，並在這首詩裏顯示了門閥尊嚴。

以上所述不過是西周時代封建貴族的生活的簡單的輪廓。

三、農民生活的反映

居在勞動階級的農民生活又怎樣呢？他們是終年勞動不息的，男子耕種打獵，供給貴族享用；女子栽桑養蠶，並且織成布帛供給貴族服用。農民雖然這般勞苦，可是不怨恨，認爲應盡的義務。七月詩，即是表現勞而不怨的悽惻情緒：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於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於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註六）

這眞是一幅農民生活的寫眞圖。這裏面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就是：當春天農女外出採桑的時候，那些坐享安樂的貴族——公子們也乘着這春光明媚外出遊覽，看見美貌的農女，就把她搶掠「同歸」；被搶的農女，對於這有權勢的貴族不敢反抗，只有「悲傷」了之。照上述這件事實看來，當時搶奪婦女，在社會上成爲很普遍的現象，用不着驚異似的。

其次，在這個時代的農民，不僅在生產農耕品以供給貴族，而且還要替貴族供徭役，靈台詩有幾句這樣的話：

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註七）

這不是明白地表示貴族興土木，需要農民——庶民替他們盡義務嗎？

當時的農民，不僅耕種和供徭役，還要去戍邊，且其時間很長，出車詩說：

我出我車，於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註八）

這描寫農民為貴族戍邊的時間很長，「黍稷方華」時出發，到「雨雪載途」時始歸呢。

有時封建領主相互衝突而發生戰爭，農民還要去當兵，替自己的封建領主犧牲。如周公征伐管蔡，血戰三年，被徵的農民，出發三年才回，東山詩裏這樣說：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事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於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

，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註九）

這首詩描寫征人的生活非常勞苦和征人的妻子盼望其歸來的情態，很生動。又周公東征，弄得斧破斨缺，士兵甚爲怨望，在破斧詩裏透露了怨望的情緒：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註十）

在這個時代的農民，完全是受貴族階級支配的。貴族階級敎他們耕種，他們便不能不耕種；貴族階級敎他們徭役，他們便不能不徭役；貴階級敎他們去流血，他們便不能不去流血。總之：凡是勞苦和有危險性的事，都是農民做的；貴族階級只是坐而享受。所以，在這個時代，貴族與農民兩階級對立是很顯明的。

四、宗教思想的反映

在封建制度盛行時代，統治階級的貴族，爲鞏固其統治地位計，又創設許多神

話來，以欺騙被統治的農民。因之，宗教思想，也就改變其內容。本來，人類在原始時代，對於一切不了解的現象，都帶有神秘性，把一切都神化了。在地上權力統于一尊的封建制度的時代，由一切都神明的觀念，一變而歸于一統的神秘觀念。如文王詩說：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註十二)

又如天保詩也說：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註十二)

這明明為鞏固地上權力統于一尊，使神皇的位置，得以子子孫孫繼承。故這樣的意識，完全是封建貴族階級代言人的意識。

註一，二，三，八，十二：毛詩小雅篇

註四：毛詩周南篇

註五：毛詩衛風篇
註六，九，十：毛詩豳風篇
註七，十一：毛詩大雅篇

第三　原始封建制度崩潰時代的文學（一）

——春秋戰國（約公元前八五〇——二五〇）

一、原始封建制度崩潰時代的社會現象

中國封建制度發展到春秋戰國時代已走上了崩潰的途徑，此中原因，就是：農工業生產力的提高，衝破了原始封建經濟的堤防。但是，農工業生產力何以提高了呢？這不能不歸功于鐵的工具的應用。我們要知道：西周時代，中國還是銅器時代；到了春秋戰國，已由銅器時代，轉變到鐵器時代。試看孟子：「許行……以鐵耕乎？」（註一）管子：「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然後成爲女。」（註二）就可想見當時鐵具之發達。又看韓非子所說：「夫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則當時鐵的應用，已普遍到兵器上了。生產工具這樣進步，生產品當然發達，商業亦

隨之而興盛。西周的城市，本是封建領主的堡壘，至春秋戰國時代逐漸發展爲工商業集中地，或商業的重鎮。商業既然發達，富商大賈便應運而生，陶朱猗頓即是當時由商業致富的暴發戶。甚至有些商人如子貢弦高之流，竟在政治上發生力量，新興商人變成了時代的驕子。春秋戰國時代，商業的效力和商人資本的發達，對于原始封建制度的生產組織發生了一種解體的影響。在原始封建經濟解體的過程中，居在統治地位的封建貴族，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物質上的誘惑，需要日增，于是內則橫征暴歛，外則侵略兼併，在普遍的貧困和不斷的戰亂中度其驕奢淫逸的生活。而一般沒落的封建貴族和被壓榨的工農羣衆在新興商業資本家和舊封建貴族兩重壓榨之下而感受生活的苦痛。沒落的貴族呢？眼看他們原有舒服生活不能享受，于是發生厭世思想；被壓榨的農工呢？他們也到了再不能忍受壓榨而發生階級意識的覺悟。這時期的文學，即是表示沒落的貴族的厭世意識和農民階級覺醒的意識。

本階段的文學形式，除了三言或四言的敘事詩之外，還有一種抒情的騷體。本

章所述的，只限於詩經中的敘事詩。

二、沒落貴族生活的反映

在這商業資本衝破了原始封建經濟堤防的行程中，大部分封建貴族破產，乃是必然的趨勢。詩經的變風變雅中，歌詠這件事，幾乎觸目皆是，如園有桃詩：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註三）

這不是歌詠着沒落的封建貴族階級窮得沒飯吃，摘桃棘以充饑嗎？又如權輿詩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註四）

這不是歌詠着沒落的封建貴族階級現在每食不飽，前後生活判若天淵的事實嗎？又如匪風詩：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註五）

這不是歌詠着沒落的封建貴族階級很久沒有坐車和很久沒有吃魚的感慨嗎？又如正月詩：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隣，婚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殷殷。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夭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註六）

這不是歌詠着沒落的封建貴族階級窮到不能結婚，而看到別人結婚發生無限的欣羨與嫉忌的情緒嗎？我們從上面所引的這幾首詩看來，就可以想見當時封建貴族破產的激劇了。

有些沒落的封建貴族看到新興的資本家，也非常眼紅，他們在候人詩裏有這樣的歌詠：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註七）

這不是譏誚那些暴發戶嗎？又如十月之交詩的一段：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註八）

這不是沒落的貴族因爲自己物質境遇不佳所生出來的今昔之感嗎？同時並顯明地暗示了社會的變革。

有些沒落的封建貴族因爲破產的關係，竟生出厭世的思想來。這種思想，在隰

有萇楚中表現得很强烈：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註九）

沒落的封建貴族，因受家室之累，竟欣羡草木的自由，足徵其受生活壓迫之深刻化及其厭世的程度。

沒落貴族憤懣厭世的結果，竟有想自殺以解其苦痛者；但是自殺的勇氣又沒有。在這種矛盾的生活時，便發生恣情享樂的傾向，山有隰詩即是反映這類的意識：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註十）

此外車鄰和頍弁兩詩，也表示這類的意識：

阪有漆，隰有栗。旣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旣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註十一）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旣旨，爾殽旣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註十二）

這樣縱慾的享樂，也是沒落階級沒有出路時所不可避免的現象。

三、農民階級覺醒的反映

在階級意識未覺醒的人們，處在被壓榨的地位，並不感覺麼樣，自己受着非人的待遇也就安于非人。春秋戰國時的農民，因爲生產關係的轉變，促成他們階級意

識的覺醒。這種意識反映到文學上去，于是有一部分的作品，便成爲鼓吹階級鬥爭有力的工具。何草不黃詩這樣說：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註十三）

在封建經濟穩定下的農民，過着「朝夕不暇」的生活，也不算甚麽；到現在就認爲「朝夕不暇」是不平等的事，這不是階級意識的覺悟嗎？在北山詩裏顯示這類的意識更濃厚：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註十四）

這首詩把「靡事不爲」和「出入風議」兩種對立的生活擺在一起，更顯示當時階級鬥爭的激化。

其次在采薇詩裏，表示農民對於貴族乘坐農民所養成的肥馬不高興的心情：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飢載渴。我心傷悲，不知我哀。（註十五）

在葛屨詩裏，表示農民對於貴族階級服用農婦所做衣服擺起驕傲的姿態而不滿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註十六）

在伐檀詩裡表示農民階級不應供給「不稼不穡，」「不狩不獵」的封建貴族的禾，貆，特，鶉：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註十七)

在大東詩裏表示農民對於「佻佻公子」往來於農民所修「其直如矢」的大道而發生的悲哀：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旣往旣來，使我心疚。（註十八）

在鴇羽詩裏透露了農民不願替封建貴族去戰爭的意識：

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於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於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註十九）

又在陟岵詩裏也是透露征人不願離故鄉及思念父母兄弟的意識很強烈：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毋兮，毋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適來無死！」（註二〇）

上面所述這幾首詩，表現農民的階級意識，非常强烈。他們旣有階級意識的覺醒，難道還讓封建貴族永遠地壓榨，自己永遠地被壓榨嗎？不，他們在沒有辦法之中，想出一個逃走避免的辦法。碩鼠詩即表示逃避的意識：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慣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慣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慣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

，誰之永號？』（註二一）

農民以為逃走即可以避免封建貴族的壓榨，誰知封建貴族的壓榨，乃是很普遍的現象，因之又有故鄉之思，所以黃鳥詩又詠着：

黃鳥黃鳥，無集於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肯我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於桑。無啄我粱。此邦之大，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於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註二三）

可知當時兩階級對立，不僅尖銳化，而且是普遍化呢。

四、反映宗教思想的動搖

在原始封建制度盛行的時代，被支配的農民是失掉了他的獨立的存在，宇宙一切的事情，都由天主持的，農民完全是附屬品。到了原始封建制度沒落的時代，戰爭日多一日，天無法制裁；窮民日多一日，天也無法救濟；於是大衆對於天提出不

信任，並且怨恨起來，這種意識反映到文學上去，在詩經中到處可以找得到，如北門詩：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註二三)

又如黍離詩：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倉天，此何人哉！(註二四)

這不是民衆對於天怨恨的表示嗎？他們以爲天既不能救濟下民，不僅怨恨，更進一步責罵起來。如節南山詩說：

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註二五)

又如雨無正說：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

，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註二六)

他們對於天怨恨的怨恨，責罵的責罵，昔日上帝的威嚴，掃蕩無餘，這也是原始封建制度沒落期的必然現象，故能反映到文學上去。

註一：孟子

註二：管子

註三，十六，十七，二一，二〇：毛詩魏風篇

註四，十一：毛詩秦風篇

註五，九：毛詩檜風篇

註六，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八，二二，二五，二六：毛詩小雅篇

註七：毛詩曹風篇

註十，十九：毛詩唐風篇

註二四：毛詩王風篇

註二三：毛詩豳風篇

第四　原始封建制度崩潰時代的文學（二）

——戰國（約公元前三五〇——二五〇）

一、小封建領主相互兼併

到了戰國末年，小封建領主相互兼併之風日熾，必然地演成五霸七雄的爭奪，必然地有一部分封建領主在爭奪的過程而沒落下去。依賴封建領主而生存的士大夫階級和沒落的封建貴族，看到自己的封建領主和封建貴族的勢力被其他的封建領主摧毀，於是陷於懷疑的苦悶和心意被悲哀鎖住，專門向頹廢的深淵逝去。這時代的文學，就是表現封建貴族沒落的感傷和士大夫階級對於封建領主的留戀。楚詞，即是這個時代的偉大的作品。

楚詞與詩經，同是原始封建社會的文學。不過：詩經產生在黃河流域一帶，楚詞產生在揚子江一帶，是所產生的地點不同。詩經表現整個的原始封建社會及其崩

潰時代的生活，楚詞僅能表現原始封建社會崩潰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是所產生的時間也不同。

二、沒落的封建貴族的輓歌

楚詞的主要作者爲屈原。

屈原一名平，生於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三四三）爲楚同姓貴族。事楚懷王，官左徒，曾大被信任；後爲同列上官大夫所排，遂被疏放，然猶嘗任齊使。懷王十六年（前三一三）秦張儀譎詐懷王絕齊交，破合從之局；原請殺張儀。懷王三十年（前二九九）秦昭王請懷王會武關，原諫不聽；王遂被脅留，客死于秦。頃襄王立（前二九八）原爲令尹子蘭所譖，王怒而遷放之；原遂自沈。（註一）他的死年，說者很不一致，有說在頃襄王十四年（前二八五）有說在頃襄王十八年（前二八一，）相差四年，這沒有多大關係，用不着去考證。照他的歷史看來，他是一位沒落的封建貴族無疑。沒落的封建貴族，看到自己的封建集團——楚國，在不久的將

來就有被其他的封建集團——秦國滅亡，必然地會發生頹廢和懷疑的情緒；加之他的主張，救楚的策略，被楚王見棄，亡國滅宗的危險，就在目前，那有不感傷呢？他的重要的著作為天問，離騷和九章等篇，現在把每篇的社會因素略述之。

天問篇辭句很晦澀，有人疑為後人擬作，實則後人決不會擬作這樣晦澀的作品。鄭賓于謂這篇係屈原的處女作，以致藝術沒有成熟，這也頗有道理。（註二）本篇的內容，是屈原對於古代神話和流傳的事物大胆地加以攻擊與懷疑，實在有相當的價值。至其所懷疑者，據徐炳昶所指：

1.關於自然現象的懷疑，如「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2.對於自然現象解釋的懷疑，如「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

3.對於自然現象解釋的不滿，如「出自湯谷，沒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4. 對於神話的懷疑，如「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

5. 對於歷史的傳說的不滿，如「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何夫索求？」

6. 對於福善禍淫律的懷疑，如「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殺身！」

7. 對於迷信的反對，「如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註三）

凡是失意的人，很富於冥想，屈原這些疑問，都是失意時冥想中得來的，這也是失意人所不可避免的現象。

屈原被放逐之後，是無異從貴族階級隊伍裏擠了出來，當然的，他的物質生活也要受很大的影響，他的精神生活也要受很大的刺激，感覺四週的氣壓很緊張，在在壓迫自己，特作離騷，把胸中所有的鬱積和感傷都表現出來。他說：

『紛吾既有此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薜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擥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註四）

他只願意隨着宇宙自然的造化推移，一絲毫也不勉强；他這種頹廢的心情，很熱情地吐露出來。

他又說：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以量人兮，名與心而嫉妒。忽馳鶩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俗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註五）

這所表現的厭世的情緒，更緊張，更露骨，這種沒落的封建貴族階級再也找不到出路，只有自殺這一條路可走。

他又說：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凰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率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

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于洧盤。(註六)

爲着受排斥而發生的憤慨，由憤慨而發生的幻滅的心情，透露了出來。

其次，他所作的九歌，也是個人感傷的寫照，其憤激之情，不在離騷下，讀了湘君一章就可知道：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惻；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

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註七）

這裏所謂「捐余玦」，「遺余佩」，的話，何等牢騷！何等悒鬱，其意志何等堅決！有人謂九歌是楚民的歌詞，不過經他刪削過，這話可靠不可靠，可不必追究，最低限度有他自己的意見在裏頭，這是可以斷言的。

在這原始封建制度崩潰的經濟條件之下，依附封建貴族的士大夫階級也必然的趨於沒落，在前節已經說過。這些沒落的士大夫階級，必然會發生對於自已的封建領主的留戀，由留戀而發生感傷情調。宋玉唐勒景差的作品，即是充滿了這類的意識。

宋玉字子淵，楚人，其生死不可考。據鄭賓於說：「大概當在西歷紀元前二九〇到二二二年之間——即楚頃襄王九年與負芻五年那些時候。」（註八）他在頃襄王時嘗官大夫，在考烈王時也做過小官。他的作品：在楚詞中有九辯與招魂兩篇，文選中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等篇，古文苑中有笛賦，大言賦，小

言賦，諷賦，釣賦，舞賦等篇。大致都充滿了憂鬱感傷的情調，茲錄九辯的幾段話如後：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慷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註九）

所謂「貧士失職而志不平，」自己直認是一個沒落的貴族；所謂「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是直認沒落的生活窮苦；所謂「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這無異是自供生在封建貴族沒落的時代而發生恐懼，憤激的情緒。

再看他的招魂：

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魂兮歸來，東方不可已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兮，不可已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

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兮，不可以久淫些。（註十）

這形容沒有出路的士大夫那種焦急的形態，已到深刻的境地。

此外景差和唐勒的作品，多與宋玉表現了同樣的精神狀態。

註一：史記屈原傳

註二，八：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

註三：胡適主編之讀書雜誌天問釋疑

註四，五，六：王逸楚詞離騷篇

註七：王逸楚詞九歌篇

註九：王逸楚詞九辯篇

註十：王逸楚詞招魂篇

第五　封建制度復興時代的文學

——兩漢（約公元前二〇〇——公之後一五〇）

一、封建制度復興時代的社會現象

自代表無產農民的陳勝，代表舊封建貴族的項羽和代表小地主階級的劉邦先後起來推翻秦室政權後，最後的勝利，還是屬於劉邦。自劉邦奪取政權後，大封功臣，（註一）即是封建制度復興的初步象徵；其後又把異姓王侯或殺或廢，而分封同姓子弟，定「非劉氏不王」之法，（註二）形成封建制度顯著的復興。不過這時的封建制度，好像得了不可醫治的痼疾，致社會上常呈現着矛盾的現象，即封建統治者自身也感覺到。所以封建統治者在經濟方面極端壓迫有動搖封建制度的力量之商業資本家；（註三）在政治方面，除大封子弟外，並設博士（註四）及大學生（註五）以訓練擁護封建制度的走狗。他如劉邦之令叔孫通起朝儀，漢武帝之表彰六經，漢光武之

提倡名節，繼承着原始封建時代的傳統思想，以鞏固其自身的政權。他們對於社會制度主張保守，對於道德習慣主張因襲，死守着過去的遺型；在當時成爲很普遍的現象。

二、封建制度復興時代的文學傾向

這時代的社會現象既如上述，當時的文學，必然也就是這種社會現象的反映，而有下列幾個特質：

1. 表示極度的權威　在這種復興的封建制度之下，專制君主是神聖萬能的人物，封建諸侯自然不能及其强大，若普通民衆在其前面，更不足齒數。所以這時期的君主動作，是超人格的，永久的，尊大的誇示，是對於一切瑣事毫不置念的存在物之凜然的嚴肅之顯現；而平民和奴隸的姿態，不過是一種匍匐渺小的生物。文學家即是把這帝王的尊嚴姿態顯示出來。

2. 歌頌帝王的功德　這時候的帝王，既想誇耀威權，於是一般被帝王寵愛的人

們極端地迎合帝王的心理，爲文以誇耀其德，和粉飾太平以求寵愛的鞏固和寵愛的增加，這也是當時文學作品中的普遍現象。

3.供給王侯的享樂　漢代文人多爲君主所蓄養，於是一般文人的作品，除歌頌其功德外，還要供帝王娛樂。眞的，當時帝王對於文學作品的鑒享，視爲萬幾之暇的消遣品。漢宣帝曾有幾句這樣的話：

「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世俗皆以此娛悅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諷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註六)

是宣帝雖說文學「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即是承認文學爲消遣品，不過比倡優博奕那樣的消遣品，要正確一點罷了。

帝王既視文學爲消遣品；然則文學作品要怎樣才能供帝王消遣呢？那末麗其辭句，美其音節，恐怕是文學作品中的重要工作了。所以司馬相如答友人作賦的方法

有云：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

(註七)

因之，他們爲麗其辭句，才有「含筆腐毫」和「十年成一賦」的韵事出來。這一般文人，不僅在技巧方面努力博得帝王的快樂，即在題材方面，也在博得帝王的快樂呢。也是當時的物質環境有以養成的。在這個時代，君權是神聖的，一般文人祇能在君主意志之下發表思想，鮮有能自由發表者；如果自由發表，就會觸犯君主之怒，甚至有生命危險，如楊惲報孫會宗書中，暗刺朝廷，結果遭殺戮之禍。文人在這種環境之下，祇有摹古這一條路可走。

他們摹古的辦法有二：一是尚堆砌，把古代的故典和佳辭積集起來，以文藝做裝飾品。如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西京賦，東京賦及南都賦，把古書上的傳說組織起來，極度的表示文學的高級性，使一般普通民衆沒有鑒享的能力，這簡直可以說

是一部事類統篇，談不上文學的情緒。一是摹倣前人的作品。這時候的文人，既在君主權威支配之下，當然談不到甚麼創造性，於是競尙摹擬之習。如有袁乘之七發，東方朔摹擬之而作七諫，傅毅摹擬之而作七激，張衡摹擬之而作七辯，崔駰摹擬之而作七依，有東方朔之答客難，楊雄摹擬之而作解嘲，班固摹擬之而作答賓戲。有屈原之九歌，於是王褒摹擬之而作九懷，劉向摹擬之而作九歎，王逸摹擬之而作九思。這種摹擬之傳統觀念，幾與封建社會同命運。

三、封建制度復興時代的辭賦家

當時文學的傾向既如上述，一般文學家，尤其是宮廷詩人的作品，鮮有在這種文學傾向以外發展的。當時辭賦體盛極一時，辭賦體本是以「鋪采摛文，體物寫志」（註八）爲能事，正是做粉飾太平最好的工具。所以，當時賦體盛行，也不是偶然的事。這時期的文學，當推司馬相如，楊雄，班固和張衡做代表，玆分述如次：

司馬相如，字長卿，四川成都人，（公元前一七九——一一七）有漢代「賦之

聖」（註九）之稱，足徵在漢代辭賦界之地位。景帝時他做過武騎常侍，因病免。客遊梁，與文士鄒陽，枚乘，嚴忌等見知於梁孝王，作子虛賦。後孝王卒，相如回蜀，貧無所依。至臨卭適有富人卓氏女名文君，新寡，聞相如琴聲，因感悅，夜奔相如。卓氏怒，不分產文君，於是兩人在臨卭賣酒爲生，文君當鑪，相如滌器，後來卓氏因嫌恥辱門第，分給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從此相如富了。這段故事，一般文學家傳爲美談。武帝即位，慕相如文君，召赴京，爲中郎將，相如遂一躍而爲武帝宮廷詩人（註十）他替武帝歌頌功德，這也是當然的事。他所作的難蜀父老書：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莋存卭，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註十一）

在這當中，有具體化的至高無極的崇高性，令人恐怖的緊張着。

相如死後，猶留封禪書以邀寵，因爲封禪書的內容，是體驗武帝虛榮心理而作，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爾陿游原，迥闊泳末。首惡鬱沒，晻昧昭晰。昆蟲闓澤，回首面內。然后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包，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歧，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

，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以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註十二）

這箇直把武帝形容得像神人一般。他又知道武帝好射獵，又作上林賦以媚之：

『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鶩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

肆乎永歸。』(註十三)

上林本爲武帝遊戲射獵之所，經他這樣描寫，更把上林美化了，更促進武帝留戀的情緒緊張。此外他爲迎合武帝好神仙的心理，作大人賦，他幾乎成了君主的留聲機。

楊雄字子雲，四川成都人(公前元五三——公元後一八)。他不光是在文壇界有地位，即在學術界也有他的地位，其所作之太玄法言，在中國學術史上，要占重要的一頁。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賦，大致是誇張成帝的威德及其所幸地的盛況：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郵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捎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鱗而軍裝。……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黎，天閫決兮

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礚，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註十四)

這對於帝王是何等的恭維，因爲他若不是這樣，即不能維持其官僚地位。他知道成帝好畋獵，又作羽獵賦以阿諛之：

于是天清日宴，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皐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于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蹙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壁壘天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騕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騂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台。(註十五)

這把畋獵時的盛況，形容得盡致，更足以提高帝王畋獵的情緒，這又可以說是

帝王畋獵時的紀事錄。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公元後三二—九二)九歲能文，博通羣籍，爲蘭台令，撰漢書，上自高祖，下迄孝平，爲斷代史之創始者。時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固被捕死獄中。固父彪，妹昭。亦以文名當世；固死後，漢書爲昭所續成。(註十六)他的辭賦，亦甚工嚴，尤以兩都賦爲最著，昭明文選列爲首篇。他誇張帝都文物地產及宮闕的富麗，到了妙境：

> 于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堨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鎭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

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有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皣皣猗猗。若摛錦與布繡，爗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鶬鴰鴇鶂，鳧鷖鴻雁。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于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繒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童遊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註十七）

這不是極寫宮闕之侈華和獵事既畢論功宴飲之快樂嗎？這不是摹倣司馬相如子虛而來的嗎？詞句這樣堆砌奇麗，除供帝王享樂外，別無意義。

張衡字平子，南陽人。（公元七八——一三九）安帝時徵拜郎中，遷太史令。

順帝時出爲河間相，徵爲尚書卒。(註十八)他撰有西京賦，東京賦，南都賦，思玄賦，家賦，七諫，應問等，而以西京賦爲最有名：

後宮則昭陽飛翔，增城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沒燭。金戺玉階，彤庭輝輝。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註十九)

這樣誇張帝王後宮的侈靡生活，無非是供貴族消遣。

此外賈誼，枚乘，嚴忌，董仲舒，嚴助，東方朔，枚皋，王褒，崔駰，王逸和蔡邕等，都是當時的古典辭賦家，都是御用的文人，其作品都是表現封建貴族的優遊生活，是封建貴族的消遣品。

四、農民生活痛苦的反映

在封建制度復興時代的文學，古典的辭賦，固然佔當時文學的主要地位；然而

被封制度剝削下的農民病態生活，間亦有入文學的題材，如歌謠，樂府，大部分即是農民痛苦生活的反映：

1. 歌謠　漢代歌謠，乃是貴族和地主剝削下的產物。景帝時，貴族灌夫家剝削農民，民間就產生一個這樣的歌謠：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註二〇）

這顯然表示農民對貴族的痛恨。

桓帝時，也有兩首童謠：

小麥青青，大麥枯；
誰當穫者？——婦與姑！
丈夫何在？——西擊胡！
吏買馬，君具車，
請爲諸君鼓嚨胡！（註二一）

這顯然表示民衆對於政府征邊和征邊的將官借機「買馬具車」以事搜括的不滿意。又如：

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註二二）

這也是很顯然的刺諷當時官吏的貪黷。本來當時的歌謠很多，不過被帝王御用的史臣不敢完全記載下來，故留傳至今者甚少。

2.樂府　樂府分郊祀歌，鐃歌，橫吹曲和相和歌四部分。郊祀歌爲帝王祭祀五郊時所用，鐃歌和橫吹曲爲帝王朝宴時所用；只有相和歌在顯示農民的苦痛生活。

A寫平民貧窮者，在封建制度之下，貴族地主必然地會壓榨平民，平民在壓榨下必然地會感覺生活的困苦，上留田即歌詠這類的事：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
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
貧賤亦何傷？——上留田！
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
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註二三）

作者懷疑于人類有貧賤階級之分，隨後又歸之于天命，完全是窮苦人們的意識形態。其每句下之「上留田」三字，有聲無義，只是用來諧韻的。樂府詩集註是爲曹丕所作，其實這樣有階級覺悟的詩，决不是坐在奢侈的王宮裏的曹丕所能做得出來。

又如東門行描寫一個窮人被生活壓迫到不能不拔劍去做賊，被他的妻子死命拉回，慢慢的將他勸轉，其辭如下：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家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行吾去爲遲。平慎行，望君歸。（註二四）

B.寫家庭痛苦者，在宗法社會裏，有長兄當父，長嫂當母的倫理，因之，長兄嫂在父母歿後的家庭中，有繼承父母的支配權，造成家庭間的苦痛，孤兒行，即是歌詠這一類的事：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

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

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

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

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與校計。』亂曰：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註二五）

這把封建政權之下的宗法社會中大家族制度的缺陷，完全顯示出來。

又在宗法社會裏，妻子不能與丈夫居在同等的地位，竟有母兒居寒，父不一顧者，婦病行即是歌詠這類的事：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夫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使我兒饑且寒，有過，愼勿笪笞，行當折搖，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塞牖舍。孤兒到市，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

，從乞求，與孤買餌。對交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悲傷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兒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註二六）

這把母子之愛，形容得很切迫，而父之冷酷無情，亦從字裏行間表現出來。上面所引的詩，大致是農民生活困難時所發生的呻吟聲，或呼救聲，絕對不是文人雕琢出來的，當中有些或者經文人潤色過的，也是可能的事。

註一，二：見漢書高帝紀

註三：漢初禁商賈不得衣絲乘車，所擔負的稅，亦以商人爲最重。後又定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爲吏。

註四：漢初設博士弟子，以傳授學術爲目的。

註五：漢光武營建太學。

註六：漢書宣帝本紀。

註七：西京雜記。

註八：劉勰文心彫龍詮賦篇。

註九：王世貞藝苑巵言說：「長卿之賦，賦之聖者也。」

註十：漢書司馬相如傳

註十一，十二，十三：司馬相如集

註十四，十五，十七，十九：昭明文選

註十六：後漢書班固傳

註十八：後漢書張衡傳

註二十：漢書灌夫傳

註二一，二二：後漢書五行志

註二三，二四，二五，二六：樂府詩集

第六　封建制度破壞時代的文學

——漢末魏晋南北朝（約公元一五〇——六〇〇）

一、封建制度破壞時代的社會現象

封建制度，發展到靈獻時代，已呈衰老的狀態——土地的兼併，財富的集中，使封建經濟的厄運到臨。黃巾，黑山之亂，也就是封建經濟的厄運到臨的一個信號。封建制度的破壞，使封建最高領主的權力瓦解，促成小封建領主的相互兼併和割據，如魏，蜀，吳之鼎立。司馬氏雖次第削平小封建領主，統一中國，暫時維持封建地主的命運，這也只是暫時而已，故不久又演成封建領主之衝突及畜牧民族的東侵，如八王之亂和五胡十六國的混亂局面。

在這封建經濟基礎動搖的紛亂時代，戰爭殺掠，成日常事；賦稅苛斂，毫無限制。無論個人或階級，皆有不能自救，不能自信的心理，舊來倫理與信仰皆經破壞

，無可求救。厭世思想，已成爲當時的普遍思潮。魏晋之間，玄學清談大起，公然有「禮教豈爲我輩而設」的話，這種風氣，一直傳到六朝。大都是祖述虛無，輕蔑禮法，而以老莊的學說爲時代思想的中心。鮑敬言之無政府主義，何莫非當時物質生活狀態所反映出來的意識形態呢？(註一)

二、封建制度破壞時代的文學傾向

當時的文學傾向，是與普通思潮是一致的，有下列幾點：

1. 虛無主義　在普遍和長期的戰亂中，人類對於現實界若感受極大的壓迫，於是發生虛無漂渺的思想。他們以爲在現實界汚濁不堪，希望有理想的超絕界的存在，以求心靈上的安慰。這種帶有神秘性或宗教性的思想，在當時文學作品裏，到處可以找得到。

2. 厭世享樂主義　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欲避免現實，而又無法避免，只有厭世的享樂，以求安慰——或酣醉酒鄉，或傲遊山水，或圍棋賦詩，或清談闊論，以麻

醉自己，而求歲月的消磨，這種意識，也常入文學作品中。

3.唯美主義　在這封建經濟基礎長期破壞的社會裏，不復以文爲載道或致用的工具，都一致主張唯美主義的文學。曹丕說：

賦詩欲麗（註二）

陸機說：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姸，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註三）

蕭統說：

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註四）

蕭繹也說：

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註五）

他們都認定文學，應該美，應該哀艷；所以他們以爲必須是「緣情綺靡」，「事出沉思」，「義歸翰藻」和「流連哀思」者的美文，才算文學。

4.民族意識的表白　自畜牧民族——匈奴劉淵於公元三〇八年侵入內地後，建國曰漢，其子劉聰於建國的第三年（晉懷帝永嘉五年）攻破洛陽，虜去懷帝，其族劉曜又於公元三一六年（晉愍帝建興四年）攻破長安，虜去愍帝；至是晉宗室瑯邪王司馬睿稱帝建業，是爲東晉元年；晉室由是偏安江左，而長江以北就成爲五胡互相鬥爭之場。自北方被五胡佔領後，漢人常有恢復中原之志，如陶侃之運甓，祖逖之擊楫渡江，即是民族意識衝動的表現，（註六）這種意識常反映到文學上去。

至於當時的文學形式，以五言詩爲最發達，駢文亦甚有地位。

三、封建制度復興時代的作品

在這時代的文學，意識消極，已成爲文學家的共同性，因爲意識消極乃是當時的時代病。茲將當時的文學作家及其作品分述如次：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公元一五五——二二〇）他雖然是一個新興封建領主，但是因爲受社會紛亂的刺激，也充滿苦悶的意識。（註七）我們看他的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註八）

這一方面吐露由社會苦悶所引出來的個人苦悶，一方面表現封建社會的英雄本色。再看他的秋胡行，更透露了虛無意識：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經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颻八極，與神人俱思神藥，萬歲爲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

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爲名，禮樂爲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

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成以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爲蚩。——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

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惠，殊不再來，愛時進趍，將以惠誰？汎汎放逸，亦同何爲？——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

（註九）

曹丕字子桓，（公元一八七——二三六）操長子，少有才，八歲即能屬文。公元二二〇年受漢禪，即皇帝位，其作品也充滿了厭世享樂主義。（註十）善哉行即是其代表者：

上山採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雊，猿猴相追，遙望故鄉，鬱何壘壘。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

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註十一）

他的苦悶的程度，尤有勝於乃父，眞是有過一天算一天之概。再看他的大牆上蒿行：

陽春無不長成，草木羣類隨大風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獨立一何煢，四時舍

我驅馳，今我隱約欲何爲？人生天壤間，忽如飛鳥栖枝，今我隱約欲何爲？適君身體所服，何不恣君口服所嘗？冬被貂鼲溫暖，夏當服綺羅淸凉。行力自苦，我將欲何爲？不及君少壯之時，乘堅車，策肥馬良。上有滄滄之天，今我難得久來視；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難得久來履，何不恣意遨遊，從君所喜，帶我寶劍？今爾何爲自低卬悲？

麗平壯觀，白如積雪，利如秋霜，駮犀標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避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

吳之辟閭，越之步光，楚之龍泉，韓有墨陽，苗山之鋌，羊頭之鋼，知名前代，咸自謂麗且美，曾不如君劍良，綺難忘。

冠靑雲之崔嵬，纖羅爲纓；飾以翠翰，既美且輕；表容儀，俯仰光榮。宋之章甫，齊之高冠，亦自謂美，蓋何足觀？

排金鋪，坐玉堂，風塵不起，天氣淸涼。奏桓瑟，舞趙倡，女俄長，歌聲協宮

商，感心動耳，蕩氣回腸。

酌桂酒，鱠鯉魴，與佳人，期為樂康，前奉玉巵，為我行觴。今日樂，不可忘，樂未央。

為樂常苦遲，歲月逝忽若飛，何為自苦，使我心悲？」（註十二）

這眞是社會矛盾深刻化的形勢下的必然產物。

曹植字子建，（公元一九二——二三二）為當時鄴下文壇盟主。曹丕做皇帝之後，他常遭猜忌和壓迫，幾經遷徙，憂抑而死。（註十三）他一方受社會紛亂的刺激，一方感個人遭遇之不佳，故養成一種出世的人生觀。他的野田黃雀行：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註十四）

這完全是出世意識的表現。他感覺他自己沒有出路，終日憂鬱愁思，是很危險的，乃發生虛無的觀念，以安慰自己，平陵東即表示這樣意識：

閶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採靈芝，靈芝採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無終極。（註十五）

在他的送應氏詩裏，反映着當時社會的紛亂形態：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生親，氣結不能言。（註十六）

這顯示了被董卓燒燬後的荒凉景象，殊令人生感。

在曹氏父子時代，還有一般被曹氏豢養的文人，所謂建安七子，如王粲，徐幹，陳琳，應瑒，劉楨，孔融，阮瑀等，都是當時文壇的名手。他們的作品，除寫個人感傷外，有時還注意到社會現象，王粲的七哀詩，即是描寫長安喪亂與人民流離失所的悲慘：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涙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車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註十七）

迨乎晉初，當推竹林七賢爲代表。七賢者：爲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七人，而以阮籍，嵇康爲領袖。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人。（公元二一〇——二六三）爲人浪漫，好飲酒圍棋，

其母死，家人急往告之，籍置若罔聞，仍圍棋不已；世人見其行而譏諷之，籍答曰：「禮豈爲我而設耶？」（註十八）他著有大人先生傳以刺世俗，其所著之詠懷詩，充滿了虛無思想。玆摘錄數首：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河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下浮沉。捷徑從狹路，僶俛趣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吾心。

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天階路殊絕，雲漢邈無梁。濯髮暘谷濱，遠遊崑岳傍。登彼列仙岨，採此秋蘭芳。時路烏足爭，太極可翺翔。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竟悠

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全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潔泛輕舟。（註十九）

他看到社會都絕望，一切都厭惡，只有求仙或隱居，或者淸高一點。他的虛無思想，即建築在這個觀點上。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公元二二三——二六二）曹魏時，拜中散大夫，司馬氏奪取曹氏政權後，因康與曹氏有宗室姻親，遂藉故殺之。他的意識。是與阮籍一致的，因爲也不能離開當時社會而另跑到一個環境裏去。（註二〇）我們看他的秋胡行：

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練形易色。歌以言之，行遊八極。（註二一）

這種風狂態度，虛無思想，竟駕阮籍而上之。再看他的遊仙詩：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逈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鐘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註二二）

這透露了幻想仙境的快樂和厭惡現實社會的情緒。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好飲酒，在阮康之上；他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頹廢如此。（註二三）其所作之酒德頌，即是表現這類意識。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聽，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盃漱醪，奮髯踑踞

。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之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註二四）

這顯示了當時儒教的禮法，已不能範圍頹廢社會的人心。我們在這篇作品裏，可以看見當時士大夫階級對社會矛盾現象產生的因子捉摸不住，遂以為整個社會沒有出路，惟有飲酒，以摧殘自己，求生命的總解決。

到了太康時代，有張，陸，潘，左諸人在文壇上甚有聲望。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他看見社會的紛亂，乃棄官家居。他的詩，非常哀艷，乃是紛亂社會中的哀音：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壞過一杯，便房啟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蒙籠荊棘生，蹊逕登童豎，狐兔窟其中，

蕪穢不復掃。頹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昔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顧望無所見，惟覩松柏陰。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衿。（註二五）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公元二三二——三〇〇）後爲孫秀所害，（註二六）他的詩表現頹發的意識，如輕薄篇：

末世多輕薄，驕代好浮華。志意既放逸，貲財亦豐奢。被服極纖麗，肴膳盡柔嘉。僮僕餘粱肉，婢妾蹈綾羅。文軒樹羽蓋，乘馬鳴玉珂。橫簪刻玳瑁，長鞭錯象牙。足下金鏤履，手巾雙莫邪。賓從煥絡繹，侍御何芬葩！朝與金張期，暮宿許史家，甲第面長衢，朱門赫嵯峨。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醝。浮醪隨觴

轉，素蟻自跳波。美女興齊趙，妍唱出西巴！一顧城國傾，千金寧足多。北里獻奇舞，大陵奏名歌，新聲踰激楚，妙妓絕陽阿。玄鶴降浮雲，鱏魚躍中河；黑翟且停車，展季猶咨嗟，淳于前行酒，雍門坐相和。孟公結重關，賓客不得蹉。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盤案互交錯，坐席咸喧嘩；簪珥咸墮落，冠冕皆傾邪。酣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絕纓尚不尤，安能復顧他？留連爾信宿，此歡難可過。人生若浮寄，年時忽蹉跎；促促朝露期，榮樂遽幾何？念此腸中悲，涕下自滂沱。但畏執法吏，禮防且切磋。（註二七）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公元二六一——三〇三）年二十時，吳亡入洛，後依成都王穎為中郎將，以讒言被誅。他的作品非常雋麗，故藏榮緒謂機「天才逸秀，辭藻宏麗」。其所作的文賦，詳論文學理論，當時文人咸尊崇之。（註二八）其所作的嘆遊賦，非常哀艷，可以說是時代的哀音：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

，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懟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搆之隤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尠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攪。感秋華于衰木，瘁零露于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解心累于末迹，聊優遊以娛老。（註二九）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公元？——三〇〇）（註三〇），其詩非常艷麗，音節也很悲哀：

> 獨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縣邈寄絕域，眷戀想平素。爾情旣來追，我心亦還顧；形體隔不遠，精爽交中路。不見山上松，隆冬不易故；不見陵澗柏，歲寒守一度；無謂希見疏，在遠分彌固。（註三一）

謝混批評他的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足徵其哀艷之一般。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其生卒不可考。他的三都賦，雖充滿了古典的意味，然而風行一時，使洛陽爲之紙貴（註三二）。他看見當時的內憂外患，躍躍欲試，在他的詠史八首裏，有幾句這樣的話：

> 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在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註三三）

到了永嘉時，劉琨，郭璞在文壇上稱雄。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公元二七〇——三一七）初爲司隸從事；後隨元帝渡江，爲段匹磾所害(註三四)。丁逢傷亂，其作品愁涼酸楚：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上；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列列悲風起，冷冷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以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言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註三五)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公元二七六——三二四）多才博學，撰述極多，有爾雅注，山海經注，楚辭注。其所作之賦，猶存古典的餘習(註三六)。其所作的詩，充滿了虛無意識：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潛穎怨清陽，陵苕哀素秋：悲來惻母心，零淚緣纓流。

靜歎亦何念？悲此妙齡逝。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蔕。蘭生蓬芭間，榮曜常幽翳。

縱酒濛汜濱，結駕尋木末；翹手攀金梯，飛步登玉闕，左顧擁方目，右眷極朱髮。（註三七）

到了東晉，又出了一位偉大的詩人，陶潛。

陶本名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公元三六五——四二七）他是一位沒落的貴族——他的曾祖陶侃，在成帝太后庾氏臨朝時，曾鎮于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及長沙郡公。祖父茂爲武昌太守，父爲姿城太守，而其母乃是西征大將軍長史孟嘉之第四女。但是到了淵明時代沒落了，沒落到「耕植不足以自給」。他雖做過江州祭酒，和彭澤令，因爲禁不起社會的紛擾，不久就辭職了。（註三八）他

一方面感到自己的沒落，一方面感到社的紛擾，于是產生拋棄塵世而獨自生活的觀念，過他的陶醉自然和隱居田園的生活。他的作品，一方面反映這類的意識，我們看他的飲酒詩：

衰榮無定所，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趣，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自持。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咄咄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註三九）

這即是他的厭世享樂意識的具體表現。其所作的歸去來辭，也是表現這類的意

識：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行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淸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註四〇）

不過，他不僅厭世的享樂，並且嚴格地把理想的社會組織起來。我們看他的桃花源詩：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非王稅。荒路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有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遊詣。草榮織節和，木

衰知風厲，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註四一)

他想建設一個農業自足的安樂社會，這種思想，在他的桃花源記裏，說得更完滿。這眞是封建農業經濟破產後的殘餘反映。

降及元嘉，謝靈運，顏延之，鮑照爲一時之彥。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公元三八五——四三三) 他是一個貴族，係大敗苻堅謝玄之後，世襲康樂公，故人以謝康樂稱之。他好遊山水，每出遊，從者數百人，越旬日而歸。(註四二)他的作品，愛把山水做題材，故又有山水詩開闢手之尊號。其著名爲登池上樓：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註四三)

他看着現實社會的惡濁，欲寄託于自然之美，故遊覽山水，描寫山水。

顏延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公元三八四——四五六）曾爲永嘉太守，與謝靈運齊名，時稱顏謝。鮑照字明遠，（公元四二一？——四六五？）他們的作品，都是從唯美主義的文學觀點上出發，表現享樂的意識。

梁陳時代，蕭衍，謝朓，江淹，丘遲，陳後主，徐陵，庾信，皆一時文傑。

蕭衍，字叔達（公元四六四——？）初仕齊，與沈約，謝朓，任昉等友善。公元五〇二年，奪取齊的政權，即皇帝位。好事佛，後爲侯景所困而死。（註四四）他是一個享樂的風流皇帝，我們看他的子夜歌：

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艷歌，玉指弄嬌絃。

階上香入懷，庭中草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可限。（註四五）

他要表現宮庭中的高華生活，故歡喜作這樣的艷歌。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公元四六四？——四九九？）爲當時文人蕭衍，沈

約所尊崇，(註四六)即李白亦極端崇拜。(註四七)他是一位在苦悶中求快樂的人，在他的詩裏表現出來：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未矣，江上徒離憂。(註四八)

戚戚苦無悰，携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仟仟，生烟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註四九)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公元四四四——五〇五)其作品非常哀艷：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于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掩，撫錦幕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

之飛揚，故別離一緒，事乃萬族。（註五〇）

丘遲字希範，其生卒不可考。任梁武帝中書郎，待詔文德殿。帝常著珠連，群臣繼作者數十人，以遲文爲最美。後官至司空，尋出爲永嘉太守；後又爲臨川王宏中軍諮議參軍。他生在南北朝對峙急劇的時代，民族意識相當的覺醒，其與陳伯之書，即是充滿了這類的意識：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

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台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

失以慕容超之强，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遊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于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代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註五一）

遲以民族感情，去打動陳伯之，勸陳不必勾結異族來破壞自己民族。他能以詩

入文，故其作品中寓有很强烈的民族感情。

陳後主，名寶叔，字元秀。（公元五五三——六〇四）飲酒賦詩，盡量地滿足個人肉慾生活，亡國後，猶未稍改。他的詩綺麗惻艷，俊俏飄逸，如三婦艷詩：

大婦避秋風，中婦夜牀空；小婦初兩髻，含嬌新臉紅。得意非霰日，可憐那可同。大婦年十五，中婦當春戶：小婦正橫陳，含嬌情未吐。所愁曉漏促，不恨燈銷炷。（註五二）

這把封建經濟下的城市商業的侈靡的生活表現了出來。同時，我們在他的獨酌謠裏可以得見他的虛無思想：

獨酌謠，獨酌且獨謠：一酌豈陶暑，二酌斷風飈，三酌意不暢，四酌情無聊；五酌孟易覆，六酌懽欲調；七酌累心去，八酌志高超；九酌忘物我，十酌忽凌霄。凌霄異羽翼，任致得飄飄。寧學世人醉，揚波去我遙。爾非浮丘伯，安見王子喬？

獨酌謠，獨酌起中宵：中宵照春月，初花發春朝。春花春月正徘徊，一尊一弦當夜開；聊奏孫登曲，仍斟畢卓杯。羅綺徒紛亂，金翠轉遲回，中心本如水，凝志更同灰。逍遙自可樂，世語世情哉？（註五三）

徐陵，字孝穆，東海人。（公元五〇七——五八三）八歲能文，梁時爲參軍，入陳爲尚書，編有玉台新詠。他的詩，也是享樂意識的表現，如和王舍人送客未還閨中有望：

倡人歌吹罷，對鏡覽紅顏，拭粉留花稱，除釵作小鬟。綺燈停不滅，高扉掩朱關；良人在何處，光唯見月還。

又如詠織婦：

纖纖運玉指，脈脈正蛾眉；振躡開交縷，停梭續斷絲。簷前初月照，洞戶朱帷垂；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註五四）

這詩非常艷麗，與庾信齊名，時人稱爲徐庾體，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五一三——五八一）與徐陵同爲梁抄撰學士，詩甚綺艷。（註五五）並充滿了厭世享樂意識，如舞媚娘：

朝來戶前照鏡，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祇疑落花謾去，復道春風不還，少年惟有歡樂，飲酒那得留殘！（註五六）

他後仕北周，時懷故鄉，因作哀江南賦：

『日暮途窮，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

乎？是知幷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湯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

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註五七）

這裏充滿了悲哀的情緒，乃是他的環境造成的。

上面所叙述元嘉以後的作家，都是南朝的。當時的中原，被外來的畜牧民族所征服，所以北朝的作品，另帶着很濃厚的畜牧社會氣分。如高昂征行詩：

壟種千口牛，
泉連百壺酒，
朝朝圍山獵，
夜夜迎新婦。

又如斛律金的敕勒謌：

敕勒川，
陰山下，
天似穹廬，
籠盖四野。
天蒼蒼，
野茫茫，
風吹草底見牛羊。（註五八）

這決不是商業資本相當發達的封建社會——南朝所寫得出來的。

四、批評文學的產生

在這封建經濟大破產的時期中，有一件事爲文學史上開一新紀元者，即是批評文學之產生。

批評文學之創始者，爲曹丕，他在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上，批評建安諸子的文學，現在把它節錄如下：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幷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于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淸濁有體，不可

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註五九)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時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其所善，古人無以遠過(註六〇)

曹丕對於文學批評，有兩個最大的錯誤：第一，是沒有把文學的定義弄清楚，連那些書記表章也劃到文學的領域裡來；第二，他相信文以氣爲主，於是以爲作品與文人的氣質有甚麼聯繫；這是他不能抓住要點的因子。不過，他在那種時代，能

爲此幼稚的批評，實不可多得。所以，他這種評批意見，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是有他的地位。

其後，鍾嶸作詩品，列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爲上中下三品，每品之中，各冠以序，似乎只在文學的領域裏去批評，較曹大有進步。但是，他是站在文學至上主義的觀點上去批評的，故仍評不了甚麼出來。此外，沈約的謝靈運傳，蕭統之文選序，對於文學批評上，俱有貢獻。所以，在這個時期，文學批評之風，盛極一時，雖然見解幼稚，這也是社會物質條件不夠的關係。同時，在這個時期，關於文學理論的建設，也有相當的成績，如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都是當時文學理論的名著。

註一：抱扑子詰鮑篇

註二：典論論文

註三：陸士衡文賦

註四：昭明文選序

註五：金樓子立言篇

註六：晉書陶侃傳，祖逖傳

註七：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註八，九，十一，十二，十四，十五，二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六，五八
：郭茂倩樂府詩集

註十：三國志魏書文帝丕

註十三：三國志魏晉陳思王植

註十六，十七，二三，二七，二九，三三，四三，五一，五七：昭明文選

註十八：晉書阮籍傳

註十九：黃節阮步兵詠懷詩註

註二〇：晉書稽康傳

註二三：晉書劉伶傳

註二四：古文觀止

註二五：昭明文選七哀詩

註二六：晉書張華傳

註二八：晉書陸機傳

註三一：內顧詩其二

註三二：晉書左思傳

註三四：晉書劉琨傳

註三五：文選括風歌

註三七：文選游仙詩

註三八：晉書陶淵明傳

註三九，四〇，四一：陶淵明全集

註四二：晉書謝靈運傳

註四四：梁書

註四五：玉台新詠

註四六：談數：「梁高祖曰：不讀謝脁詩，三日口臭。」南史：「沈約常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註四七：雲仙雜記：「李白常登九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謝脁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註四八：文選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註四九：文選游東田詩

註五〇：江文通文集

註五五：北史

第七　封建制度穩定時代的文學

——初唐（約公元六二〇——七二〇）

一、封建制度穩定時代的社會背景

自李淵奪取隋代政權後，鑒於過去社會的紛擾，乃施行班田制，以穩定其封建經濟。當時規定：「男子之年滿十八以上者，給田百畝，篤疾者四十畝，寡妻寡妾則給三十畝，都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則爲口分，死了則收回之，皆不得以之抵質。」（註一）還有和這個田制同時施行的稅法，爲：「租則粟二石，調則隨土地之宜，而出絹，綾，繩，綿，布，麻等，庸則一歲役三十日，不役者一日出絹三尺；有事加役則免租調：若遇水旱霜蝗等災則隨損害之度而免租庸調」（註二）的規定。當時的統治階級這樣修正封建制度，給民衆以淺薄的恩惠。其在政治方面，則科學取士。取士之法，分爲生徒，鄉貢，制舉三者。由學館進者叫做生徒，由州縣進者叫

做鄉貢，都送至京師應試。其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等，其試法有試策，帖經，口試，詩賦等，並定孔穎達所撰的五經正義為經學的基準，以籠絡當時士大夫階級。太宗時，開文學館，召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道玄，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等十八人為學士，這般高級的士大夫階級，無不為其所用，故封建制度得到暫時的安定。（註三）史家所稱贊的「貞觀之治」，即是修正封建制度所得來的成績。

二、封建制度穩定時代的文學傾向

在這種封建經濟穩定的時代，自然會產生供封建領主享樂和諛諂封建領主的作品。同時，封建領主——帝王也極端的向這方面提倡：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艷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製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

神龍之防，京城正月望日盛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族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馬車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註四)

十月，中宗誕辰，內殿宴，聯句。……帝謂侍臣曰：今天無事，朝野多歡。願與卿等詞人時賦詩宴樂。可識朕意，不須惜醉。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篇爲新翻製曲。群臣悉集其中。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惟沈佺期，宋之問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墮。競取而觀，乃沈詩也。評曰：二詩功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沈乃服，不敢復爭。(註五)

照上面所引的事實看來，文學乃是封建貴族的御用品和消遣品，很少有突破這封建的堡壘而另有表現者。至於當時的文學形式，以律詩爲最發達，因爲律詩重筆

麗工整，最適宜於應制和應酬的。

三、封建制度穩定時代的文學家

在本時期的文學家，當推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傑及宋之問，沈佺期等爲代表。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公元六四八——六七五）年未及冠，即授朝散郎，以省文道中，溺海而死。他的名著爲滕王閣序，其中名句爲：

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註六）

對偶工整，很合封建領主的興趣，宜乎被封建領主——閻某驚嘆爲「天才」。

楊炯，華陰人。（公元六五〇——六九二）十一歲舉神童，後爲弘文館學士，授校書郎，他的詩，如從軍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劃，風多雜鼓

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註七）

其他如：「帝畿平如水，官路直如絃」之句，都具備律詩的風格，故鄭振鐸稱之爲律詩的前驅。（註八）

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生卒不可考。曾爲鄧王府典籤，常爲文以娛鄧王，故鄧王稱之爲「寡人之相如」，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後投水而死，他的詩，以長安古意爲有名：

長安大道連狹斜，靑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御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遊蜂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花萬種色。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烟，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眞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

鬢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註九）

這樣講究工整，無非是在邀封建統治者的鑒享。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公元？——六八四）高宗時爲長安主簿，後去官。及徐敬業舉兵討武后，賓王爲徐屬，撰討武后檄文，敬業敗，賓王亦被誅，他的詩，以帝京篇爲有名：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嶔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鳷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明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鈎陳肅蘭戺，璧沼浮槐市。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扉通戚里。平台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

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將讌喜，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幰紅塵度。俠客珠彈垂楊道，倡婦銀鈎采桑路。（註十）

這樣冠冕堂皇，敷陳帝王之德，透露了求幸的意識。他所作的討武后檄，也是一篇對仗工整的駢文，即被斥討的武后讀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猶能驚動武后的情緒，並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沈佺期，宋之問爲律詩之完成者。

沈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公元？——七一三？）上元二年（六七五）第進士，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與張易之等蒸昵寵甚。易之敗，遂長流驩州。後得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尋立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註十一）他的詩，大半是應制而作，當然在滿足帝王的興趣。我們看興慶池侍宴應制：

碧水澄潭映遠空，紫雲香氣御微風。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間浦廻舟萍已綠，分林蔽殿槿初紅。古來徒羨橫汾賞，今日宸遊聖藻雄。(註十二)

這與司馬相如上林賦的作風，沒有多少差別，再看他的龍池篇：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台多氣色，君王鳧雁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註十三)

這樣極端地阿諛帝王，有希望萬國來朝的暗示。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公元六六〇?——七一〇)甫冠，武后召與楊烱分習藝館。累遷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後坐張易之事貶瀧州。旋又擢鴻臚主簿。睿宗時流之問欽州，復賜之死。他在當時的文名，與佺期等，故人稱沈宋。(註十四)他的詩，也多應制之作，如夏日仙蕚亭應制：

高嶺逼星河，乘輿此日過。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睿藻光巖穴，宸襟洽薜蘿。悠然小天下，歸路滿笙歌。(註十五)

這是頌聖之作。又如嵩山石淙侍宴應制：

離宮秘苑勝瀛州，別有仙人洞壑幽。巖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風帶雨秋。鳥向歌筵來度曲。雲依帳殿結爲樓。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日還陪八駿遊。（註十六）

這是酬宴之作。只是迎合帝王的意志，絕沒有自己的意見參加的。

註一，二：見郭眞的中國社會思想史

註三：新唐書，舊唐書

註四：大唐新語

註五：全唐新話

註六：古文觀止

註七，九，十：初唐四傑集

註八：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

註十一，十二：新唐書文苑傳

註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唐詩別裁集

第八　封建制度危急時代的文學

——中唐五代（公元七二〇——九七〇）

一、封建危急時代的社會現象

自唐興到開元天寶之間，休養生息，生產力有迅速的展進，又使暫時穩定的封建經濟衝破了。據馬端臨記載當時經濟情形：

租庸調法以人丁爲本。開元後，久不爲版籍，法度廢弊。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法遂大弊。至德後，天下兵起，人口凋耗，版圖空虛。賦斂之司，莫相統攝。紀綱大壞，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

，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人丁多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土著者百不四五。（註一）

本來生產力發達的結果，必然地會促成封建貴族因社會繁庶的刺激而度其驕奢淫逸，橫征暴斂的生活，必然地會促成勞苦羣衆漸拋棄其生活的本據，而度其流浪，窮困的生活，形成封建經濟的危急的局勢。玄宗貴妃之揮霍無度，安祿山史思明之先後反叛，黃巢，裘甫，龐勛之率領農民暴動，五代武夫之互相兼併，乃是封建經濟危急時代的自然過程。

在這種封建經濟危急時代的文學，有四個不同的傾向：一是表現個人主義的感傷，一是表現無關得失的曠達意識，一是表現社會的散亂和人民的苦痛，一是表現貴族內心的苦悶和生活的暇裕。至於本階段的文學形式，還是以詩爲主，詞次之。

二、表示個人主義的感傷的作品

自唐玄宗以來，社會上形成封建領主與平民生活懸絕的現象。有一般士大夫階級看着這種現象憤憤不平；可是又沒有勇氣脫離封建領主而另找出路，於是發生頹廢，幻滅，奮激的意識，這種意識反映到文學上，便成個人主義感傷之作，李白，李賀，劉禹錫等，即是其代表者。

李白字太白，四川人。（公元七〇一——七六二）他與韓荊州書：「十五好劍術，干於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這可以說是他前半生自傳。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白跟筠到了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讀他的詩讚嘆道：「子，謫仙人也。」薦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這時他還與酒徒共醉於市。有一夜玄宗坐沉香亭賞花，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撒面，酒氣方解；援筆草清平調三章，婉麗精切，玄宗甚賞識之。當白醉酒時，曾喚高力士脫靴，力士深以爲恥，便在楊貴妃前譖白，玄宗雖欲重用白，終爲貴妃所阻，此後李白的生活更浪漫了，甚至於乘醉捉月而死。

（註二）我們從他這一段歷史看來，一方面感覺自己不遇，一方面加以社會紛亂激刺，自然會養成一種頹廢，幻滅，奮激的厭世人生觀，而其作品，遂成爲個人主義感傷的作品。

李白的名作很多，有表示厭世人生的意識者，有表示奮激的情緒者，有表示幻滅的情緒者。我們讀他的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莫君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註三）

在這一首詩裏，把他厭世的思想具體地表現出來。又如把酒問月一篇，也表示同樣的意識：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今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常照金樽裏。（註四）

此外，如下月獨酌，獨酌，友人會宿，自遣，醉題王漢陽廳，春日醉起言志等篇，無非是把酒邀月，以圖消磨歲月。

至於表現奮激的情緒，在他的行路難可以看得出來：

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值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槎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註五）

他自己既沒有出路，同時又感覺社會的不平，發生奮激的情緒，也是當然的。

他有時很想過仙家的生活，有時想在赤松子處去借白鹿，有時想在安期生處去餐金光，有時想留玉舄而上蓬萊，有時又想把芙蓉而躡太清，那種幻滅的情緒，表現於作品中，他的憶舊遊寄元參軍，即可得見這樣的意識：

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遊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銀鞍金絡倒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眞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袖長管催輕欲舉，漢東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遙！余既還山尋最巢，君亦歸家渡渭橋。……行來北京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食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興來攜妓姿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粧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翠娥嬋娟

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揚賦。花關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渭橋南頭一遇君，酇台之北又離羣。問余別恨知多少，落花春夢暮爭紛紛。（註六）

他的七古其他各首，也是充滿了這類的意識。

這位頹廢的，幻滅的文學家，他也反對戰爭，大致是當時的鼙鼓聲震動了他的脆弱的心靈，才發出這樣非戰的呼聲。我們看他的戰城南：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滌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戰爭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啣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註七）

所謂「烏鳶啄人腸，啣飛上掛枯樹枝，」這把戰爭的殘酷，在這幾個字裏顯示出

來。又他在關山月裏所說的「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也是極盡戰爭的殘酷，充滿了非戰意識。

李賀字長吉，唐宗室鄭王之後。（公元七九六——八一六）官至奉禮協律郎。據稱七歲能文，韓愈皇甫湜未置信，特往家探試，立刻做了一篇高軒過，二人大驚，從此名振文壇。他做詩很有趣的，常以清晨騎弱馬漫步野外，使小奚奴背古錦囊相從，偶有所得，書投囊中，暮歸然後足成之。（註八）他是熱心功名的人，而他的環境偏阻了他的上進之路；加以身體的衰虛，更使他獨坐無歡，這是構成他的作品多感傷的重要原因。他死的時候，只有二十七歲。

他的作品，多感傷語，眞是「鬼氣」逼人，所以歷代文學史家都稱他爲「鬼才」。我們讀他的感詠：

南山何其悲，鬼雨灑空草！長安半夜秋，風剪春姿老。低迷黃昏逕，裊裊靑櫟道。月午樹立影，一山惟白曉。漆炬迎新人，幽壙螢擾擾。（註九）

眞是鬼氣十足；這鬼氣，即是感傷的深刻的表現。此外他的神絃曲，神絃，蘇小小墓，秋來，和白虎行等篇，也是歌詠着鬼。其被稱爲鬼才，眞是名符其實。

他的感傷的來源，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一是遭遇不佳和身體衰弱，一是由於天寶亂後社會的不安定。因此感傷的對象，一方面是自己的生死遇合，一方面是社會的不平現象。我們讀他的苦晝短：

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惟見月寒日煖來煎人壽！食熊則肥，食蛙則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東有若木，下置啣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迴，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爲服黃金，呑白玉？誰是任公子，雲中騎白驢？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註十）

這一方面表示人生苦短的痛苦，一方面指摘當時朝野上下對道教的迷信，其辭句間何等憤激！

我們再讀他的公無出門：

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斷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蘭客。帝遣乘軒災自滅，玉星點劍黃金軛，我雖跨馬不得還，歷陽湖波大如山，毒虯相視振金環，狻猊猰貐吐嚵涎。鮑焦一世披草眠，顏回廿九鬢毛斑，顏回非血衰，鮑焦不違天，天畏遭啣嚙，所以致之然。分明猶懼公不信，公看呵壁書問大。(註十一)

他看到世道險巇，給他帶來了不少的不可忍受的創傷，使他感到人生的更深一層的痛苦，即畏生不如苦死的痛苦。

不過，他在自己感傷之餘，有時也歌詠社會上不平的現象，如老夫採玉歌：

採玉採玉須水碧，琢作步搖徒好色。老夫飢寒龍爲愁，藍溪水氣無淸白。夜雨岡頭食蓁子，杜鵑口血老夫淚。藍溪之水厭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風雨如嘯，泉脚挂繩靑裊裊，材寒白屋念嬌嬰，古臺石磴懸腸草。(註十二)

這不是描寫犧牲貧人的性命來供富貴人的奢侈的情形嗎？他在感諷裏，更進一步描寫橫征暴歛的殘酷：

合浦無明珠，龍州無木奴，足知造化力，不給使君須。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獰色虯紫鬚，懷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焉得詣爾廬？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尙小，會待春日晏，絲車方擲掉，越婦通言語，小姑具黃粱，縣官踏飧去，簿吏復登堂。（註十三）

總之，吉長是一個沒落的貴族，他的意識很容易動搖，故忽而對統治階級怨罵，忽而自己的思想頹廢，感傷。

劉禹錫字夢得，貞元九年第進士，登博學鴻詞科，爲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爲郎州司馬，郎州與夜郎蠻夷連接，風俗陋閉，禹錫旣遭貶謫，更落魄無聊，故發生頹廢，浪漫的思想。（註十四）其所作的詩，多感傷語。他的歲夜詠懷：

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念昔同遊者，而今有幾多？以閒爲自在，將壽補蹉

跎，春色無新故，幽居亦見過。（註十五）

他那種不得意和憤世的情緒，完全在詩裏面吐露出來。他的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一詩，也是表示這類的意識：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二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篴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沉舟側畔千帆記，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註十六）

他的境遇淒涼，以及他對於淒涼的境遇感覺不滿意，故借聽歌曲和憑杯酒以消此愁恨。

三、表示曠達意識的作品

自天寶之亂以後，社會上呈一種阢阢不安的現象，一般個人主義的士大夫，感覺求官也沒有多大趣味，只有隱居田間，鑒享自然的美景，歌詠自然的美景，以求個人生活的舒適。自然會把一切美的景物爲對象，而透露曠達意識，這種文學風尚，在當時也占主要的思潮；而孟浩然，王維，儲光義，柳宗元即是典型的代表者。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公元六九九——七五九）他旣會作詩，又會作畫，所以人家稱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開元九年，第進士，調大樂丞。累官至監察御史，拜吏部郎中。天寶中，兩都淪陷，爲安祿山所得；安亂平，遷升尙書右丞，他求個人的樂趣，說不上甚麼政績。（註十七）他寫景的詩最好的是輞川集，詩中有的是高歌的騷人，低吟的少女，煙花雲鳥，無一不成了他的詩料。他所作的鹿柴：

空上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註十八）

他厭惡實際的社會，遁逃至自然界的山林泉壑中去嘯傲自適，以滿足個人的快樂。再看他的渭川田家：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閒逸，悵然吟式微。（註十九）

又如他的田園樂：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烟。花落家僮未掃，鳥啼山客猶眠。（註二〇）

一方面把田園生活美化，安慰詩人自己；一方面麻醉勞苦農民，使之安適於田園生活。他有一種超出塵世的人生觀，自然是受了當世大戰亂的刺激和佛老思想迷漫社會的關係；不過他受了刺激，不像李白那樣的憤憤不平，只有「獨自怡悅」地泰然處之，他所作的酬張少府，即是表示這類的意識：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註二一）

他處在這種環境之下，只有獨自快樂，除滿足個人的快樂外，其他「萬事不關心」了。趙景深批評他的詩：「他的詩集中，沒有一首粗獷的詩，沒有一首熱情奔放的詩。只是像一陣淸風，微微的拂過花徑，使人感到香甜的氣息；又好似香篆裏的煙雲，一縷縷極淸晰的繚繞，繫住了我們的迷戀。」（註二二）趙氏前半截的批評是很對的，他的詩確實不粗獷，確實沒有熱情的奔放。他這類的詩只能使坐在安樂樓上或象牙之塔裏的詩人感到香甜的氣息和迷戀，却不能使勞動階級讀了也生趙氏的

同感。

孟浩然，襄陽人。（公元六八九——七四〇）隱居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歲，乃遊京師，應進士不第，這是促成他做詩很恬淡的一個動力。有一天，王維邀浩然入內署，適明皇至，浩然匿居牀下，維以實對。明皇喜道：「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讀所爲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于是他更無作官之望了。（註二三）有人批評他不喜歡做官，其實是他沒有做官的機會。不過，他不做官，除在「不才明主棄」稍微透露不平的情緒外，並沒有憤憤不平的氣概。他只有吟詠田園之樂，以安慰自己。他的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註二四）

其題材雖然是民間生活；然而他的階級立場還是貴族的。因爲他把民間的苦痛忽略了，甚至把民間生活美化起來，這不是麻醉農民意識的麻醉劑嗎？又如他的山

中逢道士雲公詩：

春餘草木繁，耕種滿田園；酌酒聊自勸，農夫安與言？忽聞荊山子，時出桃花源；采樵過北谷，賣藥來西村。村煙日云夕，榛路有歸客，杖策前相逢，依然是疇昔。邂逅歡覯止。慇勤叙離隔；謂予搏扶桑，輕舉振六翮。奈何偶昌運，獨見遺草澤；既笑接輿狂，仍憐孔丘厄。物情趨勢利，吾道貴閑寂：偃息西山下，門庭罕人迹；何時還清溪，從爾鍊丹液。(註二五)

他於鑒亭自然美景之暇，有時也有浪漫的思想，上面這一首詩，即是表示這類的意識。

儲光羲，兗州人，開元十四年第進士，後又詔中書試文章，任爲范水尉。天寶末年，他又還京做監察御史。祿山之亂。西京失守，與王維等同被虜，肅宗反國，遭坐陷賊之罪下獄免官。出獄後，雖到馮翊那裏做官，然而很不得意，造成他做自然詩人的環境。(註二六)他的名著田家即事：

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鳥隨我飛。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鳥，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註二七）

這首詩的實質，充滿了由貴族蛻化的小資產階級性的意識。又如他寄孫山人詩

新林二月孤舟還，水滿清江花滿山；借問故園隱君子，時時來往向人間。

（註二八）

這更充滿了陶醉在自然界的曠達意識。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公元七七三——八一九）由博學宏詞科升到禮部員外郎，也是熱心官場中的人物。後來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造成他個人享受自然之美的環境。（註二九）他的散文比他的詩尤爲高明，他所作的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小丘西小石潭記和西山宴遊記，眞是充滿了「傾壺而醉，醉

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得，夢則同趣，覺而起，起而歸」的生活。他的詩，完全表現陶醉大自然的意識。其所作的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困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註三〇)

他一方面看見社會的紛亂，一方面感覺官運不亨通，只有陶醉在田園的美景裏，以求自慰。又如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註三一)

又如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註三二)

他描寫宇宙間一切美的景物，以實現他的唯我主義。

四、表現社會散亂和人民苦痛的作品

自各封建小領主的叛變後，驚醒了四十年來的繁華夢，開元的黃金時代的詩人們個個都飽受了刺激，他們不得不把迷糊的醉眼，回顧到散亂的社會，必然地會產生代表農民訴苦而寓有反抗貴族階級的文學。這一派的作者，要推杜甫，白居易，元稹為代表。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公元七一二——七七〇）少時貧困，客於吳楚齊趙之間；求官之心非常之切，然舉進士不中第。天寶九年，因獻賦玄宗，得了一個小官；然而還是脫不了貧困生活。此後數上賦頌，高自稱道，很想做一位宮廷詩人，還是不如願，而祿山之亂起，便是他的厄運開始，跟着一般朝臣避難四川。肅宗即位，他前往求幸，半途為賊所得；逃出賊窟後，為了救房琯，貶為華州司功參軍，時值干戈遍地，且遇荒年，他窮得連兒子都餓死了。到了晚年，流落成都做嚴武節度使的參謀和工部員外郎，在院花溪築草堂略住數年，後因川亂避兵湖南，自五十四歲到五十九歲，這六年當中無日不在避難，終于客死耒陽。（註三三）他有這樣的遭遇

，爲他的詩最好的題材，他所作的詩，我們可以把他別爲兩類：一類是寫戰時人民困苦的紛亂，一類是寫他自己顛沛窮困的生活。他的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難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去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註三四）

這把當時邊患戰事的殘酷顯示了出來。雖全篇沒有非戰的字句，却是充滿了非戰的意識，這是藝術最高度的表現。再看他的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嫗踰牆走，老婦出門迎，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辭：三男鄴城戍，一兒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註三五）

這把安史之亂的慘劫，由一家老婦口中敘述出來，其藝術價值，最低限度也不在徒格涅夫的臘人日記借臘夫口吻表現俄國農奴苦況之下。其他如潼關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篇，都是描寫兵禍與人民流離失所的悲痛，其技術都很生動。

至於杜甫自己生活窮困的程度，在他奉贈韋左承的詩裏可以看得出來：

騎驢三十戰，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註三六）

安史之亂以後，他的窮困的程度，較少年時尤爲深刻。他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媿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註三七）

窮到自已的兒子都被餓死，足徵杜甫受經濟壓迫之一般。

杜甫遭過社會的變亂，和自己的困窮，於是發生很强烈的階級意識，再看他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的一段：

中堂舞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註三八）

他反抗這種不平社會的精神，完全暴露出來。同時並暴露統治階級的剝削：

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註三九）

不過，杜甫雖然能夠暴露社會的黑暗，可是他看不見社會黑暗所產生的原因，所以他的詩還是得不到積極的結論。他在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裏雖有「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志願；但是用甚麼方法達到這個志願呢？他是沒計劃到的，所以他只有熱情的衝動，而過「長夜霑濕」的生活了。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下邽人。（公元七七二——八四六）少有神童之稱。二十七歲時以甲科擢鄉試。貞元十四年授校書郎，元和初年以對制策入等調盩厔縣尉，尋召爲翰林學士左拾遺，拜贊善大夫，以言事貶爲江州司馬。其時，正是元稹罷諒謫通州，他們彼此既遭同一的境遇，就借唱和來消除那胸中的傀儡，以故這時贈答很多。後來幾經升遷，轉中書舍人，其時居易以帝王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溯復亂，乃上書切諫，皆不聽用，乃求外任，因之得民間疾苦甚詳。他的詩，多半是補察時政，反抗貴族的剝削者，此爲一大原因。（註四〇）同時，他的詩非常淺白，老嫗都能誦，因爲他要替平民鳴不平，不能不把句子淺白化，

以求平民的了解。真的，他極端表同情於勞動者，尤其是「卒歲辛勤」的農民。他的村居苦寒詩道：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迴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燒蒿棘火，坐待夜達晨；乃知大寒歲，農者猶苦辛！』（註四一）

這不是替無寒無暑的農民訴苦嗎？他有一首觀刈麥詩，是他做盩厔縣尉時作的，這首詩不啻是實際的農民生活圖：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炙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註四二）

末兩句何等沉痛，真是從同情於被壓榨的農民的心坎裏吐露出來，再看他的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云：

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註四三）

他眞無時不置念生民的疾苦。置念之深，故覺其言之切，御布裘的時候，便不由念及生民的飢凍來。

在居易時代，猶存安史之亂的戰爭殘酷遺痕，所以，他非常反對戰爭，他的新豐折臂翁一詩，卽充滿了非戰精神：

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孃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行人無復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

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呦呦！（註四四）

他借折臂翁的口吻，把戰爭殘酷吐露出來，其技術遠在李白戰城南之上。又如他的放旅雁詩的後半段：

雁雁汝飛向何處？第一莫飛西北去！西淮有賊討未平，百萬甲兵久屯聚。官軍賊軍相守老，食盡兵窮將及汝，健兒飢餓射汝吃，拔汝羽毛為箭羽。（註四五）

他以為大軍所至，至於澤及空中的飛鳥，那末，在其庇蔭下的人民生命財產，也就可想而知。其非戰意識，又何等濃厚！

他不僅反對殘酷的戰爭，而且極端地痛恨貪官汚吏，盡量的顯示官吏的貪汚，我們讀他的秦中吟的重賦詩：

國家定兩稅，本家在愛人……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疋，繰絲未成斤，里胥迫我納，不許蹔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烟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

寒氣，並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號爲羨餘物，隨時獻至尊。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註四六）

他們把小民的衣食之資，硬奪來充官庫羨餘之物，年深日久，寧使化爲塵土，這寫官吏的貪污何等深刻！再看他的納粟詩：

有吏夜叩門，高聲催納粟，家人不待曉，場上張燈燭，揚簸淨如珠，一車三十斛，猶憂納不中，鞭責及僮僕。（註四七）

這顯示封建剝削下的農民，何等生動。他看到官吏如此貪污，在杜陵叟詩裏，更透露出激烈的抗詞來：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如何！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

鈎爪食人肉。(註四八)

這簡直是攻擊官吏們那種不勞而食地變相的刦掠行爲了！其中「明知不申破」一語，實在寫盡了此輩官吏的鬼蜮伎倆！此外他在賣炭翁裏更明顯地寫出官吏的刦掠行爲來：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烟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架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官吏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註四九)

賣炭翁因爲希望炭價高漲，至於願意寒，而自己身上却穿的是單衣，挨凍受餓地，在大雪地裏跑來跑去，找尋雇主；而號稱官吏的，公然實行其白晝刦掠的手段，硬攔路將炭刦去，兩兩對比，其技術何等高明？

他所以有非戰思想，所以有痛恨貪污的意識，都是從同情於農民這一個觀點上出發。他的眼光注意到社會階級的最下層，所以有時他發生很强烈的平民階級意識，我們看他的采地黃者：

麥死春不雨，禾損秋早霜，歲晏無口食，田中采地黃。采之將何用，持以易餱糧，凌晨荷鋤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註五〇）

這描寫窮人迫于飢餓，至於願吃富貴人家喂馬的殘粟，還比不上富貴人家的一匹馬，一年到頭，有主人家養牠，從不曾挨過餓，則牠們主人生活之豪奢更不用說了。一方面貧的貧得要死，幾乎連日食都不能維持，一方面富的富到極點，甚至愁着銀錢使用不了，像這種畸形的社會現象，宜乎使居易有階級的覺醒。

不過，居易終於是帶有小資產階級性的士大夫階級，階級意識還是恍惚得很，那能過着在「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的恬靜生活而替農民同情呢。他之所謂同

情，也僅僅同情而已。同時，他對於這些畸形的社會現象，看不出產生的因子來，所以他對於不滿意的社會，只有消極的避免；然而農民的苦痛，那是消極的避免所能解除的呢。他的理想的人生，是要做到「人生不過適，適外復何求」的地步；然而在封建制度危急的時代，「適」字從那里去找呢？他的理想的社會，就是朱陳村

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機梭聲札札，牛驢走紜紜。女汲澗中水，男採山上薪，縣遠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村之民，死為村之塵。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遶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註五一）

然而在封建制度危急的時代。那里去找這樣原始自足的村落社會——陳朱村呢？這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所以居易的作品，只是消極的顯示社會的矛盾和消

極的替農民同情，而不能積極地領導農民去改造社會。

元稹字微之，河南內河人。（公元七七九——八三一）元和初，策試第一，除左拾遺，歷任監察御史，坐事貶爲江陵士曹參軍。後以崔潭浚推薦，擢爲侍部郎中知制誥。穆宗時，爲宰相，旋罷斥。文宗三年，又召入爲尙書左丞；次年爲檢校戶部尙書；再次年死於武昌。（註五二）他看到當時藩鎭的跋扈，豪將的橫殺，捐稅的苛刻，遂發之爲詩以譏諷時政，用改良主義來安定社會。他在當時詩壇的地位甚高，能與白居易等，故人稱元白。他所作的連昌宮詞，描寫安史亂後的宮中情形很眞切：

荊榛櫛比塞池塘，孤兎驕癡緣樹木。舞榭敧傾基尙在，文窗窈窕紗猶綠。（註五三）

他有時也替農民同情，描寫農民被封建官僚壓榨的苦況，如田家詞：

牛吒吒，田确确，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年來兵簇簇，月月食糧車轆轆。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鋤犂

作斤劚。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願官早勝讎早復，農死有兒牛有犢，誓不遣官軍糧不足。(註五四)

又如織婦詞，描寫封建官僚壓榨農婦：

織婦何太忙，蠶經三臥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今年絲稅抽徵早；早徵非是官人惡，去歲官家事戎索，征人戰苦束刀瘡，主將勳高換羅幕，繅絲織帛猶努力，變緝撩機苦難織。東家頭白雙女兒，爲解挑紋嫁不得，檐前嫋嫋游絲上，上有蜘蛛巧來往。羨他虫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註五五)

不過，他終於是一個依附封建統治者而生活的士大夫，所謂同情，也不過是騙人的口頭禪。

五、表示內心苦悶和生活暇裕的作品

到了晚唐時代，上層社會的腐敗，和下層社會的離散，愈趨激急化。社會的危急，更岌岌不可終日。文學作品，一方面反映當時王公貴人內心的苦悶，一方面却

反映他們生活的暇裕。苦悶與暇裕，兩種看似矛盾的情調，在文學作品上占很濃厚的顏色。代表者，當推溫庭筠，李商隱，韋莊，李煜，馮延巳等作家了。

溫庭筠字飛卿，太原人。他是宰相溫彥博的後裔，當然是貴族了。全唐詩話記載他的逸事這樣說：「庭筠才思艶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溫八叉。多爲鄰鋪假手，日救數人，而士行玷缺，縉紳薄之。」宣宗愛唱菩薩蠻詞，宰相令狐綯假其修撰以進，庭筠竟向人宣布，於是綯從此恨庭筠，庭筠亦以「宰相堂內坐將軍」以諷之，其後爲徐商巡官，旋爲楊休所惡，貶爲方城尉，再遷隋縣尉以卒。從他這段歷史看來，既有內心的苦悶，又有生活的暇裕，爲造成他的文學直接的背景。他的作品愛用詞的形式表達出來，他可以說是詞的文學形式的完成者。他的名著——菩薩蠻：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娥眉，弄粧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着綺羅襦，雙雙金鷓鴣。

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淸明雨，雨後却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匀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聊獨倚門。(註五六)

這眞是反映着生活的裕暇，只能供統治階級消遣，宜乎宣宗非常賞識它。又如更漏子：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寒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香霧薄，透簾幕，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綉簾垂，夢長君不知。

玉爐香，紅臘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堦滴到明。(註五七)

在這兩首詞中，一方面顯示生活闊掉，暇裕，一方面透露了內心的苦悶、悲哀。他的律詩，也是充滿了這類意識，如經李徵君故居：

露濃烟重草萋萋，樹映闌干柳拂隄，一院落花無客醉，五更殘月有鶯啼，芳筵想像情難盡，故樹荒涼路已迷，風景宛然人自改，却經門巷馬頻嘶。(註五八)

他們貴族王公只有這樣爲文繁縟，以求慰快，溫飛卿的作品，算也是抓住時代了。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公元一三一—一八五八）令狐楚奇其文，使之與諸子遊，表署巡官。開成二年，第進士，調弘農尉。王茂元鎮江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並以其女妻之，得待御史。王死後，來京師，久不調。後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鄭讁循州，他隨之去，三年始歸，後又依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客死。（註五九）他在當時文名很高，能與溫飛卿齊名，故人稱溫李。他的詩尙雕刻，鄭振鐸形容他的詩「似粉光斑爛的蝴蝶，」可見李詩艶麗之一般。和張秀才落花有感：

晴暖感餘芳，紅苞雜絳房，落花猶自舞，掃後更聞香。夢罷收羅薦，仙歸敕玉箱。迴腸九迴後，猶有剩迴腸。（註六〇）

這首詩旣可表現生活的暇裕，又可見他的內心苦悶的程度，至於「迴腸九迴後，猶有剩迴腸。」再看他的重過聖女祠：

白石巖扉碧蘚滋，上清淪謫得歸遲，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郎會此通仙籍，憶向天階問紫芝。（註六二）

這也充滿了生活暇裕和苦悶。但是，商隱有時也感時傷事，而表現社會狀況，在他的行次西郊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蛇年建丑月，我自梁還秦，南下大散嶺，北濟渭之濱。草木半舒坼，不類冰雪晨；又若夏苦熱，焦卷無芳津。高田長槲櫪，下田長荆榛。農具棄道旁，饑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皆面啼，無衣可迎賓。始若畏人問，及門還自陳。右輔田疇薄，斯民常苦貧。伊等稱樂土，所賴牧伯仁。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親。生兒不遠征，生女事四鄰，……況自貞觀後，命官多儒臣，例以賢牧伯，徵入司陶鈞；降及開元中，姦邪撓經綸。晉公忌此事，多錄邊將勳。因令猛毅輩，雜牧昇平民；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倖臣輩，或由帝感恩。中原困屠解，奴隸厭肥豚。……但聞虜騎入，不見漢兵屯，大婦抱兒

哭，小婦攀車轎，生小太平年，不識夜閉門。少壯盡點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揮淚連秋雲。……萬國困杼軸，內庫無金錢。健兒立霜雪，腹歉衣裳單。饋餉多過時，高估銅與鉛。……行人擢行資，居者稅屋椽。國蹙賦更重，人稀役彌繁。（註六二）

這首詩的第一段把開元時代的牧伯專橫，寫得生動；第二段把安史之亂的戰爭殘酷，寫得緊張；末一段寫安史亂後，民貧國困的狀態，這些事，都是商隱行次西郊所親見的。他于暇裕苦悶之餘，也還吟詠這些民間的事。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昭宗乾寧元年進士。因避黃巢之亂赴蜀，爲王建書記。建自立爲帝，以莊爲丞相。（註六三）莊詞以寫婉戀的離情者爲多，有浣花詞行于世。其名作爲菩薩蠻：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如天，畫船聽雨眠。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柳暗魏王隄，此時心轉迷。桃花春水綠，水上鴛鴦浴；凝恨對殘暉，憶君君不知。（註六四）

這兩首詞，一方面表示有閒階級的享樂意識，以「嘲風雪弄花草」爲題材；一方面表示在戰亂的社會裏那種思鄉之思。再看他的木蘭花令：

獨上小樓春欲暮，望斷玉關芳草路。消息斷，不逢人，却斂細眉歸綉戸。坐看落花空歎息，羅袂濕斑紅淚滴。千山萬水不曾行，魂夢欲教何處覓。（註六五）

這種生活的暇裕和苦悶，表示得更深刻。

韋莊有時也在安樂椅上，張開眼睛看看社會的情形，他在秦婦吟描寫長安被黃巢破後的情形：

華軒繡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兎行，花蕚樓前荊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註六六）

經過黃巢農民大暴動以後，王公貴族的煙消雲散，完全在這裏顯示了出來。

自黃巢亂後，一般文學家如韋莊，牛嶠，薛昭等都南遷避亂，留在中原的文學家寥寥無幾，和凝就是當時留存的文學家之一。和凝字成績，鄆州人。他做官心非常切迫，故朝代雖累更，而他始終不失爲元老。他在後唐莊宗爲翰林學士，石晉時又爲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劉漢及周初皆爲太子太傅。他所作的詩文甚多，有集百卷，自刻之以贈人。少好曲子，布于汴洛，及入相，故契丹稱他爲曲子相公。（註六七）他的詞亦甚靡麗。他所作的喜遷鶯：

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帷；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春態淺，來雙燕，紅日漸長一線；嚴粧欲罷囀黃鸝，飛去萬年枝。

這充滿了快樂意識，又如他的薄命女：

天欲曉，宮漏穿花聲繚繞，窗裡星光少。冷霞寒侵帳額，殘月光沉樹杪；夢斷錦幃空悄悄，強起愁眉小。（註六八）

這時候，南方商品社會所反映出來的靡麗纏綿的兒女文學，漸次與北方帶有畜

牧意味的英雄文學相混合，故和凝的作品，亦非常靡麗纏綿。

在這個戰亂的時代，南方的商品很發達，那種金粉文明，便成爲詞中主要的材料，此時在文壇上地位最高者，恐怕要推南唐後主李煜及其臣子馮延己了。

李煜字重光，（公元九三六——九七八）能詞，知音律，又工書畫。建隆二年嗣皇帝位；開寶八年，曹彬克金陵，遂降宋，此後寄居汴京，過那亡國皇帝的悲哀生活。後來宋太祖恐怕他有異動，以毒藥殺之。他的詞，我們可以把它劃做兩個時期：亡國以前的，多半是些「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吐」的艷詞，充滿了富貴淫佚；亡國以後的，多半帶有國破家亡的遺恨，充滿了悲哀的感情。（註六九）他所作的浣溪沙：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蘂顯，別殿遙聞簫鼓奏。（註七〇）

這不僅透露了他的生活闊掉，而且顯示了當時商品社會的一般生活。我們再讀

他的一斛珠：

曉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註七二）

這可謂極盡人間的富貴豪華。

到了亡國以後，他的生活轉變了，恣情歡樂的時代已經過去，他的家國之思更深遠，遭遇之苦很慘切，這種情緒反映到他的作品上來，便成一種凄涼的哀音：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是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憶江南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相見歡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

八、

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子夜歌(註七二)

他身雖在宋，心思念故國甚切，故唱出這許多的淒涼怨慕的作品來。

馮延己字正中，廣陵人。極得南唐主信任，初爲翰林學士，後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有陽春集一卷行於世。(註七三)其詞也非常綺麗：

霜積秋山萬樹紅，倚巖樓上掛朱櫳。白雲天遠重重恨，黃葉煙深淅淅風，髣髴涼州曲，吹在誰家玉笛中。——拋毬樂，

夜初長，人近別，夢覺一窗殘月。鸚鵡臥，蟪蛄鳴，西風寒未成。紅蠟燭，彈棊局，床上畫屏山綠，褰繡幌，倚瑤琴，前歡泪滴襟。——更漏子(註七四)

他的詞描寫婉膩，音節淒涼，也無非是他的暇裕和苦悶的生活所反映。

上面所分的四類，也不是絕對的。爲叙述方便起見，暫時這麼分罷了。

六、古文運動之產生

這時代的文學，多半用詩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同時又產生新的文學形式，就是韓愈所提倡的古文。這時爲甚麼發生古文運動呢？這時的古文運動爲甚麼能成功呢？當然與當時的社會經濟有密切的關係。玄宗末年，各地方的小封建領主——節度使的勢力，逐漸擴大，中央失去統治力量，封建制度的矛盾愈加尖銳化，封建社會的法典——儒家的學說不能規範當時的人心，一般擁護封建政權的士大夫特起來衞護封建社會的道，於是喊出所謂文以載道的口號來，古文就是擁護封建社會的「道」的最厲害工具，這是古文運動產生的最根本的因子。其次，在這個時代，社會的關係更加複雜，詩的文學形式不能把這種很複雜的關係表現出來，於是用散文代替用詩不能表現的題材，這也是古文運動產生的次要因子。

主持這個古文運動者爲韓愈。韓字退之，昌黎人。（公元七六八——八二四）是一位依附封建統治階級的士大夫階級。他以科舉的關係第進士，後來做過刑部侍郎

，因諫迎佛骨的關係降爲潮州刺史。後復召爲兵部侍郎，進爲吏部侍郎。（註七五）他做了這麼大的官，當然要擁護封建統治階級；他努力於古文運動，即是擁護封建統治階級的文化之有力的表現了。他要做一個封建統治階級的衛道者，他在原道這樣說：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註七六）

他自己儼然有直繼孟軻之後，而取得封建社會的道統上傳道者的地位。鄭振鐸說「文以載道的一段話，幾與古文運動劃分不開，其引端便是從他起的；個個古文家都以而負道統自任。」這話是很對的。他這種古文運動爲甚麼能迅速的成功呢？鄭振鐸歸功於「他是一位天生的煽動家，宣傳家，和他那樣的故意的自己大聲疾呼的談窮訴苦，所以天然的便容易得到一般人的同情。」（註七七）這是不懂古文運動的本質的見解，當然是錯誤的。須知古文運動所以成功，也就是這個運動適合封建統

治階級的需要，得封建統治階級的擁護與提倡，所以這並不是偶然的事。試看當時依附統治階級的士大夫，如柳宗元，李賀，孟郊，賈島，劉叉等莫不從而附和，也就是這個道理。自此以後，古文一體，便正是成爲文學的散文了，這種文體的勢力，支配了好幾百年。

七、傳奇小說的產生

詩詞爲本階段之主要文學形式，已如前述。在本階段又發生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就是所謂傳奇小說的發達。本來所謂傳奇小說在中國產生很早，在漢書藝文志就可以看見，不過在那時的形式不完備罷了。自古文運動發生以來，促成傳奇小說迅速的發展。因爲古文運動予小說的形式有莫大的幫助。使之成爲富有興趣的文學組織。小說的內容，大致是一般沒落的或沒有出路的帶有小資產階級性的士大夫階級失了平衡的幻想。這類講故可分爲三類：

1. 戀愛故事；

2.豪俠故事；

3.神怪故事；

在戀愛的故事中，以元稹所作的鶯鶯傳為最有名，其內容是敘述崔鶯鶯與張君瑞戀愛，而張忽與鶯鶯絕，事跡非常奇異。其次，要算蔣防所作的霍小玉傳了。其內容敘述歌妓霍小玉與進士李益相愛，訂為婚姻。後李背盟與小玉斷絕音信，臥病不起，有一天李在崇敬寺看牡丹，被一黃衫豪士强邀至霍家，小玉扶病强起，舉杯責益負心，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描寫頗能動人。再次陳鴻所作的長恨歌傳，敘述楊貴妃故事，其情節與白居易長恨歌略同。在神怪的故事中，以沈旣濟的枕中記最有名，記中敘一道士呂翁在邯鄲道中的逆旅中，遇一盧生，自歎窮困，翁授以枕使之睡，時主人正蒸黃粱，盧在夢中娶妻生子，並作宰相十年，富貴已極，年至八十而終。醒來時主人所蒸黃粱未熟。呂翁笑曰：「人生之事，也不過如此而已！」盧撫然良久，拜謝而去。其次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也負盛名。在豪俠的故

事中，以杜光庭虬髯客傳爲最。傳中叙述李靖謁楊素，有侍女執紅拂者，傾心李靖，夜亡奔靖，二人途中逢虬髯客，因意氣相投，虬髯客許李世民爲中原主，竭資產助李得天下。這篇小說，在當時傳誦很普通。（註七八）總之：當時所謂傳奇小說的題材，一部分是根據社會上的事實，一部分是作者的玄想。

註一：馬端臨的文獻通考

註二：新唐書李白傳

註三，四，五，六，七：李太白集

註八：舊唐書太平廣記

註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李長吉集

註十四，十七，二三，二六，二九：新唐書文苑傳

註十五，十六．唐詩別裁集

註十八，十九，二〇，二一，二四，二五，三〇，三一，三二：唐四家詩集

註二二：趙景琛的中國文學小史
註二七，二八：鄭賓于的中國文學流變史引文
註三三：新唐書杜甫傳
註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杜詩鏡銓
註四〇：舊唐書白居易傳
註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〇，五一：白香山詩集
註五二：新唐書元稹傳
註五三，五四，五五：元氏長慶集
註五六，五七，五八：溫飛卿詩集，花間詞
註五九：新唐書李商隱傳
註六〇，六一，六二：李義山詩集

註六三：五代史韋莊傳

註六四，六五：浣花詞

註六六：世界書局高中國文讀本

註六七：五代史和凝傳

註六八：花間集

註六九：五代史唐莊宗

註七〇，七一，七二：花庵絕妙好詞選

註七三：十國春秋

註七四：陽春集

註七五：新唐書韓愈傳

註七六：韓昌黎文集

註七七：鄭振鐸中國文學史

註七八：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第九　封建制度表層穩定時代的文學

——北宋（約公元九七〇——一一〇〇）

一、封建制度表層穩定時代的汴京繁華

自趙匡胤代後周而興，次第削平各小封建領主後，（公元九六〇——九七五）於是五十餘年擾攘的局面，又復歸統一。他鑒於唐代藩鎮和五代武夫跋扈，特把政權與兵權，悉集中中央，以爲從此就可以使社會永久的安定。殊不知唐代藩鎮和五代武夫的跋扈，乃是封建制度矛盾的象徵；趙匡胤只看到封建制度的表面現象——藩鎮和武夫的跋扈，而略忽這種表面現象的經濟基礎，所希望的社會安定，也只有暫時而已。本來，他自己也就是封建經濟制度的產物，只有用政治手腕暫時穩定其獲得的封建政權。故自趙氏立國以後的數十年，中原昇平無事，尤其是汴京這些地方。在這昇平無事之際，一般封建領主及依附封建領主的士大夫階級，都沉湎於太平

繁華之夢中，所以在這時期的文學內容，多半表現太平繁華的迷夢。

不過，這種繁華，拿地域來說，只限於王權所在地的汴京一帶；拿階級來說，也只限於上層社會。而下層社會的民衆，仍陷於高利貸搾取的深淵，據統治階級自己報告：

稼一不登，則富者操奇贏之資，取倍稱之息，……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註一）

悉與上層社會的繁華生活對立的農民生活苦痛，可不曾入當時文學的題材。

二、「詞的黃金時代」

在汴京繁華的迷夢中，自封建領主以至依附封建領主的士大夫，無不拿詞來做文學的形式，當時工於詞者甚多——「他們在閒居時唱着，在登上臨水時吟着，他們在繁語密話時微謳着，在偎香倚玉時細絮着，他們在歡宴迎賓時歌着，在臨歧告別時也唱着。他們可以用詞來發思古之幽情，他們可以用詞來抒難於在別的文體中

寫出的戀情，他們可以用詞來慶壽迎賓，他們可以用詞來自娛娛人。總之：詞在這時已達到了她的黃金時代了。」（註二）在詞的黃金時代，就是寇準韓琦一般人，也能隨手寫成佳句；而秦觀和柳永諸人，幾乎成了詞家專業了。其在下層社會中，也傳誦得很普通，故葉夢得有「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之句。（註三）

在本階級中的文學家，以歐陽修，蘇軾，柳永和黃庭堅等爲代表。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公元一〇〇七——一〇七二）舉進士試南宮第一，官至樞密副使，參政知事。他是當時古文運動大師；但是他的詞也抓住了時代。晚年退休潁上，自號六一居士，有六一詞，大致表現上層社會的繁華。（註四）他所作的蝶戀花（春晚）：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台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註五）

這眞是繁華夢中的嘆語。他的蝶戀花其二(春情)

海燕雙雙雙畫棟，簾幕無風，花影頻移動。半醉騰騰春睡重，綠鬟堆枕香雲擁。翠被雙盤金縷鳳。憶得春前，有個人人共。花裏鶯聲時一弄，日斜驚起相思夢。(註六)

這表示享受很優越的物質生活而產生得意忘形的意識。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公元一〇三六——一一〇一)父洵，弟轍，時號三蘇。仁宗嘉祐二年試禮部，爲歐陽修所識拔。他的詞，有人批評很橫放傑出，而他自己也認爲必須「關西大漢，執銅琵琶鐵綽板來唱」。(註七)然而在我們看來，還是表示物質生活得意識爲多，如賀新夏景：

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淸熟。簾外誰來推綉戶，枉敎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穠艷一枝君看處，芳心千重似束

，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蔌蔌。

（註八）

此外，他所塡的西江月，水龍吟等詞，也是表示這類意識。他的詩，其所表示的意識，也大致是這樣，如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馱，十千美酒渭城歌。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綠珠吹笛何時見，欲把斜紅插皁羅。（註九

柳永，初名三變，字耆卿，樂安人。仁宗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有樂章集。他運用白話塡詞，所以流傳很廣。（註十）其所作的醉蓬萊（慶老人星現）：

漸亭皐葉下，隴首雲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葱葱佳氣；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昇平，萬機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

遊鳳輦，何處度管絃聲脆。太液波翻，披香簾捲，月明風細。(註十一)

這把上層社會的表面昇平，描寫盡致。又如他的木蘭花慢(清明)：

折桐花爛熳，下疏雨，洗清明。正艷杏燒林，緗桃綉野，芳景如屏，傾城。盡尋勝賞，驟雕鞍紺幰出郊坰。風暖繁絃脆管，萬家競奏新聲。　盈盈，鬥草踏青。人艷冶，遞逢迎。向路旁往往，遺簪墮珥，珠翠縱橫，歡情。對佳麗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傾。拚卻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酲。(註十二)

這更顯示了繁華的姿態。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公元一〇四五——一一〇五)爲蘇門四學士之一。他的詞，有許多是白話的，更有用方言寫成的，撰有山谷詞。(註十三)他的踏莎行：

臨水夭桃，倚牆繁李，長楊風掉青驄尾。樽中有酒可酬春，更尋何處無愁地。明日重來，落花如綺，芭蕉漸展山公啟。欲牋心事寄天公，敎人長壽前醉。(註十四)

這顯示了生活華麗。又如他的步蟾宮：

·蟲兒真個惡靈利，惱亂得道人眼起。醉歸來恰似出桃源，但目斷落花流水。不如隨我歸雲際，共作個住山活計：照清溪，勻粉面，插山花，算終勝風塵滋味。（註十五）

這在形式方面，以白話入詞；在內容方面，高度的顯示生活的豐富。

此外王安石，秦觀，蘇子美，梅臣堯諸人，在當時文壇界的地位，也有相當威權，其所表示的意識，大致與上述諸人沒有多少出入。

在這個階段中，出了一位偉大的女詩人——李清照。

李自號易安居士，濟南人。（公元一〇八三——？）父母都能文章，給她一個文學的幸運。她於二十一歲時嫁給一位大學士趙明誠，而明誠也是一位文學家。因此，她們的生活，據清照自述是十分快樂的。（註十六）她的詞多半是嘲風雪弄花草的抒情小曲，當然與她的生活有關係。其所作的如夢令（酒興）：

常記西亭日暮，沈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行鷗鷺。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註十七)

這是充滿了快樂意識。但是到了後來，受了金兵南侵的影響，連年逃避；加以明誠病死，她的快樂生活消逝了，而踏入了生活艱難的前途。他這個時候所寫的詞，充滿了悲哀的意識：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聲聲慢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

春尙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武陵香（註十八）

三、古文運動的再起

古文運動，導源於唐韓愈，中間經過晚唐五代的反動，似乎又消沉下去了。到了歐陽修出世，古文運動爲之再起。他做了當時古文運動的盟主，使古文運動的基礎得以穩定。這時候，爲甚麼有古文運動再起的事實發生呢？這當然與當時社會經濟有深密的關係。宋初，社會表層經經相當的穩定，而實質的矛盾可未嘗減少，所以，在思想界有理學的產生，以求社會的安定；跟着理學運動而來的，就有古文運動的再起，因爲古文運動對於理學——新儒學的形式上有幫助。

與修並時爲古文者，尙有范仲淹，宋祁，劉敞，司馬光諸人，如祁與修所纂之唐書，司馬光所作資治通鑑，都運用了古文形式，因之古文在社會的地位愈高。其後王安石，曾鞏及三蘇加入這個運動，聲勢更爲之一振，遂把千餘年流行的駢體文，幾乎完全送到坟墓裏去。而古文文體，就在中國文學形式上佔着重要的地位。

註一：宋史司馬光傳

註二：引用鄭振鐸中國文學史語

註三：葉夢得的避暑錄話

註四：宋史歐陽修傳

註五，六：六一詞（宋代六十家詞本）

註七：宋史蘇軾傳

註八：東坡詞（宋代六十家詞本）

註九：蘇文忠公集

註十，十一，十二：樂章集（宋代六十家詞本）

註十三，十四，十五：黃山谷集

註十六，十七，十八：漱玉詞

第十　畜牧民族侵略下的文學

——南宋（約公元一一〇〇——一二七〇）

一、中原陷落

到了宋徽宗時代，封建經濟的矛盾愈尖銳化——徽宗信用蔡京輩「周官惟王不會」（註一）之說，窮奢極慾；又令朱勔興花石綱，（註二）對民衆豪取巧奪，社會經濟愈形疲罷。方臘起事于浙江，宋江橫行於河朔，即是社會經濟疲罷下之必然現象。雖統治階級把宋江等用武力鎮壓下去；可是社會經濟疲罷現象依然存在。北方的畜牧民族——女眞乘着中國封建經濟力的疲罷，大舉侵略，攻陷汴京，先後將徽宗欽宗虜去。宋宗室康王構乃南渡建都臨安。其時將驕兵惰，失業農民到處騷動，局勢愈岌岌可危。金兵南下，康王由揚州退臨安，金兵焚揚州而去。金又大舉渡江，進攻臨安，康王航海退溫州。旋韓世宗大敗金於黃天蕩，（公元一一三〇）金人乃

北還，以所得河南，陝西各地與宋降臣劉豫，立爲齊帝，由是宋金情勢，藉豫爲緩衝國，康王始還都臨安，而成南宋與金對峙之局。（註三）中原旣被畜牧民族佔據，這時期的文學有兩種趨勢，一種是文人受了異族侵略的刺激，免去那種花月綺麗的惡習，表現出激昂慷慨的愛國情緒；一種是偏安之局定妥後，有些文人感覺國事無望，作品中只抒寫個人疏淡的情緒。

二、表示激昂慷慨的作品

在政府偏安江左的形勢下，那般慷慨悲歌之士，目睹半壁河山，陷於異族之手，古代文化的中心，千年以來的東西兩都，亦先後淪落，殊有憤激難平之感：文學家當然感受同樣的刺激，在作品上充分地表現民族意識，這可以以岳飛，辛棄疾和陸游等爲代表。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公元一一〇三——一一四一）所部與金人戰皆捷。時秦檜主和，飛屢次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

垂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復國；誓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之語（註四）他的感情既然這樣熱烈，故在其文學作品中，燃燒着民族思想之火。他的名作滿江紅：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削，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年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註五）

岳飛愛國的情緒和痛恨異族的意識，都在詞裏顯示了出來。眞是何等奔放！何等雄豪！

辛棄疾字幼安，山東歷城人。（公元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初爲耿京掌書記，後奉表南歸，高宗授爲承務郞，累遷樞密都承旨，有稼軒長短句十二卷。（註六）他看到當時中國民族受異族壓迫，養成一種豪俠的意志，如破陣子：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

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註七）

棄疾以疆場殺敵，爲民族光榮，在這首詞裏表現出來。再看他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少年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註八）

這不是表現他的英雄慷慨的氣概嗎？但是，他還是沒有出路，於是他便作鷓鴣天：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檐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提銀胡䩮，漢箭朝飛金僕姑。
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註九）

他以隱退爲恨事，在這首詞裏表現出來。

陸游，號放翁，越州山陰人（公元一一二五——一二一〇）他是南宋的大詩人，也是詞家。平生以恢復中原爲志，所以他的作品具有悲壯的愛國熱情，有劍南集詞一卷。（註十）我們看他的詩：

半年閉戶廢登臨，直自春殘病至今。帳外昏燈伴孤夢，簷前寒雨滴愁心。中國形勝關河在，列聖憂勤德澤深。遙想遺民垂泣處，大梁城闕又秋砧。——秋思

昔我初生歲，中原失太平，寧和墓木拱，不見塞塵清。京洛無來信，江淮尙宿兵。何時青海月，重照漢家營。——北望（註十一）

這不是「故國家山」之感嗎？再看他的詞：

雪曉清笳亂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雁門西，青海際。睡覺寒燈裏，漏聲斷，月斜窗低。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 鬢雖殘，心未死。——夜遊宮

中原當日，山川震，關輔回頭煨燼，淚盡兩河征鎮，日望中興運。　秋風霜滿青青鬢，老郤新豐英俊。雲外華山千仞，依舊無人問。——桃園憶故人

壯歲從戎，曾是呑殘虜，陣雲高狼煙夜舉。朱顏青鬢，擁雕戈西戍。笑儒冠自來多誤。　功名夢斷，郤泛扁舟吳楚。漫悲歌傷懷弔古，煙波無際，望秦關、何處？嘆流年又成虛度。——謝池春（註十二）

他受着愛國熱情的燃燒，很想收復失地，而做一個民族英雄。他到臨死的時候，猶念念不忘中原，故示兒詩有：「王師克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之沉痛語。

陳國經，嘉禧淳祐人，有龜峯詞。他的丁酉歲感事的沁園春：

誰思神州？百年陸沉青氈未還。悵晨星殘月，北州豪傑，西風斜日，東帝江山。說和說戰都難算，未必江沱堪晏安。（註十三）

其悲憤，激昂，不在辛陸之下。

張輯字宗瑞，鄱陽人，有東澤綺語集二卷。他的詞，也多淒涼慷慨之音，如月上瓜州：

江頭又見新秋，幾多愁！塞草連天，何處是神州？　英雄恨，古今淚，水東流。惟有漁竿，明月上瓜州。（註十四）

三、表示疏淡意識的作品

宋高宗和一般臣屬沉於聲色，沒有進取的志願與決心，一般無權的文人雖有進取的雄心而無進取的機會，在這種形勢之下，所謂恢復中原，已成爲詩人的夢想。他們也就萬事灰心，意志消沉，在作品中也就充滿了疏淡的意識，不復像少年時那樣激昂了。

我們看棄疾晚年所作的醜奴兒：

少年不知愁滋味，愛上層樓，爲賦新詩强說愁，而今盡識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却道天凉好個秋。（註十五）

這那裏有英雄慷慨的影子？這完全是把世事看透之後所滋透的疏淡意識。

陸游在晚年消極的程度，較棄疾尤爲深刻，幾乎變成田園的隱士了：

過得一日過一日，人間萬事不須謀；鄰家幸可賒芳醞，紅葉何曾笑白頭？——

酒中信草

繞屋清陰台，緣堤綠草織，起蠶初放食，新麥已磨鐮。苦筍先調醬，青梅小蘸鹽。佳時幸無事，酒盡更須添。——山家暮春(註十六)

他消極到「過得一日過一日」，消極到「酒盡更須添」，與他少年「自許封侯在萬里」的意識比較起來，簡直看不出是一個人的作品。不過，意識容易動搖，乃是帶有小資產階性的士大夫階級的階級性，陸游當不能例外。

此外姜夔的作品，也是表現清雋的意識。姜號白石，鄱陽人，流寓吳興，有白石詞五卷。他的名作：

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

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揚州慢

漸吹盡枝頭香絮，是處人家，綠深門戶。遠浦縈廻，暮帆零亂向何許？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老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只算有幷力，難剪離愁千縷。——長亭怨慢（註一七）

四、附金代文學

中原被畜牧民族——金人占有後，在文化上也起了變化。畜牧民族不了解我們典雅的文句，也不需要所謂載道的文句，故產生一種新語體文，以滿足他們的需要；董解元的西廂搊彈詞，即是其時代的產物。陶九成謂金有院本六百九十種，（註十八）足徵其語體文發達之一般。

其後，金代的統治者，感覺到非利用中國人統治中國不可，于是拘留中國的文人，以爲輔助。如吳激本爲宋使，來金被拘，更令其屈服爲臣，這一般被强迫在異族統治下的文人，不能不有懷鄉之思；而懷鄉之思，乃是當時文人很普遍的題材，

如吳激之歲暮江南回憶：

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註十九)

又如蔡松年的大江東去，其思鄉的情緒，何等緊張：

離騷痛飲，問人生佳處，能消何物？江左諸人底事，空想岩岩青壁。(註二〇)

註一：周禮天官：國家財用，皆有會計；惟王及后世子之衣服飲酒等皆不會。

註二：徽宗留意花石，命朱勔領蘇招應奉局事，取其珍異者運送至汴，號花石綱。

註三：宋史，南宋書

註四：南宋書岳飛傳

註五：高中國文讀本(中華書局)

註六：南宋書辛棄疾傳

註七，八，九，十五：稼軒詞（宋六十家詞本）

註十：南宋書陸游傳

註十一：劍南詩鈔

註十二，十六：劍南詞（宋六十家詞本）

註十三：龜峯詞（四印齋刊本）

註十四：東澤綺語集（彊村叢書本）

註十七：白石詞（宋六十家詞本）

註十八：陶九成的輟耕錄

註十九，二〇：金文雅

第十一　畜牧民族統治下的文學

——元代（約公元一二七〇——一三七〇）

一、畜牧民族統治下的社會現象

十三世紀的畜牧民族蒙古種侵佔中國。地域擴張，亞洲全部及歐洲東南小部，盡入蒙古民族統治之下，建設空前的大蒙古帝國。這時候，把他們所統治的土地，劃成九個區域，而組成九個王國；每個王國之中任命一個王，各王皆服從于元室，並且每年向元都的賦稅機關作報告。同時在中國各城市，都有自己的衛隊鎮壓中國人；每隊最少者有千人，有的甚至一萬，兩萬，三萬人，軍隊的總數是難于統計的；惟軍隊中的分子，不一定完全是韃靼人。在這種政治組織和多量的軍隊支配之下，被撤消了的儒教官僚，多陷于失業的狀態。（註一）同時，中國士紳階級的舊文學，已失去支配的威權，自然要產生一種適應社會需要的新文學。這種新文學，不是

替古聖賢傳道的，不是替個人找出路的，不是雕章琢句的，而是適應畜牧民族容易了解的語體文學。

二、戲曲的發達

戲曲爲本階段的主要的文學形態，故「元曲」這個名詞，流行得很普遍。本來，中國的戲曲，發生很早，如春秋時晉之優施，楚之優孟，以機警的言談和滑稽的態度，博得帝王歡笑，已具備戲曲的雛形。漢朝有所謂「俳優」之類，以樂舞娛樂帝王；唐玄宗設梨園子弟，專在宮中表演故事；民間劇也很流行。宋朝有滑稽劇，傀儡戲，影戲，所表演的多爲歷史故事。是戲曲在元以前，已就相當的發達。到了元代，把戲曲分爲下列三部分：

1. 科　演者在舞台上的動作；
2. 白　演者的說話；
3. 曲　演者所唱的辭句。（註二）

因之，戲曲的組織愈進步，愈完密，我們可以說：元代是戲曲的形態的完成期

元代的戲曲爲甚麼很發達呢？畜牧民族，不了解中國文化，不能不做出淺白的戲曲，以供其娛樂或鑑賞，這是元曲發達的根本動力。同時，宋代的語錄，在社會上流行很廣，這也是促成戲曲淺白化的一個動力。

元曲所採取的題材，大半是因襲唐宋小說筆記，如石君寶的曲江池，是改編唐代白行簡的李娃傳而成；馬致遠的黃粱夢；是改編唐代小說枕中記而成；王實甫的西廂記，是擴充唐代小說鶯鶯傳而成；都充滿了封建意識，這是甚麼道理呢？我想恐怕是當時的作者在異族統治之下，不敢發揮自己的意見，更不敢涉及當時社會狀況，特採取過去的題材，以避免文字獄之禍患吧。不過元曲雖採取過去的題材，但其中也反映着當時的商業繁榮，因爲當時的中國商業，幾乎成了世界商業的中心。

三、畜牧民族統治下的戲曲家

元代的戲曲家，王國維把他們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有關漢卿等二十七人，第二期有楊梓等七八，第三期有秦簡夫等四人。（註三）本章所述，只限于第一期作家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四人和第二期作家鄭光祖一人。

關漢卿號已齋叟，大都人。生于金末，元初做太醫院尹，爲元代戲曲家之開山祖。他的戲曲，據鍾嗣成的錄鬼薄載稱有五十八種，大部分已喪佚，今存者，有玉鏡台，謝天香，金線池，竇娥寃，單刀會及續西廂等三十種，其中以竇娥寃與續西廂最有名。竇娥寃是最偉大的悲劇，叙竇秀才因欠蔡婆賬，把自己的女兒送給蔡婆作了媳婦，改名竇娥。又有名賽盧醫者，也是蔡婆的債負人，因爲無法還債，將蔡婆誘至郊外謀害，適遇張驢兒父子救護。驢兒遂欲娶竇娥，以作報荅救死的禮物；但是竇娥不肯嫁給他。驢兒因此製毒藥，謀害蔡婆。不料藥被他父誤服而死，于是驢兒誣告竇娥下毒藥，判决死罪，其中叙竇娥被殺時情景凄慘，臨刑時她呼寃道：如其是寃枉，頸血飛濺在丈二百練上，雖是六月，也要下雪。這顯示了由高利貸所

引出來的殘酷。玆錄本曲的詞句的一段：

（鬥蝦蟆）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著這般病疾，値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濕，或是飢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緞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日，撒手如同休棄。不是竇娥忤逆，生怕旁人論議。不如聽咱勸你，認箇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脚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悽愴淚。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註四）

王國維稱：「此曲直是賓白，令人忘其爲曲，」（註五）足徵淺白之一般。

王實甫，大都人，其生死年月不可考，據一般文學史家稱爲金末元初的人，玆姑從其說。他的作品，涵虛子所著錄者凡十三種，錄鬼簿所著錄者則有十四種，多嬌紅記一種。今傳于世者，有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四丞相高會麗堂春，絲竹芙蓉亭

及月夜販茶船數種，尤以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爲最有名。全劇共分五本，實甫作四本，漢卿續一本。其第一本劇名張君瑞鬧道場，叙的是張君瑞過滿城時遊普救寺，在佛殿上遇見了寄居寺傍的崔相國之女——鶯鶯。她于顧盼中表示留情，君瑞遂因之神醉，遷住寺中，不復行。某夜，鶯鶯燒香時，君瑞曾隔牆故意吟了一詩給她聽，她依韵和了一首。三月十五日，崔夫人爲已故相國做道場，君瑞藉搭齋之名，復與鶯鶯一晤。第二本劇名崔鶯鶯夜聽琴，叙述鶯鶯的艷名，爲將軍孫飛虎所聞，率了大批人馬包圍普救寺，欲娶鶯鶯爲妻。崔夫人在這種危急的形勢下，不得已向大衆宣佈：誰能打退賊兵，無論僧俗，甘當將鶯鶯嫁他爲妻。君瑞便乘機獻策，一面用緩兵計，穩住了飛虎，一面遣和尚惠明，持書到白馬將軍杜確處求救。杜爲君瑞的好友，聞耗是夜而來，擒了飛虎，解了圍，至此，君瑞，鶯鶯，紅娘，都以爲此段姻事可告段落；不料崔夫人設宴酬謝君瑞時，命鶯鶯以兄妹之禮相見。此中原因，就是鶯鶯原已許下了她的內姪鄭恒爲妻。君瑞因此鬱鬱不樂，連紅娘也爲之抱不平

，乃勸君瑞夜半彈琴，以探鶯鶯之心，而鶯鶯亦爲所動。第三本劇名張君瑞害相思，敍述君瑞見了紅娘，將一封信托紅娘送交鶯鶯；但是紅娘不敢將信直交小姐，只放在粧盒中，待他自見。鶯鶯見了信怒責紅娘一番，然後寫覆書，命紅娘交君瑞。當紅娘交信時，把小姐責罵的情節述了一篇，使君瑞聽了大爲惶恐；及拆閱覆信，讀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便喜形于色。夜間，他依約踰牆相從，鶯鶯見之，竟責以大義，使君瑞羞愧而退。自經過這個波折後，他便大病了，夫人命紅娘去問病；鶯鶯乘機遞君瑞一封信，約君瑞今夜相會；君瑞見信後，病竟不治而愈。第四本劇名草橋店夢鶯鶯，敍述當夜鶯鶯果然依約到君瑞書齋來，終夜無語；天未明，紅娘便來捧之而去，君瑞如在夢中。自此，兩人的感情愈爲密切了。不久，便爲老夫人察覺，敲打紅娘，追問其究竟，紅娘遂直訴其事。夫人在無可奈何之中，便答應了這椿親事；惟須逼着君瑞必須上京求名後方可完婚；君瑞不得已，便別了鶯鶯上京而去。鶯鶯送他到十里長亭，依依話別；當夜，君瑞離了蒲東二十里，歇

于草橋店，輾轉不能寐。在夢中得見鶯鶯追來要求同行；但爲軍卒禁止，君瑞以言嚇退了軍卒，抱了小姐，誰知所抱的是琴童，在失望中而覺醒。實甫的崔鶯鶯待月西廂記至此而止。在這些情節裏，顯示了封建社會裏的豪强欺凌弱寡，竟有搶婚的事實發生。同時又顯示了那種虛僞的貞操觀念，已經不能範圍當時女子的心理，而有私奔的事實發生。他如封建社會之崇拜爵御，也在這裏顯示了出來。實甫所寫他倆離別的辭句，極其悽美：

(正宮端正好) 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四邊靜) 霎時間杯盤狼籍，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意徘徊，落日山橫翠。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夢也難尋覓。

(一煞)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作美，淡烟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馬嘶，我爲甚麼懶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何載得起。（註六）

（收尾）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遍人間煩惱塡胸臆，思量這大小車兒，如

白樸字仁甫，眞定人，是關王的繼承者。所作戲曲共十五種，今存者，只梧桐雨和牆頭馬上兩種。此外還有東牆記，流紅葉及一箭射雙雕三劇的殘文，見于鄭振鐸所輯的元明雜劇輯逸中。梧桐樹是他的名作，叙述楊貴妃死後，唐玄宗鎭日思念，到處的景物，都是添愁的資料，尤其是深秋雨打梧桐時。他所寫的辭句也極悲慘：

雨，一陣陣梧桐葉凋，一點點滴人心碎了，枉着金井銀床緊圍繞，只好把潑枝叶做些燒鋸倒。（註七）

馬致遠號東籬，大都人。任浙江行省務官。他的劇共十四種，現存漢宮秋，薦神碑，岳陽樓，黃粱夢，青衫淚，陳摶高臥，三度任風七種，其中以漢宮秋最有名。漢宮秋叙述昭君出塞及自盡經過，並叙述元帝思念之殷。他所寫的辭句很眞摯：

（梅花酒）呀！對着這迥野凄凉，草色已添黃，兎起早迎霜。犬褪得毛倉，人搠起纓鎗，馬負着行裝，車運着餱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黃昏；月黃昏，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註八）

鄭光祖字德輝，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他所作凡十九種，今存搊梅香翰林風月，醉思鄉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和周公輔成王攝政四種。其中以倩女離魂爲最有名。劇中述張倩女與王文舉指腹爲親。文舉上京應舉拜岳母，倩女魂亦隨之赴京，在文舉赴京的三年中，倩女臥床不起，及文舉歸來，倩女病亦大愈。其辭句錄后：

（迎仙客）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道

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着數萬里。爲數歸期，則那竹院裏刻徧琅玕翠。(註九)

註一：元史

註二：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元劇之結構

註三：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元劇之時地

註四：鍾嗣成錄鬼簿

註五：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元劇之文章

註六：西廂記

註七，八，九：臧晉叔元曲選

第十二　新封建化時代的文字

——明代（約元一三七〇——一六〇〇）

自朱洪武驅逐蒙人，統一中國後，在土地關係方面和政治方面，都趨向於「古典的形式」，促成封建制度再度的復興。

當時土地關係，據沙發諾夫說：

當明代初年，土地分成了兩種：國有土地和私人的土地。國有土地佔全國耕地八分之一；而蘇州浙江及江南兩省交界的地方私人的土地佔十五分之一，其餘盡屬國有。……這些國有土地大部分配給王侯，皇室的親族，僕役，宦官，國有的寺院及邊境的官吏和兵士去了。

牠的發展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十五世紀的末葉，在京畿一區除了五所皇莊之外（一·二八〇·〇〇〇畝），還有三三二所官莊，這些都是皇帝賜給官僚或宮

廷的幸臣的．佔地約爲三．三一〇．〇〇〇畝。自武宗即位之後，（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年）情形更是惡劣。在京畿一區，皇室農莊計有三百所之多。此外各地還有王侯所屬的土地，有些王侯領有的官莊多至七十萬畝。許多幸臣的土地一部分是皇帝賜與的，另一部分是搶刦人民的。當肅宗在位的時代（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在河南，山東和直隸强佔的土地有四百萬畝，後來都讓與他的愛子福王去了。以後所處的時代更是惡劣，宮廷的幸臣是很尊貴的，政府左右都是將土地賞賜給親王，他們的女兒和其他的人；另一種侯爵是親王的夫人，她們每一個領有土地有百萬畝之多，民衆則陷於痛苦和失望之中。（註一）

土地被封建領主這樣佔有和集中，而在政治方面又怎樣呢？我們要知道：「土地是政治權力的來源，政治權力表現在封建土地私有的形式」。當時的政治現象充分地表現君主專制的淫威，其最著者：

1.徙江南富民十四萬戶于中都，防止他們異動；

2.大封宗室，協助明室鎮壓一切；

3.不設宰相，大權集於一身；

4.以八股取士，閉錮士大夫階級的思想；

5.興文字獄，以箝制士大夫階級的言論；（註二）

這些政治現象，無非是封建階級感覺權力動搖，不能不擴大其權力以求其生命的延續。因之，在這種政治形態下的文學，有兩種對立的傾向：一種是擁護封建政權的表向，一種是封建社會的遺殼的暴露。

二、表示擁護封建政權的意識

一般依附封建統治階級的士大夫階級，封建意識非常濃厚，其作品在君主意志和朱注六經支配之下徒事摹仿，故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出現，高啟及前七子後七子即是其代表者。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元末避亂松江青邱，故自號青邱子。他與揚基，張羽，徐賁等詩人並稱，號爲吳中四傑。著有吹台集，鳳台集，婁江吟稿，姑蘇雜咏，死時只有三十九歲。他的作品，一味摹古，紀曉嵐評之曰：

> 啟天才高逸，據有明一代詩人之上。其于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宋似宋——振元末纖穠褥麗之習，而返之於古，（註三）

其後，李夢陽出世，復古運動，愈形緊張。他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稱前七子。認定作詩文應尊重模擬，故云：

> 今人摹臨古帖，不嫌太似：詩文何獨不然。（註四）

他把唐宋的文章全部抹煞，而以秦漢爲依歸，故又說：

> 西京以後，作者勿聞矣。（註五）

再後，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亦爲復古健將，號稱後七子。

三、表現封建社會的遺殼

一般沒有出路的士大夫階級的作品，在暴露封建制度的矛盾。尤其側重權貴豪紳肉慾生活和官吏豪紳搾取平民的描寫。

我認定新興的傳奇與小說爲明代文學的主幹，便覺得他在文學史上自有他的進步。現在先講傳奇。

傳奇體的戲劇之產生，乃由於元曲之繁衍。王世貞說：

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元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註六)

這雖然沒有道出文學變遷的因素，但可從此數語看得文學進步的軌跡來。傳奇與元曲的差別，據胡翼雲所見：

1.元戲大都限於回折，傳奇則不限制齣數，可以多至數十齣；

2.元劇每折一調一韻到底，傳奇則一齣不限一調，且可换韻；

3.元劇全曲由一人獨唱，傳奇則凡登場的劇中人皆可唱曲；

4.元劇多用楔子，傳奇則無楔子，但把第一齣叫做開場或家門，以說明一篇的大意。（註七）

我以為除了上述四點不同外，還有一點不同，就是南曲的詞句較北曲要「優雅」一點，這恐怕是明代的士紳階級，感覺到北曲「嘈雜」，不合口胃，致有此等改變罷。

明代傳奇，存於今者尚有二三百種，而以琶琵記，和荊釵記四傑作為最有名。琵琶記為高明所撰，明字則誠，永嘉人，為南曲首創者。元至正間進士，授處州錄事，辟丞相掾，後避亂居鄞縣，作琵琶記。元亡後，明太祖遣使徵召，以病辭。琵琶記共二十四齣，敘蔡邕中狀元後，牛丞相强把女嫁給他，蔡妻趙五娘在家備極辛苦以供奉公姆；時年歲飢饉，蔡氏家徒四壁，五娘則領義倉米以維生計。繼而

公姆先後逝世，五娘剪髮賣錢，又得張太公之助，得買棺營葬。後自畫公姆眞容負之，作道姑裝束，彈琵琶，沿途乞食，入都尋夫。至洛陽，始與蔡邕相會，夫妻團圓，牛氏亦大爲感動，自執姊妹之禮。後來蔡邕攜兩妻歸鄉，致謝張太公，服喪守禮。牛丞相說：「一來蔡伯喈不忘其親，二來趙五娘孝于舅姑，三來我的小姐又能成人之義，一門孝義如此，理當保奏，請行旌表，」這是本曲的大概。在本曲中，以趙五娘喫糠尋夫兩齣最動人：

（三仙橋）一從他母死後，要相逢不能夠，除非夢裏，暫時略聚首。若要描，描不就；暗想像，教我未描先流淚，描不出他苦心頭，描不出他飢症候，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兩眸。只畫得他髮颼颼，和那衣衫敝垢，若畫做好容顏，須不是趙五娘的舅姑。（註八）

從這曲的情節和詞句看來，充分地表彰封建社會的節義，眞是替封建階級的良好宣傳品，宜乎封建統治者——明太祖讚賞道：「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

高明琵琶記如珍饈百味，富貴豈可缺耶！」

荊釵記是明寧獻王所作。寧獻王名朱權，爲太祖的第七子，號丹邱，著有太和正音譜。荊釵記共四十八齣，叙述宋王十朋與錢玉蓮訂婚，以荊釵爲聘禮。後十朋赴京應試，中狀元，修書回家，乃彼之朋友孫汝權因落第回鄉，欲奪玉蓮爲妻，私改王信，謂王已娶丞相之女，特修書與玉蓮離婚。玉蓮的繼母亦逼着她改嫁孫汝權。玉蓮不從，被迫投江，爲錢安撫所救。後來幾經波折，十朋終與玉蓮結婚。（註九）在這個情節裏，顯示家庭制度的缺陷。

劉知遠，一名白兎記，不知作者爲誰。叙述劉知遠微賤時與富家女李三娘結婚。後知遠爲妻兄所逐，李三娘亦爲兄嫂所虐待。三娘尋生一子，自已將臍帶咬斷，命之爲咬臍郎。因兄嫂欲害此子，她只得託老僕將子送至劉知遠處撫養。時知遠已另婚岳氏，以討賊有功，升爲九州安撫使。咬臍郎長成後，通武藝，某日因追一白兎，遇三娘，終得夫妻母子團圓。（註十）這顯示了封建社會的忠義。

拜月亭，亦名幽閨記。不知作者爲誰。敘述金元混戰時代，貢生蔣世隆與妹瑞蓮，丞相海牙子興福，王尙書女瑞蘭，都在逃難中相遇，後來經過種種艱難困苦，結果世隆與瑞蘭結婚，瑞蓮亦嫁武狀元興福。（註十一）這顯示了當時社會的混亂。

殺狗記爲明初徐仲由所作。敘述孫華是一酒色之徒，常與惡少往來，因虐待其弟孫榮。其妻楊氏最賢慧，屢勸華不聽，因設計以殺狗爲殺人，待其醉歸，佯告殺人事，夜中夫婦求朋友某幫助運屍城外，某恐連累不許，于是求弟榮幫助，榮慨然往助，從此華遂痛悔前非，善待其弟。後其友某索酒食于華家，華不招待，某懷恨而將其殺人訴之于官，但楊氏質于法庭，到城外掘穴檢視，果然是狗。因是某以誣告受罰，孫氏一門蒙朝廷褒封。（註十二）這闡發了封建社會的夫義婦節，兄友弟敬的倫理。

明代小說，非常發達，現在要把小說發達的理由補說幾句：

明成祖遣鄭和太監下西洋，其動機本在尋找惠帝以鞏固其自身的統治權，在表

面上看來，只有政治上的意義。然而在無意識中使東西文化接觸，使中國文化注入少許的新血液，愈使中國社會趨于複雜化，愈使中外商品貿易頻繁。中國過去的文學形式，不能抓住這樣複雜的社會，已在前兩章敘述過；即新出的戲曲，以限于排演的關係，也不能抓住很複雜的社會，于是長篇小說應運而生；小說遂在本階段佔文學主要的形式。

在本階級最著名的小說，要推水滸傳和金瓶梅了。

水滸的作者爲誰，歷代學者聚訟紛紜。在科舉時代，以作小說爲末技，作者每自諱其名，這是作者傳說不一的根本原因。茲介紹幾個不同的說法于後：

1. 施耐菴所作說　胡應麟主此說：

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原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常入市肆，細閱故書于敝楮中，得宋張叔夜禽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

由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某亦效之，爲三國志，絕荒鄙可嗤也。（註十三）

2.羅貫中所作說　王圻主此說：

水滸傳羅貫中著。貫字本中，杭州人。編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郎瑛在七修類稿中也主此說，曲亭馬琴也依據此說。

3.兩人合作說　李卓五本底水滸傳，題爲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是他主張兩人合作似的。

4.施作羅續說　金聖歎在水滸傳卷首辯之；在十七回裏這樣說：

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群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

我們以爲作者是甚麼人，與水滸傳本身價值沒有什麼關係，用不着多費時間去

討論，去考證，反正是元末明初的作品，這是大家都是沒有疑問的。

它的本子，至少有三種：

1. 明中葉嘉靖間，武定郭勳家中傳出一百回本；

2. 後來又有一百二十回本，新鐫李氏忠義水滸全書；

3. 金聖嘆評定之七十回本。

本子雖不同，而題材取自南宋梁山泊故事，則是一致的。宋史二十二卷載徽宗宣和三年事：

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東京，江北，入楚海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卷侯蒙傳云：

宋江寇東京，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討方臘自贖。

宋江等嘯聚梁山泊，勢力最盛，在宋末已遍傳民間；到了元朝就有表演梁山泊好漢的戲曲，如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唐進之的梁山泊黑旋風負荊，李文蔚的燕青博魚等（據元曲選），可見水滸故事，在元朝就已傳得很普遍；到了元末明初，才有有系統的，具備小說形式的水滸傳出現。

水滸的情節很複雜，無法敍述；大致是描寫貴族豪紳剝削平民的狀況和崇拜英雄俠士的心理。

我們看水滸第六回的豹子頭誤入白虎堂的情節，就可以看見這類意識：

恰纔飲得三杯，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忙問道：在那裏！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個詐見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逕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個人拏着彈弓吹筒黏竿，都立在欄杆邊，扶梯上一個少年的後生，獨自背立著

，把林冲的娘子攔著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淸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妻子調戲。林冲趕到跟前，把後生肩胛只一板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郞兒子，在房內爲子，本是叔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强，專一愛淫壞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口爭，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板將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軟了手。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是曉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閒漢見鬧，一齊攏來勸道，敎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動。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著瞅那高衙內，衆閒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並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三十個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

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裏去。智深道：我來幫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荊婦，故特無禮。林冲本待要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著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敎他吃洒家三百鐵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著師父道：俺們且去，明日和他再理會。智深提著禪杖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阿哥明日再得相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並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閒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著迷，怏怏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兩三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個幫閒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高衙內意思，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閒坐，那富安走

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著。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個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不敢欺他，這個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彀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許多好娘子，不知怎的只愛他，心中著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侯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侯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吃酒，敎他直去樊樓深閣裏吃酒，小閒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敎頭和陸謙吃酒，一時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著甜言蜜語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閒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

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敎頭在家嗎：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裏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同兄去吃三杯解悶。林冲道：小坐拜茶，兩個吃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林兄到家去吃三杯，林冲娘子赶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閒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吃兩杯。當時兩個上了樊樓內，占個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按酒。兩個敘說閒話。林冲吃了八九盃酒，因要小遺，起身道：我去淨了手來。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裏。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麽？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個時辰，只見一

個漢子，慌忙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吃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叫娘來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桌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唣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忙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地裏尋官人不見，林冲見說，吃了一驚，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扶梯上，却已關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淸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裏，又聽的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得回轉。林冲立在扶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得是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高衙內吃了一驚，斡開樓窗，跳牆走了，林冲上得樓來，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厮汚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女使錦兒接着，三個人一處歸家

去了。（註十五）

後面還叙述高俅內將林冲誘至白虎堂逮捕，更買通禁卒陷害林冲的生命，寫得非常生動。我們在這些情節裏，可以看到封建社會的官吏富豪，不僅剝削民財，而且還强姦婦女；更可以看見那般依附官吏豪富而生存的爪牙，如何替他們的主人盡忠而帮同其主人來欺凌民衆的姿態。至於禁卒苛待罪人的殘酷，更血淋淋的顯示了出來。後來魯智深仗義救林冲，更顯示了封建社會崇拜豪俠的心理。

我們再看他的十六回，在顯示貴族豪紳剝削平民：

吳用引着阮家三兄弟，到了晁家莊上，相見後，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殺豬羊，安排燒紙；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香花燈燭，擺了夜來煮的豬羊燒紙，衆人見晁蓋如此志誠，盡皆喜歡，個個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誅地滅，神明鑒察，六人都說誓了，燒化紙錢……吳用定了

計策，使白勝假裝一個賣酒的。走上黃泥岡唱着一首山歌：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註十六）

作者把當時被壓迫階級那一種微弱的階級意識的覺醒表現出來，所以說公子王孫把扇搖，所以那般所謂俠義之士要路截不義之財。

金瓶梅的作者是誰，無從考證，在封建社會裏認爲這種書是誨淫的書，所以作者不敢書名。其實這部書抓住了時代精神。在十五世紀的時候，帝王沉醉於淫慾生活中，自明成化到嘉靖年間，有方士李孜，僧繼曉因獻房中術而抓到富貴的地位；陶仲文進紅鉛而官至光祿大夫，因此，當時的士大夫莫不競談閨中方藥，這種淫慾的風尙，普遍於社會，那些權貴豪紳強奪良民婦女，買婢納妾，以滿足個人的性慾。（註十七）這種社會現象反映到文學上去，遂產生金梅瓶小說。本書的主人公是西門慶，他是一個土豪劣紳，因爲賄賂蔡京，也做金吾衞副千戶；他有一妻三妾，還不

能滿獸性，引誘潘金蓮，酖殺其夫武大郎。作者把他那種縱慾橫霸的姿態，寫得極生動。(註十八)

此外，還有一部三國志，是一部歷史小說；(註十九)一部西遊記，是一部神話小說，(註二〇)其價值雖遠在水滸和金瓶梅之下，然而在中國社會裏也還發生相當的影響。

註一：中國社會發展史

註二：明史

註三：四庫提要

註四，五：陳因明詩紀事

註六：王世貞藝苑卮言

註七：胡雲翼中國文學史

註八：琵琶記

註九：荊釵記

註十：白兎記

註十一：幽閨記

註十二：殺狗記

註十三：胡應麟莊嶽委談

註十四：王圻續文獻通考

註十五，十六：水滸傳

註十七：明史

註十八：金瓶梅

註十九：三國志

註二〇：西遊記

第十三章　封建制度迴光返照時代的文學

——清代（約公元一六五〇——一八五〇）

一、封建制度迴光返照時代的社會現象

自滿清入關後，一方面摧毀明代的封建領主，使土地由集中又回復到分散的狀態；一方面使軍官和官吏幫助人民耕種空地，盡了特殊的作用，形成維持新封建官僚的泉源；耕地之擴大，自動的擴張了封建官僚基礎。不過，在封建官僚基礎擴大的行程中，因爲農村經濟的生產條件之惡化，高利貸得以發展，土地遂由封建形式財富一變而爲封建官僚及高利貸統治的附屬物，把封建制度建築在行將崩潰的殘基上。在政治方面，於重要的都市，駐滿洲八旗，鎮壓漢人；幷與文字獄以箝制漢人的思想自由。同時，滿清的統治階級也很聰明，感覺到單靠軍隊和文字獄來高壓，是不中用的。幷用牢籠政策——開博學鴻詞科，纂修巨籍，以網羅人材；更表彰朱

程理學，以作統治之强有力的武器。（註一）在這種政治形態之下，促成考據學的興盛。而文學呢，也就形成兩個不同的傾向：一是在擬古的形式上表現士大夫階級吟風弄月個人享樂的意識，甚至透露了擁護封建制度的意識，一是顯示封建社會的矛盾和封建貴族的奢侈生活。

二、表示吟風弄月和擁護封建社會的意識

清代初年，因爲統治者的引誘與壓迫的關係，文學思潮，始終傾向於復古。茲分文與詩兩方述之：

I. 文　清代的文，有駢文與散文之分。清初駢文，在文學界造成很濃厚的氣氛。當時漢學家在研究學術的主張上最反對宋明理學，故對於宋明學者所倡導的古文也極力反對。他們所提倡的，是唐以前的駢偶文學。自然在思想不自由的氣壓下，祇有從文學的形式上去努力，注意到詞藻格律，這也不是偶然的事，清初最有名的駢文家，要推陳其年，吳綺，和章藻功諸人。

陳其年，號迦陵，宜興人，著有湖海樓集。嘗說：「吾胸中尙有駢體文千篇，特未暇寫出耳。」（註二）他的作品，大抵撮取經史詩歌小說之典物故事雋語，類集爲冊，以便逢題卽寫，敷衍成文，故爲量甚鉅。且爲當時文人所重視，汪琬稱美其文曰：「唐以前所不敢知，自開寶以來，七百年無此等作矣。」（註三）此後，風氣所及，駢體文更發達，繼之者，有邵齊燾，袁枚，吳錫麟，洪亮吉，孫星衍，孔廣森，劉星煒，曾燠等，號稱八大家，洪亮吉爲諸家中的最著者，他是一位極端的駢文家，論經學的文章也用駢文。其重要作品，據譚献所別舉的，有：「紀昀四庫全書進呈表，胡天游一統志表，禹陵銘，胡浚論桑植土官書，陸繁弨吳山伍員廟文碑，吳兆騫孫赤崖詩序，袁枚與蔣苕生書，汪中自叙，琴台之銘，孔廣森戴氏遺書序，阮元葉氏廬墓詩文序，張惠言黃山賦，七十家賦鈔序，孫星衍防護昭陵之碑文，樂鈞廣儉不至說，此十五篇者，皆不媿八代高文，唐以後不能爲也。」（註四）

其後古文運動再起，與駢文對立。本來，在淸初的文章家，如侯方域，魏禧，

汪琬，姜宸英等，卽皆以能古文負盛名；惟不能與駢文對抗。至桐城方苞，乃大唱古文義法，以鼓動當代文壇，并製定幾條限制作古文的條例：

1. 不可入語錄中語；
2. 不可入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
3. 不可入漢賦中板重字法；
4. 不可入詩歌中雋語；
5. 不可入南北佻巧語。（註五）

方氏一大張旗鼓，風靡一時，其同鄉姚鼐起而闡其說，古文愈見興盛，以作載封建之道的工具。他說：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寓其粗；中而寓其精；終而寓其精者，而遺其粗者

，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盡變古人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註六）

姚氏爲文，近法歸有光，方苞，而追擬韓愈爲不祧之宗，爲一代文宗，而「桐城派」這一個名字就跟着出來了。其弟子管同，梅曾亮，方東樹的作品，也很有名；後繼者有曾國藩，爲古文派沒落時之最後殿軍。

2.詩　清代的詩，也逃不了時代的傾向，大都是摹倣的，復古的，是詩匠的詩。詩人的代表者，當推錢謙益與吳梅村了。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明崇禎時爲禮部尙書，清兵南下時，謙益出降，授禮部侍郎，兼秘書院學士，其詩藻麗而沉鬱，我們看他的盛集陶落葉詩：

秋老鐘山萬木稀，凋傷總局規塵飛，不知玉露涼風急，只道金陵王氣非。倚月素娥徒有樹，履霜紅女正無衣。華林慘淡如沙漠，萬里寒空一雁歸。（註七）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崇禎時進士。明亡後亡居鄉里，晚年爲秘書

侍講，遷國子祭酒。其名作為鴛湖曲，圓圓曲，一敍崇禎與田貴妃事，一敍歌妓陳圓圓與吳三桂事，大致摹擬白居易長恨歌作風。

此後詩壇大師為王士禎，字貽上，自稱漁洋山人，山東歷城人，仕至刑部尚書，他的詩如秋柳詩，盡是堆砌典故；其他的詩，透露了個人享樂意識，如送胡耑孩赴長江：

青草湖邊秋水長，黃陵廟口暮煙蒼；布帆安穩西風裏，一路看山到岳陽。

(註八)

他的詩的理論，主甚麼「神韻說」，以詩有化境，有天機神化之妙，力主詩須回復唐代王維孟浩然，這也是他沒有出路，才是如此的。

再後為袁枚。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世稱隨園先生。著有隨園詩集，隨園詩話，其作詩理論，提倡性靈說，以詩是從人性情中來，故反對神韻派。他的名作：

憶昔童孩小，曾蒙大母憐，勝衣先取抱，弱冠尙同眠。髻影紅燈下，書聲白髮前，倚嬌頻索果，逃學免施鞭。敬奉先生饌，親裝稚子棉。掌珠眞護惜，軒鶴望騰騫，行藥常扶背，見花厚撫肩。親鄰驚寵極，姊妹妬恩偏。玉階臚傳夕，秋風榜發天。望兒終有日，道我見無年。渺渺言猶在，悠悠歲幾遷。果然宮錦服，未拜墓門烟。反哺心雖急，含飴夢已捐，恩難酬白骨，淚可到黃泉，宿草翻殘照，秋山泣杜鵑。今宵華表月，莫向隴頭圓。（註九）

這是透露了個人的回憶與感傷。

同時有趙翼，蔣士銓，沈德潛等均以詩著名。袁蔣趙稱爲乾隆三大詩家，此外有翁方綱，詩主江西派。

三、顯示封建社會的矛盾

清代的小說，已深入社會，且能反映時代精神，爲當時文學的主要形式。其最有名的小說，要算紅樓夢和儒林外史：

紅樓夢原名石頭記，又名金玉緣。作者自云：一名情僧錄，或名風月寶鑑，又名金陵十二釵。作者爲曹雪芹。曹名霑，又號芹圃，漢軍正白旗人。（公元一七一九——一七六四）祖寅父頫俱爲江寧織造。寅曾作楝亭詩鈔，著傳奇二種，幷刻書十餘種；好藏書，家藏精本二千餘種。清世祖五次南巡，曾有四次以寅之織造署爲行宮，雪芹于幼年時代，即生長于豪華的環境中。後頫卸任，雪芹隨父歸北京，時年僅十歲。後家庭衰落，到中年時，雪芹乃至貧居郊外，啜饘粥。紅樓夢即作于此時。乾隆二十九年，殤子，雪芹傷感成疾，數月而卒，年四十餘。（註十）

紅樓夢是反映着康乾昇平時代的貴族的脂粉生活。但是有些無聊的學者，無端自攪的索隱起來：

1. 王夢阮說紅樓夢暗射清世祖與董鄂妃，兼及當時的諸名王奇女。——把寶玉射清世祖，黛玉射鄂妃（註十一）

2. 蔡元培以爲紅樓夢是敘述康熙朝政治狀態——金陵十二釵，爲暗示江南清初

初時的名士。（註十二）

3.俞樾等以爲紅樓夢是記述納蘭成德的事。（註十三）

以上各家索隱，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出世後，證明是雪芹自身的寫照，于是紅樓夢索隱之風才告一段落。

紅樓夢眞能抓住時代精神，在第十七回裏，把乾隆時代那種奢侈之風盡量地顯示了出來。第十七回是敘榮國府歸省慶元宵的情節，修理大觀園工程之大，雖廿世紀的公園也不過如此，單就室內裝飾，也就令人驚訝。試看採辦人賈璉報告：

粧蟒灑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綢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一百掛，金絲籐紅漆竹簾一百掛，黑漆竹簾一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掛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牀裙，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註十四）

這種奢侈的程度，豈不駭人聽聞？再看第十八回敘述元妃省親的一段：

賈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歎道：「太奢華過費了！」忽又見監跪請登舟。賈妃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勢若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卻用各色綢綾紙絹及通草為花，粘于枝上，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諸燈亦皆係螺蚌羽毛做就的，上下爭輝，水天煥彩，真是琉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了。

于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繞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註十五）

描寫封建貴族的奢侈生活，在紅樓夢裏到處可看見。同時並顯示了這種奢侈生活，乃是封建制度發展，崩潰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現象。

書中的主人公——賈寶玉乃是雪芹少年時代的自畫像。

其次儒林外史，爲吳敬梓所撰。吳字敏軒，安徽全椒人。（公元一七〇一——一七五四）有詩說七卷，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詩七卷，早已遺佚。這部書描寫出一個科舉時代的齷齪社會，刻畫出士紳階級的好名利，貪吝，迂鄙的姿態，掊擊封建殘餘下的禮教。他這樣大胆攻擊舊封建勢力，正表現了商業資本與封建勢力的矛盾，並顯示了封建勢力逐漸失了支配社會的威權。（註十六）

儒林外史第二回，有一段描寫科舉的神秘性：

周進道：「老先生的硃卷，是晚生熟讀過的；後面的文章，尤其精妙。」王舉人道：「那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進道：「老先生又過謙了，却是誰作的呢？」王舉人道：「雖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別人作的。那時頭場初九日，天色將晚；首篇文章還不曾做完，自己心裏疑惑，說：「我平日筆下最快，今日如何遲了？」正想不出來，不覺磕睡上來，伏着號板打了一個盹；只見五個

青臉的人，跳進號來，中間一人，手裏拿着一枝大筆，把俺頭上點了一點，就跳出去了。隨即一個戴紗帽紅袍金帶的人，揭簾子進來，把俺拍了一下，說道：「王公請起！」那時俺嚇了一跳，通身冷汗，醒轉來拿筆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可見貢院裏鬼神是有的，俺也曾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座師，座師就道：「俺該有魁元之分。」正說得熱鬧，一個小學生送倣來批，周進叫他：「擱着」。

在第十九回裏，顯示了科舉制的弊端，就是那替考的事：

潘三道：「李四哥許久不見，一向在那里？」李四道：「我一向在學道衙門前，今有一件事，回來商議，怕三爺不在家，而今會着三爺，這事不愁不妥了。」潘三道：「你又搗些甚麽鬼話？同你共事，你是馬蹄刀瓢裏切菜，滴水也不漏，總不肯放出來。」李四道：「這事是有錢的。」潘三道：「你且說是甚麽事？」李四道：「目今宗師按臨紹興了，有個金東崖，在部裏做了幾年衙門，掙起幾個錢來；而今想兒子進學，他兒子叫做金躍，却是文理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尋

一個替身，這位學道的關防又嚴，須是想出一個新法子來；這事所以要和三爺商議。」潘三道：「他願出多少銀子？」李四道：「紹興的秀才，足足值一千兩一個；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兩，——只是眼下難得這一個替考的人，裝一個何等樣的人進去？那替考的筆資多少？衙門裏使費多少？剩下的你我怎樣一個分法？」潘三道：「通共五百兩銀子，你還想在這裏頭分一個分子，這是就不必講了；你只好在他那得些謝禮，這裏你不必想。」李四道：「三爺，就依你說也罷了，倒底是怎個做法？」潘三道：「你總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門裏打點也在我，你只叫他把五百兩銀子，兌出來封當鋪裏，另外拿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我總包他一個秀才。若不得進學，五百兩一絲也不動，可妥當嗎？」李四道：「這沒的說了。」

當下說定，約着日子來封銀子。……過了幾日，潘三果然來，搬了行李同行；過了錢塘江，一直來到紹興府，在學道門口，尋了一個僻巷子寓所住下。次日

，李四帶了那童生來會一會。潘三打聽得宗師挂牌考會稽了，三更時分，帶了匡超人，悄悄同到班房門口；拿出一頂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條紅搭包來，叫他除了方巾，脫了衣裳，就將這一套行頭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誤，」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拿着衣帽去了。交過五鼓，學道三炮外堂；超人手執水火棍，跟了一般軍牢夜役，吆喝了進去，排班站在三門口，學道出來點名，點到童生金躍，匡超人遞個眼色與他；那童生是照會定了的，便不歸號，悄悄站在黑影裡。匡超人就退了幾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後，把帽子除下來，與童生戴着，衣服也彼此換過來。那童生執了水火棍，站在那裏，匡超人捧卷入號，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纔交卷出去。回到下處，神鬼也不知道。發案時候，金躍高高進了。潘三同他回家，拿二百兩銀子，以爲筆資。（註十七）

在第三回裏描寫中了亞元的范進，樂到發瘋：在第四回裏描寫范進丁母憂向湯

知縣打秋風那種盡孝的形態；在第五回裏描寫家財十萬的嚴監生那種吝嗇的形態，都非常生動。

註一：清史

註二三：曾毅中國文學史引文

註四：譚献復堂類集

註五：望溪文集

註六：古文辭類纂自序

註七：顧實中國文學史引文

註八：漁洋精華錄

註九：隨園詩集

註十：胡適紅樓夢考證（胡適文存）

註十一：王夢阮紅樓夢索隱

註十二：蔡元培石頭記索隱

註十三：俞樾小浮海閒話（曲園雜纂）

註十四，十五：紅樓夢

註十六，十七：儒林外史

第十四　民族資產階級意識萌芽時期的文學

——清末（約公元一八五〇——一九一九）

一、國際資本主義的伸入與封建經濟的動搖

自鴉片戰爭後，繼之以英法聯軍之役，甲午之役和庚子之役，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隨着炮火而深入中國的農村，使農村經濟和小手工業逐漸破產，固定了三四千年的社會基礎，也就被資本主義之政治力和經濟力把他推到行將崩潰的殘基上。在這種經濟轉變的行程中，反映到政治上者，有太平天國的革命，戊戌政變，義和團的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由政治經濟現象所反映出來的思想：有崇拜西洋文明之郭嵩燾的養吾廬記，把孔子學說從新換上一副面孔之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充滿資產階級意識，之譚嗣同的仁學和梁啟超章行嚴所鼓吹的自由平等的論文。此外，嚴幾道譯入赫胥黎胥的天演論，原富和羣學肄言，這都是由封建社會改變爲資本主義的

表徵。（註一）在這個階段的文學呢，有兩個不同的傾向：一是表示對於封建社會的留戀，一是表示封建社會的殘形和對於近代社會的期望。

二、顯現封建社會的殘形

從資本帝國主義的炮火震動了中國社會基礎後，中國社會迅速地向前轉變，當時的詩人如黃遵憲等便創應時代朝流的新體詩，小說家如李伯元，劉鶚，吳沃堯等便盡量地揭示舊社會的黑幕，翻譯家林紓更進一步介紹西洋資本主義社會的新文學。不過，他們這般人階級意識的覺醒，還是很微弱的。

黃遵憲字公度，嘉應州人，（公元一八四八——一九〇五），著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他是個舉人，充駐日公使參贊，及湖南按察使。當戊戌變法，他也是這運動中的一個人物。他作詩，不守舊法，我們看他的雜感其二：

大塊鑿混沌，渾渾旋大圜。隸首不能算，知有幾萬年？羲軒造書契，今始歲五千。以我視後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

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摶人，今古何愚賢？即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明窗敞流離，高爐爇香烟；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註二）

在這首詩裏，已經暗示社會是進化的，文學也應當隨社會進化，不應當擬古。當時的中國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壓榨之下，他很慷慨激昂，致實際參加變法運動，促進中國這個國家變成現代式的國家，以與帝國主義抗，我們看他的愛國短歌行：

神州萬里風泱泱，崑崙東南海爲疆。岳嶺回環江河長，中開天府萬寶藏。地兼三帶寒暑涼，以花爲國絲爲裳。百品雜陳飲饌良，地大物博冠萬方。

我祖黃帝傳百世，一姓四五垓兄弟。族譜歷史五千載，大地文明無我逮。全國語文同一致，武功一統垂文治。四裔入貢懷威惠，用我文化服我制。亞洲獨尊

主人位。

今爲萬國競爭時，惟我廣土衆民霸國資，徧鑒萬國無似之。我人齊心發憤可突飛，速成學藝與汽機。民兵千萬選健兒，大造鐵艦游天池，舞破大地黃龍旗。

（註三）

這首詞，不僅充滿了民族意識，而且主張造鐵艦和學藝與汽機，這不是主張變更生產的方法嗎？其次，如降將軍歌，度遼將軍歌，聶將軍歌，悲平壤，哀旅順，哭威海等詩，都是資本帝國主義炮火中的創痛哀音。

李寶嘉字伯元，江蘇上元人，別號南亭亭長。（公元一八六七——一九〇六）曾居上海，辦有指南報，游戲報，海上繁華報，爲上海的小報之始創者。他著有：庚子國變彈詞，官場現形記，中國現在記，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尤以官場現形記爲最有名。這部小說共分六十回，顯示了封建社會崩潰過程中的官僚的腐敗。在第十回裏寫江山船上的一個妓女龍珠對周老爺說：

我十五歲上跟着我娘到過上海一盪，人家都叫我清倌人，我肚裏好笑。我想我們的清倌人也同你們老爺們一樣。

去年八月裏江山縣錢太老爺在江頭雇了我們的船，同了太太去上任。聽說錢太老爺在杭州等缺，等了二十幾年，窮的了不得，連什麽都當了，好容易纔熬到去上任。他一共一個太太，兩個少爺，九個小姐。大少爺已經三十多歲，還沒有娶媳婦。從杭州動身的時候，一家門的行李不上五擔，箱子都很輕的。到了今年八月裏，預先寫信叫我們的船上來接他回杭州。等到上船那一天，紅皮衣箱一多就多了五十幾隻，別的還不算。上任的時候，太太戴的是鍍金的簪子；等到走，連那少爺的奶媽，一個個都是金耳墜子了！錢太老爺走的那一天，還有人送了他好幾把萬民傘。大家一齊說老爺是清官，不要錢，所以人家纔肯送他這些東西。我肚皮裏好笑，老爺不要錢，這些箱子是那裏來的呢？……瞞得過我嗎？做官的人，得了錢，自己還要說是清官，同我們吃了這碗飯一定要說

是清倌人，豈不是一樣的嗎？周老爺聽了他的話，氣的一句話也說不出，倒反朝着他笑；歇了半天，纔說得一句「你比方的不錯」。（註四）

他借一個妓女的口吻，來形容官場的貪污。再看他的二十六回：

却說賈大少爺，……看看也到了引見之期，頭天赴部演禮，一切照例儀注，不庸細述。這天賈大少爺起了一個半夜，坐車進城，……一直等到八點鐘，纔有帶領引見的司官老爺把他帶了進去，不知走到一個甚麼殿上，司官把袖一擇，他們一班幾個人在台階上一溜跪下，離着上頭約摸有二丈遠，曉得坐在上頭的就是「當今」了。……他是道班，又是明保的人員，當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預備召見。……賈大少爺雖是世家子弟，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見皇上，雖然請敎過多少人，究竟放心不下。當時引見了下來，先看見華中堂。華中堂是收過他一萬銀子古董的，見了面問長問短，甚是關切，後來賈大少爺請敎他道，明日朝見，門生的父親是現任臬司，門生見了上頭，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沒

有聽見上文，只聽得碰頭二字，連連回答道，多碰頭，少說話：是做官的秘訣。賈大少爺忙分辨道，門生說的是上頭問着門生的父親，自然要碰頭；倘不問，也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道，上頭不問你，你千萬不要多說話；應該碰頭的地方，又萬萬不要忘記不碰，就是不該碰，你多磕頭，總沒有處分的。一席話說得賈大少爺格外糊塗，意思還要問，中堂已起身送客了。賈大少爺只好出來，心想華中堂事情忙，不便煩他，不如去找黃大軍機，……或者肯賜教一二。誰知見了面，賈大少爺把話纔說完，黃大人先問，你見過中堂沒有？他怎麼說的？賈大少爺照述一遍，黃大人道，華中堂閱歷深，他叫你多碰頭少說話，老成人之見，這是一點兒不錯的。……賈大少爺無法，只得又去找徐大軍機。這位徐大人，上了年紀，兩耳重聽，就是有時候聽得兩句，也裝作不知。他平生最講究養心之學，有兩個訣竅：一個是不動心，一個是不操心。……後來他這個訣竅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個外號，叫他做琉璃蛋。……這日，

賈大少爺……去求敎他，見面之後，寒喧了幾句，便提到此事。徐大人道，本來多碰頭是頂好的事。就是不碰頭，也使得。你還是應得碰頭的時候，你碰頭；不必碰的時候，還是不必碰爲妙」。賈大少爺又把華黃二位的話述了一遍，徐大人道，「他兩位說的話都不錯。你便照他二位的話，看事行事，最妥。」說了半天，仍舊說不出一毫道理，只得又退了下來。後來一直找到一位小軍機，也是他老人家的好友，纔把儀注說清。第二天召見上去，居然沒有出岔子。（註五）

這形容官僚的醜態，惟妙惟肖。在封建社會崩潰中的官僚，必然他會卑鄙惡濁，用盡了方法來維持官僚地位。

吳沃堯字小允，別署繭闇，或趼塵，廣東南海人。生長佛山鎮，因自號我佛山人。（公元一八六七——一九一〇）曾客居山東，游歷日本，都不當意。最後寓居上海。曾主撰月月小說，著有電術奇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恨海，

近十年之怪現狀等小說，尤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爲最有名。全書共一百○八回，以自號九死一生爲主人公，歷敘二十年中所聞社會種種怪狀。看他在七十四回裏描寫北京同寓人符彌軒之虐待其祖的故事：

到了晚上，各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隱隱聽得一陣喧嚷的聲音出在東院裏。……嚷了一陣，又靜一陣，靜了一陣，又嚷一陣，雖是聽不出所說的話來，却只覺得耳根不淸淨，睡不安穩。直等到自鳴鐘報了三點之後，方纔朦朧睡去；等到一覺醒來，已是九點多鐘了。連忙起來，穿好衣服，走出客堂，只見吳亮臣李在茲和兩個學徒，一個厨子，兩個打雜，圍在一起竊竊私議，我忙問是甚麼事。……亮臣正要開言，在茲道，「叫王三說罷，省了我們費嘴。」打雜王三便道：「是東院符老爺家的事。昨天晚上半夜裏我起來解手，聽見東院裏有人吵嘴，……就摸到後院裏，……往裏面偷看：原來符老爺和符太太對坐在上面，那一個到我們家裏討飯的老頭兒坐在下面，兩口子正罵那老頭子呢。那老頭

子低着頭哭，只不做聲。符太太駡得最出奇，說道：「一個人活到五六十歲，就應該死的了，從來沒見過八十多歲的人還活着的。」符老爺道：「活着倒也罷了。無論是粥是飯，有得喫喫點，安分守己也罷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飯了，你可知道要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是要自己本事掙來的呢」。「那老頭子道：可憐我並不求好吃好喝，只求一點兒鹹菜罷了」。符老爺聽了，便直跳起來，說道：「今日要鹹菜，明日便要鹹肉，後日便要雞鵝魚鴨，再過些時，便燕魚翅都要起來了。我是個沒補缺的窮官兒，供應不起……，」說到那裏，拍棹子拍櫈的大駡。……駡彀了一回，老媽子開上酒菜來，擺在當中一張獨脚圓棹上。符老爺兩口子對坐着喝酒，却是有說有笑的。那老頭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咽咽的哭。符老爺喝兩杯，駡兩句；符太太只管拿骨頭來逗叭兒狗玩。那老頭子哭喪着臉，不知說了一句甚麼話，符老爺登時大發雷霆起來，把那獨脚棹子一掀，匉訇一聲，棹上的東西翻了個滿地，大聲喝道，「你便吃去！」

那老頭子也太不要臉，認眞就爬在他下拾來吃。符老爺忽的站了起來，提起坐的凳子，對準了那老頭子摔去。幸虧站着的老媽子搶着過來接了一接，雖然接不住，却擋去勢子不少。那凳子雖然還摔在那老頭子的頭上，却只摔破了一點頭皮。倘不是那一擋，只怕腦子也磕出來了。我聽了這一番話，不覺嚇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己打主意。到了吃飯時，我便叫李在茲趕緊去找房子，我們要搬家了。（註六）

這是顯示了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被西洋資本主義摧毀無餘；才有這樣上下無序的紛亂現象。同時，我們看到作者對于這種怪現象沒辦法，只有消極的避免，而以搬家了之，這是他沒有看到這種現象產生的物質因素，所產生出來的辦法。

劉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通算學，行爲放蕩，後忽自悔，閉戶歲餘，乃行醫于上海，旋又棄而學賈，盡喪其資。一八八八年河決鄭州，他投効于吳大徵，治河有大功。後來山東巡撫福潤保荐他奇才，以知府用。他住北京二年，上書請築津鎭

鐵路，不成；又爲山西巡撫與英國人訂約開採山西的鑛，既成，世俗交譏，稱爲漢奸。庚子之亂，聯軍佔據北京，京城居民缺乏糧食，很多餓死的；他就帶了錢進京，想設法賑濟；其時俄國兵佔住太倉，太倉多米而歐人不吃米，他同俄人商量，用賤價把太倉米都糶出來，用賤價糶給北京的居民，救了無數的生命。後數年，政府即以私售倉粟罪之，流死新疆。當他治河時，發現了許多古文字的龜甲獸骨，曾費心研究，著有鐵雲藏龜一書，爲一般治小學者所尊重。他在文學上也有地位，其名著爲老殘游記，即借鐵英號老殘者之游行，而歷記其言論聞見，顯示封建官僚的黑幕。如第十六回敘述剛弼誤認魏氏父女爲謀斃一家十三命重犯，魏氏僕行賄求免，而剛弼即以此證實之：

那衙役們早將魏家父女帶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樣子。兩人跪到堂上，剛弼便從懷裏摸出那個一千兩銀票並那五千五百兩憑據，……叫差役送與他父女們看。他父女回說「不懂，這是甚麼緣故?」剛弼哈哈大笑道：「你不知道，等我

來告訴你，你就知道了。昨兒有個胡舉人來拜我，先送一千兩銀子，說，你們這案，叫我設法兒開脫；又說，如果開脫，銀子再要多些也肯。……我再詳細告訴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爲甚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這是第一據。……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訴他，「照五百兩一條命計算，也應該六千五百兩。」你那管事的就應該說：「人命實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員代爲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却不敢答應。」怎麽他毫無疑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帳呢？這是第二據。我勸你們，早遲總得招認，免得饒上許多刑具的苦楚。那父女兩個連連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實在冤枉。」剛弼把棹子一拍，大怒道：「我這樣開導，你們還是不招？再替我夾拶起來！」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應了一聲「嗄！」……正要動刑。剛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來，我對你說。……你們伎倆，我全知道。你們看那案子是不要緊的呢，你們得了錢，用刑就輕，讓犯人不甚吃苦。你們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過來的

了，你們得了錢，就猛一緊，把犯人當堂治死，成全他個整屍首，本官又有個嚴刑斃命的處分。我是全曉得的。今日替我先撈賈魏氏，只不許撈得他發昏，但看神色不好就鬆刑，等他回過氣來再撈。預備十天工夫，無論你甚麽好漢，也不怕你不招。（註七）

這連當時清官的弊端都顯示了出來，眞是封建社會的末日到了。

此外，曹樸的孽海花，也反映了時代的眞影，據作者自己說：這書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端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註八）又如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焚劍記等，也在反映着時代。

同時，在這個時代，翻譯文學也相當的發達，把西洋資產階級的文學介紹過來

，很合乎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的皮胃。在翻譯文學上最有權威者，要推林紓了。林字琴南，號畏廬，別號冷紅生，福建閩侯人。（公元一八五二——一九二四）用古文譯小說，譯有茶花女，黑奴籲天錄和刼後英雄等小說。茶花女為法國戲劇家小仲馬所作，其中顯示了資產階級渴望婚姻的自由，而受社會束縛那種悽涼的情態。（註九）黑奴籲天錄為十九世紀美國史拖活夫人所作。描寫南美虐待黑奴的殘忍，作者立在人道主義上，灑了滿腔的熱血，同情於這不幸的黑奴，對於解放黑奴戰爭不無相當的影響。這部小說，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高潮中，引起了不少的讀者歡迎。（註十）刼後英雄係史格得所作，也是充滿了資產階級的意識。不過，林紓不懂西文，加之他自己攙入不少的封建意識，這是他的翻譯的缺陷。

林紓除了翻譯小說外，還有幾部創作，一部京華碧血錄，敘述戊戌政變，庚子拳變的事，對於那些引用義和團闖出大禍的王公大臣，真是深惡痛絕。（註一一）一部是蜀鵑傳奇，為反抗拳民暴動而死的吳知縣致其哀感與敬意。（註一二）一部是金

陵秋，敍述辛亥革命南京方面的事。（註一三）一部是官場新現形記，敍述袁世凱稱帝和國會議員的事。（註一四）這些題材，都新鮮活潑的史實。上述這些作家，只是顯示封建社會的黑暗，可沒有指示新出路的積極的意識，這也是當時的社會物質條件不十分完備的關係。

三、表現對封建社會的留戀

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衝破了中國封建經濟時代，封建貴族感覺本階級的權力地位的動搖和沒落，乃發生依依不舍的留戀情態，在文學方面，特以擬古爲最後之努力。因之在這階級的文學，假古董還能在新文學的浪潮中掀起一點餘波，這也僅是一點餘波而已。王闓運，鄭孝胥，樊增祥即是其代表者。

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湖南湘潭人。（公元一八三二——一九一六）咸豐乙夘舉人，後來欽賜翰林院檢討。晚年在衡陽船山書院講學，川湘人士多宗歸之。著有湘綺樓文集八卷，詩集，別集三卷，其他著述尙多，都收到湘綺樓全集。他的詩

大多摹擬古人，以愈古爲愈工。看他的入彭蠡望廬山作：

輕舟縱巨壑，獨載神風高。孤行無四鄰，沓然襲塵勞。晴日光皎皎，廬山不可招。揚帆載浮雲，擁楫玩波濤。昔人觀九江，千里望神皐。浩蕩開荆揚，潨淙要來潮。聖遊豈能從？陽島尙嶕嶢。川靈翳桂旗，山客闕金膏。委懷空明際，傲然歌且謠。（註十五）

又如他的望巫山作：

神山夙所輕，未至已超夷，況茲波澄棹，翼彼亦風吹。眞靈無定形，九面異圓虧。晴雲穴內蒸，積石露嵌奇。江湖汨無聲，浩蕩復逶迤。呼風陵紫烟，嗽玉吸瓊脂。賞心不期遊，誰識道層桑。若有人世情，暫來祓塵羈。（註十六）

據他自己說：「右與望廬山詩，皆學謝赤石帆海，」是這兩首詩是學謝靈運的渡赤石進帆海那首詩無疑。再看他的回馬嶺柏樹歌：

泰山兮寵嵸，下宜柏兮上宜松。松是仙人家，柏作神鬼宮。秦皇昔月無仙才，

欲攀松樹望蓬萊。飄風驟雨不能下，獨立徘徊一松下。後來封禪凡幾君，時君無德況羣臣，霍家都尉死山頂，漢武忽忽旋玉輪。自此羣臣陪法駕，行到松前盡四馬。南看十里柏陰陰，蕭蕭冷冷無妄心。乘輿去後此陰在，士女時來聽玉琴。我昔南往桂陽道，參天翠柏如雲埽。株株自謂棟樑材，千年妄向荒山老。豈知此山百萬株，雲間各有神明扶。八十七君累輿榜，明堂梁棟皆立虛。從臣同來見此柏，亦言名字垂金石，當時解笑秦漢君，今日幾人如李霍。龍藏虎貝幾人殊，大聖栖栖非小儒。潁水索牛滑投鈎，阿衡負鼎悶懷珠。社櫟十圍欺匠石，卞珪三則困泥塗。日暮長風送歸客，且從松子訪盈虛。（註十七）

這是他的七神歌最得意之作。據他自己所說，乃是學李東川的雜興詩中的沈沈牛渚磯一首而來，因爲他最佩服李東川這一首詩。此外如他的擬鮑明遠，擬傳玄，擬王元良，擬曹子建等作，無一不在意味封建權力的動搖，而思擬古有以穩定之。

鄭孝胥字蘇龕，號太夷，福建閩縣人，光緒壬午解元，官至湖南布政使，現爲

滿洲國重要台柱，著有海藏樓詩集。他眞是一位封建餘孽，所以他的詩多半是憑吊封建社會的輓歌。看他的世已亂身將老長歌當哭莫知我哀：

駐顏卻老竟無方，被髮纓冠亦太狂！歸死未甘同泯淚，言愁始欲對茫茫。孤雲萬族身安託？落日扁舟世可忘。從此湖南換兵柄，肯教部曲識蘄王。(註一八)

封建貴族，眼看着自己的階級沒落，只有「長歌當哭」，這也是必然的現象。

樊增祥字嘉父，又號樊山，湖北恩施人。光緒丁丑進士，前清官江南布政使，民國後爲徐世昌大總統時代秘書長，著有樊山全集。他對於西學的輸入，非常憤慨。看他和王梅溪居武林小詩之一：

秋實春華逈不同，夷言掃盡漢唐風。龍頭總屬滿洲去，且置詩人五等中。(註一九)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西洋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哲學，相繼輸入中國來，封建餘孽的詩人，感到一種壓迫，在這首詩裏顯示出來。又如

句律原參造化工，兩間光景信無窮，若無鹽鼓蕹何味？爲有梅花月不同。略取蜀薑生辣意，定須越紙熟槌功，今當萬事求新日，故紙陳言要掃空。（註二十）在這首詩，我們可以看見中國社會意識的轉變，封建餘孽的詩人，自然感覺恐慌，只有發無謂的牢騷了。

此外陳三立，易順鼎也是本階段中吊古的詩人。

註一：文化運動協會成立宣言

註二，三：人境廬詩草

註四，五：官場現形記

註六：二十年來目睹的現象

註七：老殘遊記

註八：孽海花刪改後要說的幾句話

註九：茶花女

註十：黑奴籲天錄

註十一：京華碧血錄

註十二：蜀鵑傳奇

註十三：金陵秋

註十四：官場新現形記

註十五，十六，十七：湘綺樓全集

註十八：海藏樓詩集

註十九，二〇：樊山全集

第十五　封建殘餘與民族資產階級混合統治時期的文學

——五四運動至一九二八

一、封建殘餘與民族資產階級混合統治時期的社會現象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乘着國際資本主義混戰（歐戰）無暇東顧，得到相當的發展，很想摧毀壓迫本階級的封建政權，而易以本階級所需要的德模克拉西的政權。在這種封建制度向資本制度推移的步聲裡，新興資產階級，不斷的與封建殘餘鏖戰，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三一八運動，即是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殘餘鏖戰的具體表現。

在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殘餘鏖戰的行程中，物質方面，發生這樣的變化：

1.大多數人的身上已經是機械生產的洋貨，不再是毛藍大衫，所有大部分的手

工業都已破產。新興的產業雖然不多在中國人手中，然而沿海都市以及交通便利的內地的都市，大都爲外來的資本主義所被化。

2.社會上的生產關係，不再是從前的師傅與徒弟，而是近代的股東與工人。

3.二三千年的帝政，二三百年的滿人的統制，搖身一變而成爲五族共和；原始的大龍旗，一變而爲五條顏色的近代歐美式的幌子。（註一）

至于意識方面，也發生下列的變化：

1.倫常禮教以及對孔子的尊信一掃而空，陳獨秀吳虞是工作最力的份子，他們在當時理論中所運動的邏輯法，已能夠從動的歷史的觀點上着眼。

2.從前被封建觀念取消了的獨立的人格，這時跑出來了，個人主義開始站起，盲目的舊道德和倫常，都開始根本動搖。

3.父系父權的宗法制度，在一般的言論中，受着極嚴厲的批評與攻擊，家庭的權威，因此在一班青年中喪失了地位。

4. 一般人，尤其是學生，對于政治都有興味的感到是自己的責任，要想清白的胡適之，終于說出「我們要不顧問政治，但政治沒有一天不來侵犯我」這樣的話來了。

5. 封建制度的形式是地方割據，語言不統一，而且也用不着統一，但在將來一個新制度下，這是不行的；于是黎錦熙，吳稚暉，錢玄同等，便很努力地提倡所謂「國語」及「注音字母」的運動。（註二）

這時期，經濟轉變非常迅速，所以意識的轉變也是非常迅速，而且形成有組織的集團運動，新青年即是代表資產階級向封建勢力進攻的急先鋒。我們看它的宣言：

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碍進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

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我們理想的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僞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于消滅。(註三)

這眞是衝破封建壁壘很厲害的武器。在這種資產階級意識向前邁進的當兒，表現于文學方面者，充滿了資產階級的意識，辛辣的譏刺了封建社會的一切典型。當時致力于資產階級革命的健將陳獨秀，對于文學革命標張三大主義：

1.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2.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3.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註四)

質言之，他就在推倒封建社會的舊文學，建設適合于新興資產階級的新文學。

同時，被陳獨秀拉到革命文學戰線的胡適，對于建設新文學的意見，標出八不主義：

1. 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2. 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3. 不用典。
4. 不用套語爛調。
5. 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6. 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7. 不摹倣古人。
8. 不避俗語俗字。（註五）

這雖然沒有陳獨秀的三大主義那麼積極，然而它的實質也向「打破封建社會享樂的趣味的裝飾的死文學和建設實際應用的眞文學」的路上走。

歐戰後，國際資本主義得到暫時的協定，又有剩餘的資本向中國投資，把中國束縛成了一個恆久的鄉村，使國際資本主義的壽命得以延長。在這個條件束縛之下，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只有宣告流產。那些新與的資產階級竟和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國內的封建勢力妥協起來，形成混合統治的局面，在這種形勢之下，那些帶有小資產階級性的文學家很感覺苦悶，除很少數跟着時代潮流往前奔馳外，大多數小資產階級停留在苦悶中，徬徨不知所措，甚至回復到封建意識上去。所以在本階段和作品，只有表現苦悶的意識或封建的興趣。

二　封建殘餘與民族資產階級混合統治時期的文學運動

在這個時代輪齒轉變迅速的階段裏，能夠抓住時代的作家，要推魯迅，周作人，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和冰心諸人爲代表了。

魯迅，是周樹人的筆名，浙江紹興人。（公元一八八一——　　）父母都是讀書人。十三歲時，家道中落，旋即父親病歿，以學費無着，便不能不考入不要

學費的南京水師學堂，後又改進礦路學堂。畢業後，以官費派送日本留學，先後入東京預備學校和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此時即有從事文學的興趣。一九一〇年從日本回國，已二十九歲，在杭州從事教育。民國成立後，任教部職員，同時並任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厦門大學等教職，現在在上海專于賣稿和致力于新文化運動。（註六）

他的處女作狂人日記在一九一八年登在新文化運動最有威權的新青年雜誌上，已對于封建勢力表示猛烈的反抗：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註七）

這不是代表新興的資產階級揭起了「離經叛道」的旗幟，深刻的轟擊了四千年來吃人的「仁義道德」嗎？這不是與當時努力于建設新興資產階級文化的陳獨秀胡

適站在同一戰線拼命的向封建壁壘進攻的表現嗎？後又繼續地發表了孔乙己，藥，明天，一件小事等短篇小說，大都是反對舊禮教，以冷靜的態度和俏皮的文筆，對封建勢力加以猛烈的攻擊。

一九二一年，發表了故鄉，這顯示了中國農村經濟破產已到了深刻化：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註八）

這是農民閏土的訴苦，連官吏貪污的情形也表現出來了。

同年十二月，又發表了阿Q正傳，便一躍而為文壇上有權威者。在本文第一章裏顯示了封建勢力支配了整個農村的姿態：

那是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鏜鏜的報到村裏來。阿Q喝了兩口黃酒，便手舞足踏的說，這于他也很光彩，因為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

的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其時幾個旁聽的人倒也肅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趙太爺家裏去；太爺一見，滿臉濺朱，喝道：

阿Q，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麽？

阿Q不開口。

趙太爺愈看愈生氣了，搶進幾步說：「你敢胡說」！我怎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麽？

阿Q不開口，想往後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

你怎麽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註九）

在第七章裏顯示着帶着原始性的農民復仇觀念：

「革命也好罷」阿Q想，「革這顆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他的思想也迸跳起來了：

造反？有趣，……來了一陣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着板刀，鋼鞭，炸彈，洋砲，三尖兩刃刀，鈎鐮鎗，走過土穀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這時未莊的一夥鳥男女纔好笑哩，跪下叫道：

「阿Q，饒命」！誰聽他！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麼？王鬍子還可以留，——但也不要了。

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牀先搬到土穀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了，叫小D來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註十）

這深刻表現着農村破產下的農民只有革命的需要，而沒有革命的認識那副神氣。所以這篇作品，在英法俄都有譯本，而羅曼羅蘭尤其極端地贊揚。

其後，他所發表的孤獨者，表現了農村經濟動搖中的智識階級沒落的感傷。文中主人公衛連殳在封建勢力壓榨下和經濟苦悶中，喊出了「我還得活幾天」！（註一二）這種意志堅强的智識份子，在文中赤裸裸的顯示出來。

我們可以說：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魯迅的作品，都是代表被壓迫階級或新興資產階級的「吶喊」聲。他不僅在當時文壇界佔了第一把交椅，同時也是思想界的威權者。他那勇敢不屈不撓的精神，站在時代的尖端向封建勢力鬥爭，無有出其右者。他以深刻的銳利的筆鋒寫出小說和雜感，每個字都似把利刃刺穿了封建勢力的腹心。他認清了當時的封建勢力是我們解放前途上的唯一的敵人，所以他毫不妥協的向它作殊死戰。五四運動後的青年，不斷的作民衆運動和參加實際革命工作，這固然是青年自身的需要，然而魯迅作品的影響，也是不能抹殺的。

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沒有他的前途，社會上仍充滿了陰霾的黑暗，于是魯迅的吶喊聲倦怠了，終于在十字街頭「徬徨」。我們要知道：魯迅是站在革命的資產階

級的立場，他的敵人是封建勢力，在五四時代，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者，所以魯迅和他們站在同一的立場去反抗封建勢力。但是後來民族資產階級完全反動了。不但不去反抗他的敵人，反而互相的勾結起來。魯迅受了這封建勢力復興的打擊，感到無限的悲痛；同時新時代的來臨，他又不能迅速的趕上，更受了重大的打擊，便在這夾攻中徬徨起來，至于感覺一切都絕望，所以他在野草裏很消極的說：

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燄和毒，恢復和復仇。然忽而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的塡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我早先豈不知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了？但以爲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墜的蝴蝶。暗中的花，貓頭鷹的不祥之言，杜鵑的啼泣，笑的渺茫，愛的翔舞……强然是悲涼漂忽的青春罷，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春也多衰老了麽？（註一二）

小資產階級在革命艱難的過程中碰壁，就把人生看得非常灰暗，這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特性，魯迅就是當時碰壁的青年的典型者。

當時的青年，碰壁之後，眞是徬徨不知所之，他在野草裏又是這樣的描寫着：

我有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裡，我不願去；我有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不願去；我有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裏，我不願去。嗚呼！嗚呼！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于無地。

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然而我不願彷徨于明暗之中，我不如在黑暗裏沉沒。（註一三）

這雖是魯迅的自供，然而又是當時小資產階級看不淸社會所發生的共同性。

中國社會不斷地被動的轉變，革命的內容也轉變了；但是魯迅在一九二八年時

代，還是醉眼朦朧，認不淸社會，依然還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點，嘲罵了革命文學家：

> 那些文學家，大抵是今年發生的，有一大串，雖然還在互相標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呢。還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學家呢？（註一四）

他對于社會沒有看淸楚，認爲革命文學是偶然的產生，所以積極的反對，並且還積極的主張「我自己是照舊講「趣味」。

但是，中國社會，還是不斷的往前進，魯迅終于被時代前進的輪齒聲所驚醒，便也開始認識了革命的到臨，于是魯迅的意識也轉變了，一九三〇年，魯迅加入了左聯，並在左聯成立會這樣演說：

> 我以爲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爲右翼作家，爲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無論怎樣激烈，大

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必然混有汚穢和血，决不如詩人所想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註一五）

他似要繼續當日反封建精神來反抗新興資產階級。他對于新興文學理論，有相當的貢獻，繼續譯了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藝術與批評，潰滅，檞琴，和一天工作，並在各雜誌上發表不少關于文學理論的論文，如第三種人等問題等。不過，他自所謂轉變以後，始終沒有創作過。兩月前，他曾來平，我問他不創作的理由，據他的回答：「我現在與勞苦大衆不接近，對于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經驗，都很缺乏，當然不敢創造」。我們希望魯迅多努力，變成新時代的文藝戰士。

周作人，號豈明，浙江紹興人。（一八八五——）曾在江南水師學堂畢業，繼又至日本留學，受過日本資本主義文化的洗禮。歸國後，歷任北京各大學教授。五四時代，與乃兄魯迅同努力於新文化運動。（註一六）他看到當時的封建勢力還

整個的統治了全國，對於人民的自由，還盡量的剝削和壓制，即自身也感到無限的苦痛，於是就和被壓迫資產階級站到同一的立場，努力的向舊威權者——封建勢力進攻。他在思想上，把統治中國數千年的偶像孔二先生極力的抨擊。對於中國傳統的一尊的舊文化，都加以詳細地分析，揭破他的黑幕。對於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的，平等的新文化極力推崇。他反對和攻擊東方的精神文明，否定它的存在的價值，揭示它的必然崩潰的命運；同時，對於當時的新文化機構，他熱烈地提出西方的德莫克拉西的文化，作爲發展的動向。在文學上積極的去反抗舊文學，把世界上的新文學努力的介紹過來。在這種由封建的文化機構突變到較爲進步的資產階級的文化機構的鬥爭過程中，周作人不能不被推爲與乃兄齊名的一位戰士。他的作品多半採用小品散文形式，如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談虎集，談龍集和永日集，都是小品散文。他在國粹與歐化裏這樣說：

我們主張尊重各人的個性，對於個性的綜合的國民性，自然一樣尊重，而且很

希望其在文藝上能夠發展起來，造成有生命的國民文學。（註一七）

他要建設資產階級的國民文學，很努力的介紹西洋文學，故譯有蟝陀，炭畫，瑪加爾的夢，狂言十番，黃薔薇和空大鼓等書。

但是，自歐戰後，世界新文化機構成熟，掃動了所有的世界的生活集體，爲着文化漸趨於整個世界的統一性計，中國應當飛越資本主義這個階段，而進於全世界文化的水準。中國在這種突變的新局面下，舊勢力大聯合向新興的革命勢力進攻，作最後的掙扎；同時，新興的革命勢力爲完成牠歷史的任務，努力向舊勢力血戰，在這種局面之下，周作人開始沒落，他還是迷戀舊夢，尋求已逝的趣味：

我已明知我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但是我還在尋求。（註一八）

他在尋求的道上尋求舊夢，以安慰自己。

他把文學當作「使看的人能得到愉快的一種東西」（註一九）所以他把文學與革命的關聯割斷：

而現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拿不動竹干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裏去。這原是無足怪的，我常想文學即是不革命，若革命就不需要文學，及其他種種藝術或宗教，因爲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實在我只想說明，文學是不革命，然而原來是反抗；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現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註二〇）

他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言者，他所要求者是絕對的個人自由，要反抗一切的權威，他在五四時代革命和現在沒落，都必是然的。

葉紹鈞字聖陶，江蘇吳縣人。（公元一八九二——）曾任小學教員多年，對於教育極有研究。他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現任開明書店中學生雜誌主編。他自處女作隔膜發表後，頗受一般青年歡迎。他的作品的內容，大致是顯示中國教育的黑暗，他認定在現在經濟制度下的教育的改善，是沒有希望的。因爲生活與經濟的關係，那所設立的教育機關，對於兒童無益，不過是安插人吃飯而已。所以他大胆

說「敎育是損害的，」（註二一）「敎育是摧毀了兒童的動的生命，敎育是笨伯。」（註二二）他在「樂園」裏，說明了敎師的淸苦，在「母」裏，顯示了敎師因經濟的關係怎樣的不安定的姿態，在「前途」裏則描寫敎師的收入不能供給家用，不得不另尋副業的苦衷。在「飯」裏顯示了學務委員爲着經濟的驅取，不得不有卑劣的行爲，在「校長」和「搭班子」裏顯示在宗法社會裏辦學棘手的姿態。

一九二八年，他在敎育雜誌上發表一篇敎育小說——倪煥之，把五四到一九二七大革命時代小資產階級靑年心理的轉變，步步抓住。書中主人公——倪煥之鑒於辛亥革命失敗，專於從事敎育，因爲他把敎育的力量看得很大，一切的希望都懸之於敎育。他本是一位小學敎員，和他的同志小學校長蔣冰如很艱辛的在死水似的鄉鎭裏試驗新的敎育。他得不到社會的同情，也得不到同事的諒解和熱心的贊助，他還是很有興趣的幹下去，期望將來有豐盛的收獲。但是，「五四」到來了，這種怒潮，洶湧了全國，連倪煥之也被激蕩了，他熱烈的講演，連衣襟都淋濕了也不覺得

氣餒，他發現到：「從今以後，我們要把社會看得同學校一樣重，我們不但敎學生，並且要敎社會。後來倪煥之的老同學——王樂山由北京歸來，批評他過去的一切都是幻想：「我現在就可以對你武斷，但八九分是不會錯的；他們進入社會，參加了各種業務，結果是同樣的給社會吞沒了，一毫也見不出什麼特殊的地方。要知道社會是一個有組織的東西，而且你們敎給學生的，祇是比較好看的枝節；拿了這少些，就要希望他們有所表見，不能不說是一種奢望。」煥之聽了這番話，如夢初醒，更促進他的思想迅速的轉變。他感到了幾重幻影：理想的敎育，結婚的幸福，都是過去了，他要找求新的生活意義，新的努力方向，從農村來到都市——上海，接着便來了五卅怒潮，這怒潮更把倪煥之激動了，雖然他一面從事敎育事業，一面還是參加革命運動。他對於一九二七的革命高潮，希望是很大的，以爲從此中國就可以走上新的途徑，誰知土豪劣紳也混入革命的隊伍來，一切的希望又成了泡影，只有借酒澆愁，痛哭流涕，以至得了腸窒扶斯來結束了他們生命的旅程。(註二三)在

他這些情節裏，表現「一個富有革命性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怎樣的受十年來時代的壯潮所激盪，怎樣的從鄉村到城市，從埋頭教育到群衆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註二四）這確是本階段中一件成功的作品。

同年十二月，他又作了一篇抗爭，敘述一位小學教員因政府連年欠薪和打折扣，他受生活的驅使，吹動同業罷教，力爭結果，罷教又沒有成功，而自己的飯碗已摔破了。（註二五）在這裏顯示了在封建殘餘的統治下，對於教員的忽視；同時並顯示了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教員沒有集團的意識和行動。這眞是當時很普遍的現象。

此外，文學硏究會會員鄭振鐸和沈雁冰，在當時翻譯上頗有貢献。沈雁冰留在下章再說。鄭振鐸有新月集，飛鳥集，灰色馬，貧與罪，太戈爾詩等書，頗努力於近代西洋文學介紹。

郭沫若，四川嘉定人。（公元一八九三——）日本福岡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在帝大時，即對於文學有熱烈的嗜好，如女神等，即爲當時傑作。自畢業後，更努力

於文學運動，與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等組織創造社，（一九二〇）主編創造月刊，創造週報，創造季刊等，爲新青年以後最有權威的雜誌。他們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他們主張個性，要有內在的要求；他們蔑視傳統，要有自由的組織；這內在的要求，自由的組織，無形之間便是他們的兩個目標。這用一句話歸總，便是極端的個人主義的表現。個人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根本精神。他們在這種意識下，努力行動了，努力創造了」。（註二六）沫若即是主持這個運動的中心人物。這時候，沫若還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其作品，大半是歌詠自然帶有浪漫性，但又充滿了反抗精神。我們看他的詩——女神：

除夕將近的空中，

飛來飛去的一對鳳凰，

唱着哀哀的歌聲飛去，

銜着枝枝的香水飛來，

飛來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後有陰莽莽的平原，
山上是寒風凜烈的冰天。

……………………

即即！即即！即即！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鐵！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穢如血！
宇宙呀！宇宙！

你為甚麼存在？

你自從那里來？

…………　……………………

五百年的眼淚傾瀉如瀑。

五百年來的眼淚淋漓如燭。

流不盡的眼淚，

洗不淨的汚濁，

澆不熄的情炎，

盪不去的羞辱，

我們這飄渺浮生，

到底要向那兒安宿。——鳳凰涅槃

我是一條天狗！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
我如烈火一樣的燃燒！
我如大海一樣的狂叫！
我如電氣一樣的飛跑！——天狗
太陽的光威，

要把這全宇宙來烙化了！

弟兄們！快快！

快也來戲弄波濤！

趁着我們的血浪還在潮，

趁着我們的心火還在燒，

快把那陳腐的舊皮囊，全盤洗掉！

新社會的創造，全賴吾曹！——浴海（註二七）

這種熱烈的感情，眞是有把現社會的一切都要毀滅的氣概。錢杏村批評這篇作品有四個優點：「第一是靈感的平富；第二是詩裏面所蘊藏的一種偉大的力；第三就是情緒的健全；第四是狂暴的表現。」（註二八）確有相當的正確。

再看他的戲劇——三個叛逆的女性——聶嫈——王昭君——卓文君，借歷史上的人物，來暴露封建殘餘社會裏的舊禮制的缺陷，充滿煽動女性反抗的精神。我們

現在舉出卓文君裏一段對話：

卓　你這說的是甚麼話，你在向什麼人說話？

文　我以前是以女兒和媳婦的資格對待你們，我現在是以人的資格來對待你們了。

卓　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

文　你們一個說我有傷風敎，一個叫我尋死，這是你應該對着你們自己說的話。

卓　造反了！造反了！

文　我自認我的行爲是爲天下後世提倡風敎的。你們男子們制下的舊禮制，你們老人們維持着的舊制，是範圍我們覺悟了的靑年不得，範圍我們覺悟了的女子不得！

卓　奇恥大辱！奇恥大辱！這娼婦要把我氣死了！

文　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我的行爲我自己問心無愧。爹爹！

卓　啊！誰是你的爹爹！啊！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文　你要叫我死，但你也沒有這種權利！從前你生我的只是一塊肉，但這也不是你生的，只是造化的一次兒戲罷了！我如今新生了，不怕你就罵我死，但我要向朝生的路上走去，紅簫妹妹喲！你與我同向生的路上走去罷！不怕那兒就是荆棘滿途，我與你是永遠要向生的路上走去！這把寶劍，我就借了，借用來做爲我們開除荆棘的利器了。

卓　啊！氣死我了！氣死我了！秦二，周大，你們快把那潑婦束縛了罷！氣死我了！氣死我了。（註二九）

這種暗示不要女子做骸骨迷戀的舊夢，暗示女子自己努力完成同男子一樣的一

個人。這實在是兩重壓迫下的婦女們的醒鐘。

再看他的小說橄欖，反抗的精神，尤在女神及三個叛逆的女性之上。他痛恨資本主義制度：

學醫有甚麼。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

啊！如今連自己的愛妻，連自己的愛兒也不能供養，要讓他們自己去尋生活去了。我還有甚麼顏面自欺欺人，忝居在這人世上呢？(註三〇)

這雖然是沫若的自供，可是當時沒有出路的小資產階級的共同現象。這些現象，是現經濟制度的矛盾裏產生出來的。

他對他自己的生活非常憤恨：

我們的生活眞是慘目！我們簡直是牛馬，等於過酷的被人使用了的不幸的牛馬。……我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人，無涯的痛苦便是我們所賦與的世界。……我

們簡直是連牛馬也不如，連狗彘也還不如！同樣的不自由，但牛馬狗彘還有悠然而遊，怡然而睡的時候，而我們無論睡遊，無論晝夜，都是爲這深不可測的隱憂所盪擊，是浮沉在悲愁的大海裏。……我們絞盡一切心血，到底爲的是什麼？爲的是替大小資本家們做養料，爲的是養育兒女來使他們重蹈我們的運命的舊轍！（註三二）

他受了經濟的苦悶所發出的呼聲。他對於生似乎倦怠了，竟至於希望死，或在「死在火上，死在鐵道上」，或「用煙酒漫性自殺」，或「死在汽車的飛輪的底下」。此時，沫若對於社會的認識，還是很淺薄，他不知道青年受經濟的壓迫，乃是歷史的必然。所以想自殺。

此外他所發表的星空，落葉，瓶，塔，翻譯的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等，都充滿了渴望自由和浪漫的意識。

一九二四年後，對於社會認識比較深刻了，他翻譯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

命一書，也是促成他社會認識深刻的一個動力。關於這一點，他在給成仿吾的信中、說得很明白：

我從前祇是茫然的對着個人資本主義懷着的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着信心，於今更得着理信的背光，而不是一味感情作用了。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個轉變的時期。把我從半眠的狀態裏喚醒了的是牠，把我從歧路的徬徨裏引出了的是它，把我從死的暗影裏救出了的是它，我對於作者是常感謝，我對於Marx Linen是常感謝。（註三二）

同時，五卅革命高潮的驚蕩，和自身經濟苦悶的刺激，也是他思想轉變的基本原子。他自思想轉變後，實際去參加革命行動，曾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其時所發表的前茅，已是革命時代的呼聲：

馬路上面的不是水門汀，

是勞苦人的血汗與生命！

血慘慘的生命呀，血慘慘的生命，
在富兒們的汽車輪下……滾，滾，滾，……
兄弟們喲！我相信就在這靜安寺路的馬道中央，
終會有劇烈的火山瀑噴！——上海的清晨

前進！前進！前進！
世上一切的工農，
我們有戈矛相贈，
把我們滿腔熱血，
染紅這一片愁城，
前進！前進！前進！
縮短我們的痛苦，

使新的世界誕生！——前進曲（註三三）

他的革命情緒緊張，階級意識似乎已覺醒了，所以當時與語絲派戰，與新月派戰，曾發表不少關於新興文學理論的論文，雖理論很幼稚，然在中國革命文學的文獻上，還是有他的地位。近來，他已赴日本硏究中國古代的甲骨文，發表了古代社會硏究和甲骨文硏究。他是轉變後，除譯了辛克萊的石炭王，屠場，煤油等著作外，從沒有創作過，因爲他離脫了祖國，脫離了勞苦大衆，而當年橄欖那樣的傑作，不復再見了，雖然他現在也是左翼作家的一員。他要想在新興文藝界佔一重要鬥爭的戰士，還要看他將來的努力程度如何！

郁達夫，浙江富陽人，創造社中堅份子。（公元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年去日本，翌年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肄業，便與西洋文學開始接觸，先硏究俄國諸作家的作品，後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在該校四年中，所讀西洋文學至千餘部。入帝大後，對於文學嗜好，更加熱烈，一九二一年，發表了他的處女作沉淪，很受

中國青年的歡迎，次年回國，更努力於文藝創作。歷任北大，武大，中大，安大文學教授，現寄居上海。他的創造，多半表現畸形社會制度下的性的苦悶，經濟的苦悶，和政治的苦悶。

他表現性的苦悶的作品，要推沉淪集爲代表了。集中共收了三篇——沉淪，南遷和銀灰色的死。沉淪描寫青年對於異性的要求，非常熱烈，犯手淫呀，在旅舍裏窺浴呀，在葦草後聽到女子和男子解衣帶的聲音，舌尖吮吸的聲音呀，都赤踝踝的在紙上活動。其後寫青年的後悔：

「我怎麼會走上那樣的地方去，我已經變了一個最下等的人了。悔也無及，悔也無及。我就在這兒死了罷。我所求的愛情，大約是求不到了。沒有愛情的生涯，豈不同死灰一樣麼？唉！這乾燥的生涯，這乾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裏仇視我，欺侮我，連我自家的親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裏擠我出去到這世界外去。我將何以爲生，我又何必生存在這多苦的世界裏呢，」(註三四)

這是性的要求很强烈的呼聲。在南遷和銀灰色的死裏同樣的表示青年性的苦悶。他表現經濟的苦悶，在蔦蘿集，雞肋集裏到處都可以找得到：

一踏了上海的岸，生計問題就逼緊到我的眼前來，縛在我周圍的運命的鐵鎖圈，就一天一天的緊緊起來了。（註三五）

東奔西走，爲飢餓所驅使，竟成了一個販賣智識的商人。（註三六）

吃飯成問題，是現代經濟制度之下的青年共同現象，達夫就是這般吃飯成問題的青年的典型者。在他的過去集裏表現經濟的苦悶更深刻：

今天在宴會的席上，在許多鴻儒談笑的中間，我胸中的感覺，同在這樣的白楊衰草的墓地裏慢步時一樣。不過有一點我覺得比從前進步了。從前我和境遇比我美滿的朋友——實際上除你們幾個人之外，那一個境遇比我不美滿？——相處，老要起一種感傷，有時竟會滴下淚來。現在非但眼淚不會滴下來，並且也能與他們一樣的擧起箸來取菜，提起杯來喝。不過從前的那一種歡談的衝動，

現在沒有了。他們入座，我也就坐。他們吃菜，我也吃菜。勸我喝酒，我就喝，乾杯就乾杯。席散了我就回來。雇車雇不着，就慢慢的在黃昏的街道上走。同席者的汽車馬車，從我身邊過去的時候，他們從車中和我點頭，我也回頭一點。他們不點頭，我也讓他們的車子過去，橫竪是在後頭跟走幾步，他們的車子就可以老遠的上我前頭去的，所以無避入乂路上去的必要。還有一點和從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默默的坐在那裏，他們來要求我猜拳的時候，我總笑笑，搖搖頭，舉起杯來喝一杯酒，教他們去要求坐在我下面的一個人猜。近來喝酒也喝不大醉，醉了也不過默默的走回家來坐坐，吸吸烟，起點茶喝喝。（註三七）這雖然是達夫在經經壓迫下掙扎頹廢的自述，實在是現代青年在社會裏掙扎的縮寫。

一九二五年到廣東去，經濟的苦悶，被政治的苦悶壓倒了，所以他在廣東的作品，那原有的苦悶漸漸消失，讓政治的苦悶來代替這個空間了。他痛恨當時的政治

現象：

在社會意識上，沒有民衆的存在；在利益享受上，沒有民衆的分兒，然而實際上，填在社會的最下層，時時刻刻，各到各處，在那裏受壓榨，被宰割的，仍舊是民衆。那些坐汽車，穿制服，發啟事，住洋房的人，仍舊是少數。眞正在從事於製造，耕種，服役，而又到處在被殺被欺的，仍舊是多數。多數的民衆，現在正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受的苦，受的壓迫，到比未革命之前，反而加重了。（註三八）

他不僅對於當時的政治很失望，對於所謂革命軍人也一樣的失望：

革命軍人和其他軍人，都是一樣的腐敗，一樣的惡毒。（註三九）

不過，他當時對於政治的厭惡，還是站在淺薄的人道主義的觀點上，仍不免了有幻滅的製作。

政治不斷的襲擊達夫，使達夫對於社會更有進一步的認識。他的思想，也由個

人的轉向集體的方面，他的行動也由頹廢的走向向上的一途，最後他毅然的做一個革命戰士，宣告一九二六以前的達夫的死刑：

我從前是……只願退讓，不敢前進。現在，被我的手下的暗箭傷了幾處，倒反使我的勇氣鼓舞起來了。我覺得這一種鬼蜮，終有一天要死在天使的照魔鏡下的。……所以我覺得走消極的路，是走不通了，我想改變從前的退避的計劃，走上前去！（註四〇）

他對於人生的態度既然改變，對於文學的態度也隨着改變了：

我們在這一個時代裏所要求的是烈風雷雨般的粗暴偉大，力量很足，感人很深的文學，就是躍動的，有新生命的文學。

不過，達夫雖然轉變了，而小資產階級的幻滅，感傷的殘影，還在他的腦子裏恍動；眞正反映新時代的作品，還有待於達夫將來的努力！

張資平，廣東梅縣人。（公元一八九五——）日本帝大畢業，初學礦學地質學

，後從事於文學。創造社成立後，被推爲理事，爲該社重要份子之一。他自飛絮等篇發表後，頗受一般青年歡迎，在文壇上逐大露頭角。他的小說的內容，一方面描寫青年渴望婚姻自由的熱烈及其被殘餘封建勢力所侵蝕的心理，一方面描寫青年在現在經濟制度下掙扎生活的痛苦。自五四運動後，甚麼「三從四德」，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信條，已不能範圍帶有資產階級意識的婦女。自由戀愛，幾乎成當時青年男女一致的要求。對於舊式婚姻的不滿意，和新式婚姻的追求，而發生自殺，墮落或成神經病，已成爲很普遍的現象，這些現象乃是解放過程中的青年必然地性的病態，資平的小說如不平的偶力，飛絮和苔莉，卽是反映這類的事實。同時，那般剛從封建壁壘解放出來的青年，封建意識的游魂常來攪擾，還保留男子把女子當作私產來强佔的觀念，來摧殘受了解放洗禮的女子。如苔莉中的克歐，卽是封建意識還未完全洗掉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他在二十三節裏這樣描寫着：

才把她摟抱到懷裏來和她狂熱的接吻，忽然的又恨起她來了。忙坐起來緊握着

鐵拳亂搥牠的背部和臀部。

「你恨我時就讓你搥吧。搥到你的憤恨平復。你祇不要棄我，不理我。」牠流着淚緊緊的貼靠着他的胸膛。

「恨你，真恨你！」他拼命的搥。搥了後又和牠親吻。

「恨我什麼事？」牠流着淚問。

「恨你不是個處女了！」

「…………」他聽見了這一句，臉色灰暗的凝視他。牠像受了不少的驚恐，牠像聽見他給牠一個比死刑要殘酷的一種宣告。

「你的處女美怎麼先給他奪去了呢？」他再恨恨的騎在牠身上亂搥牠的臀部和痛揑牠的腿。

「對不住你了！真對不住你了！你要我做甚麼事我都可以替你做！你的任何種的要求我都可以容納。祇有這一件是我無力挽回的。望你恕了我吧。祇望你恕

我這一點！你的要求——比阿霞的爸爸的還要深刻的要求——我祇有拒絕過一回。祇有這一件，望你恕了我吧。」苔莉痛哭起來了。

——祇要你是個處女時，就拒絕我的要求，我也還是要愛你的。他望着她的憔悴的姿態愈想加以蹂躪。（註四二）

在這婦女解放的初期，婦女被男子引誘而失了處女的身分，復因失了處女的身分而被男子割棄的，輕視的，也是很普遍的現象，資平的作品，真是抓住了時代精神和青年的性的病態了。同時，在他的作品裏，還顯示了小資產階級的各種生活姿態。在植樹節裏，顯示了資本主義下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在病中的絕望，充滿了陰鬱的調子。在兵荒裡顯示了戰亂時代的恐怖生活和失業悲哀，並透露了在過去幾年的舊軍閥統治時代下的教育的輪廓。在晒禾灘畔的月夜和最後的幸福裏，盡量的顯示婦女縱慾生活。這都是時代精神片斷的表現。

一九三〇年，資平受了時代浪潮的衝激，轉變了方向了，很想表現勞苦大衆的

意識，如他所發表的短篇小說如在上海，寒夜，長篇小說如柘榴花和青春，都是在顯示勞苦大衆的被壓迫的生活；但其中很缺乏目的意識性，錢杏邨稱「他還是站在進步的小市民的立場上在發着牢騷，他並沒有站在新立場上來說話。……依舊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感情衝動。」(註四二)確實是事實。我們也同錢杏邨一樣的希望他：「努力的克服殘餘的小資產階級的病態，以及個人主義的情緒……」(註四三)

徐志摩，浙江寧海人。（公元一八九九年——一九三一）曾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文學教授，爲新月派之中堅人物，曾主編北京晨報副刊及新月出版之詩刊。一九三一年由南京乘飛機返平，在濟南遇險。他的詩集，有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他的散文，有巴黎鱗爪，自剖，落葉，他的戲劇，有輪盤，卞昆崗，他的翻譯有戇爾德，瑪麗瑪麗。他的作品的內容，完全是優裕資產階級的表白：

我是一隻酣醉了的花蜂，我飽啜了芬芳，我不諱我的猖狂……我是一隻幽谷裏的夜蝶，在草叢間成形。……我是一枝飄泊的黃葉，……在旋風裏飄泊。我是

一顆不幸的水滴，在泥潭裏匍匐。……我欲化一陣春風，一陣吹噓生命的春風，催促那寂寞的大木，驚破他深長的迷夢。我要那洗度靈魂的聖泉，洗掉這皮囊醃臢，解放內裡的囚犯，化一縷輕烟，化一朵青蓮。……假如我是一朵雪花，在半空裏娟娟的飛舞，等著她來花園裏探望，她身上有珠砂梅的清香，那時我憑藉我的身輕，溶入她柔波似的心胸。（註四四）

他的生活形態，在這裏顯示了簡單的輪廓。我們再看他的呻吟語：

我亦願意讚美這神奇的宇宙，
我亦願意忘却了人間有憂愁，
　像一隻沒有掛累的梅花雀，
清朝上歌唱，黃昏時躍跳；
假如她清風似的常在我的左右！

我亦想望我的詩句清水似的流，
我亦想望我的心池魚似的悠悠；
　但如今膏火是我的心，
　再休問我閒暇的詩情？
上帝！你一天不還我生命與自由！（註四五）
這簡直是資產階級的綺夢。
他是資產階級的闊公子，求愛，求美，求自由，在他的作品裏到處浮現着：
生，愛，死——
三連環的迷謎；
拉動一個，
兩個就跟着擠。
老實說，

我不希罕這話，
這皮囊，——
那處不是拘束。
要戀愛，
要自由，要解脫——
這小刀子，
許是你我的天國！——決鬥

愛，就讓我在這兒清靜的園內，
閉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頭頂白楊樹上的風聲，沙沙的，
算是我的喪歌，這一陣清風，

橄欖林裏吹來的，帶着石榴花香，
就帶了我的靈魂走，還有那螢火，
多勤的般勤的螢火，有他們照路，
我到了那三環洞的橋上再停步，
聽你在這兒抱着我半暖的身體，
悲聲的叫我，親我，搖我，咂我！——翡冷翠的一夜（註四六）

他的生活雖然很優裕，但是仍然感不愉快，希望有更美的更能滿足他的幻想的慾望的生活到臨，於是構成他離開人間，飛上天去的人生觀：

去罷，人間，去罷！
我獨立在高山峯上，
去罷，人間，去罷！
我面對着無極的穹蒼，

去罷，種種，去罷！
當前有插天的高岸；
去罷，一切，去罷，
當前有無窮的無窮！——去罷（註四七）
他想離開人間，事實上又不可能，祇有做他美麗的童心的綺夢：
小舟在垂柳蔭間緩泛，
一陣陣初秋的凉風，
吹生了水面的漪絨，
吹來兩岸鄉村裏的音籟。
我獨身憑著船窗閒憩，
靜看著一河的波幻，

靜聽着遠近的音籟，
又一度與童年的情景默契！
這是清脆的稚兒的呼喚，
田場上工作紛紜，
竹籬邊犬吠雞鳴：
但是無端的悲戚與悽惋！

白雲在藍天裏飛行：
我欲把惱人的年歲，
我欲把惱人的情愛，
託付與無涯的空靈——消滅。

回復我純樸的，美麗的童心：

像山谷裏的冷泉一勺，

像曉風裏的白頭乳鵲，

像池畔的草花，自然的鮮明。——鄉村裏的音籟（註四八）

這充滿新與資產階級的幻想。

他既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在他的作品中，又充滿了個人主義的思想：

我祇是個極平常的人，沒有出人頭地的學問，更沒有非常的經驗，但同時我自信我也有我與人不同的地方，我不會投降這世界，我不受他的拘束。我是一隻沒籠頭的野馬，我從來不曾站定過，我仍是在社會裏活着，我却不是這社會裏的一個，像有離魂病似的，我這軀殼的動靜是一件事，我那魂夢的去處又是一件事。（註四九）

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這並不高深，這只是說我祇知道個人，只認

淸個人，只信得過個人的，我信德謨克拉西，意義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註五〇）

他自己直認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無異直認是資產階級的立場。錢杏村是這樣的批評他：

他可以說是生長在養尊處優的環境裏，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雖然他的環境很好，生活很優裕，然而，他是感到種種的不滿足，種種的束縛；加以受了近代的個人主義的自由思想的哲學的陶薰，所以他極力的想獲得個人的絕對的自由。（註五一）

這有相當的正確。在這民族資產階級掙扎的過程中，志摩眞是資產階級的闊公子的典型者，他的作品，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

謝冰心，福建閩侯人。（公元一九〇三——）曾留學美國斯萊大學，現任燕大文學敎授。她的處女作超人出版時，文壇爲之震動。後又繼續發表繁星，春水，往

事等作。在美留學時，發表寄小讀者；歸國後，又發表南歸。她的作品的內容，充滿了神秘的幻想：

醒着的，
只有孤憤的人罷！
聽聲聲算命的鑼兒，
敲破世人的命運。
殘花綴在繁枝上；
鳥兒飛去了，
散下落紅滿地——
生命也是這般的一瞥麼？（註五二）

這種神秘的幻想，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矛盾生活滋長出來。由神秘的幻想，進而爲生命的探討：

只在人類的天空裏是光明的，

他從黑暗中飛來，

又向黑暗中飛去，

生命也是這般不分明麼？（註五三）

月兒越近，

影兒越濃，

生命也是這般的眞實麼？（註五四）

她探討生命結果，感到人生的無常，發生一種閒愁悵惘的情緒，不得不追憶童年時代的美夢，以求安慰：

童年啊！

是夢中的眞，

是眞中的夢，

是回憶時含淚的微笑。（註五五）

她過着幽閒美麗的資產階級的生活，猶感到現實生活的煩悶，灰暗，發生個人主義的虛無思想，這是構成她的作品的基本原因。

此外，王獨清，趙景琛，徐祖正，陳源，許地山，洪深，熊佛西，丁西林，余上沅等在本階段的文壇界，俱有相當地位，都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言者。又，本階級的文學家，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和張資平受了時代浪潮的衝激，已努力於新興文藝運動，都是很有希望的作家，等到他們有代表新時代的作品發表時，再在下章補述。

註一：麥克昂文學革命的回顧（文藝戰鬥）

註二：天明近三十年來中國思想界轉變的概觀（新東方一卷八期）

註三：新青年雜誌

註四：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獨秀文存）
註五：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
註六，十六：中外文學家辭典
註七，八，九，十：吶喊
註十一：徬徨
註十二，十三：野草
註十四：語絲十七
註十五：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註十七，十八：自己的園地
註十九：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註二〇：燕知草跋
註二一：一課

註二二：火災
註二三：倪煥之（教育雜誌二二卷）
註二四：矛盾讀倪煥之
註二五：抗爭（教育雜誌二三卷一期）
註二六：引麥克昂革命文學的回顧語
註二七：女神
註二八：現代中國文學作家「郭沫若及其他」
註二九：三個叛逆的女性
註三〇，三一：橄欖
註三二：創造月刊一卷二期
註三三：前茅
註三四：沉淪
註三五：蔦蘿集

註三六：雞肋集
註三七，三八：三九：日記九種
註四〇：公開狀答日本山口君
註四〇：鴨綠江上讀後感
註四一：苔莉
註四二，四三：現代中國文學作家張資平的戀愛小說
註四四，五一：錢杏邨現代中國文學作家徐志摩自畫像
註四五，四六：翡冷翠的一夜
註四七，四八：志摩的詩
註四九：迎上前去
註五〇：列寧忌日談——革命
註五二，五四，五五：繁星

註五三：春水

第十六　勞苦大衆覺醒時期的文學

——一九二八至現在

一、中國現狀與國際形勢

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開展，已到了最後的階段。一九二九年開始世界經濟大恐慌，與前此週期發現的恐慌去比較，已成一個終極的形勢。工業恐慌，農業恐慌，金融恐慌，如狂風巨浪的洶湧，促成全世界革命運動的開展，暗示了政治的危機，將隨着經濟的危機來臨。帝國主義的國家，爲維持行將傾墮的實塔，更加採用殘酷的壓迫手段，欺騙的政策，企圖挽救這個嚴重的危機——甚麼軍縮會議，甚麼經濟會議，雖然在計議怎樣再行分割市場，怎樣統一攻進蘇聯戰線；然而他們相互的矛盾未曾減少。而相反的，蘇俄之五年計畫得到成功，各殖民地的革命勢力不斷的開展。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總崩潰的必然性。

在世界資本主義總崩潰的前夜，中國也一樣的不景氣：

1. 經濟的破產：失業的恐慌，農村的破滅（如農產品價格低廉，農民負債壘壘），民族工業的慘敗（如江浙紗廠，絲廠的倒閉，）金融界的緊張，已成爲不可掩飾的事實。

2. 洪水的災難：一九三一年的水災區域，達十六省之多，死亡人數，達二十餘萬，流離失所的農民，更不知多少！最近長江的水勢，又有演成浩刼的趨勢。據報紙所載：漢口水位已平江岸；九江，下關，水已登陸，照這樣下去，一九三一的浩刼不難再臨，這都能予中國以重大的影響。

3. 民族利益的喪失：自九一八以來，在不抵抗口號之下而喪失東三省，在空言抵抗之下而喪失熱河，更進而冀察危急。所謂上海協定，所謂平津協定，又不知送掉民族利益多少！最近又發生美國麥棉借欵，國聯技術合作等事件，這都是拍賣中國民族利益的舉動。

4.政府統治力量的破產：各處軍隊的譁變，圍剿贛閩紅軍的失敗，甘陝川赤區的開展，這都是政府無力統治的證明。

在上述形勢之下，勞苦大衆的階級意識，逐漸覺醒，革命的情緒，集團的力量，都在迅速的開展，已暗示新時代必然的來臨。文學運動方面，也展開兩個對立的場面：一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麻醉小資產階級及勞動大衆，維護現社會的一切；一是站在勞苦大衆的立場，具有反抗一切舊勢力的精神，並指示勞苦大衆的正確的出路。本章所述，只限於後者。

二、新興文藝運動概況

一九二八年，中國的文壇界呈出了一個劇變，發生很劇烈的文藝論戰，李初梨，馮乃超等新由日本回國，以唯物論的辨證法與語絲派，新月派作文學理論的筆戰，開新興文學運動之始。當時李初梨在文化批判上對於新興文學下了這樣的一個界說：

1. 不是寫窮的文學。

2. 在這經濟的基礎根本變革的時代，不限定非無產階級不能創造的東西，革命的知識份子是可以把以前的文學清算，同時在嚴密的社會科學的基礎上指示將來的文學出路。這革命的知識份子雖然屬於小資產階級，由於鬥爭的結果，他是可以拋棄自己的階級而降於無產階級的人們，所以他不是替無產階級建設他們的文學，而是他自己建設自己階級的文學。

3. 並不是寫炸彈就夠了的文學。

4. 並不是觀照的單寫出無產階級的理想，痛苦，就夠了的文學。

5. 並不是自然發生地單表寫些革命情緒就夠了的文學。

牠的使命是在宣傳組織牠的主體的階級鬥爭的意識，——自然是對現階段而言——而牠的立足點，全然同從來的文學反對，以新世界觀，無產者的世界觀，戰鬥的唯物論爲背景，新美學的法則，表現無產階級的現實生活，意識，心理

和感情。（註一）

這種理論雖然淺薄，但在新興文學運動的過程上自有它的地位。此後蔣光慈，戴平萬努力於新興文藝的創作。光慈發表了短褲黨，麗莎的哀怨和衝出雲圍的月等作，表現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毒怨，（註二）平萬發表了陸阿六，敘述抗租運動的激烈。（註三）他們的意識雖不成熟，技巧雖幼稚，在新興文藝啟蒙時代，還有它的時代價值。我們可以說：蔣光慈是中國的白諾內宜。

一九三〇年，領導中國新興文藝運動的集團——左聯在上海成立了，頒行理論與綱領，並發表了成立宣言：

社會變革期中的藝術，不是極端凝結為保守的要素，變成擁護頑固的統治之工具，傾向進步的方向勇往邁進，作為解放鬥爭的武器。也只有和歷史的進行取同樣的步伐，藝術才能夠煥發牠的明耀的光芒。

詩人如果是預言者，藝術家如果是人類的導師，他們不能不站在歷史的前線，

爲人類社會的進化，清除愚昧頑固的保守勢力，負起解放鬥爭的使命。

然而，我們並不抽象的理解歷史的進行和社會發張的眞相。我們知道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變成人類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無產階級負起其歷史的使命，在這「必然的王國」中作人類最後的同胞戰爭——階級鬥爭，以求人類徹底的解放。

那麼，我們不能不站在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的戰線上，攻破一切反動的保守的要素，而發展被壓迫的進步的要素，這是當然的結論。

我們的藝術不能不呈獻給「勝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鬥爭。藝術如果以人類之悲喜哀樂爲內容，我們的藝術不能不以無產階級在這黑暗的階級社會之「中世紀」裏所感覺的感情爲內容。

因此，我們的藝術是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失掉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我們不能不援助而且從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

我們的理論要指出運動之正確的方向，並使之發展，常常提出新的問題而加以解決，加緊具體的作品批評，同時不要忘記學術的研究，加强對過去藝術的批評工作，介紹國外無產階級藝術的成果，而建設藝術理論。

我們對現實社會的態度不能不參加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向國際反無產階級的反動勢力鬥爭。

這眞是新興文學運動史上一篇最重要的文獻。三年以來，各地的左聯，根據這個宣言努力奮鬥，在艱苦的狀態中向前開拓着。最有成績的左翼作家，要推矛盾，田漢，丁玲和蔣天翼了。

矛盾，浙江桐鄉人，是沈雁冰的筆名。（公元一八九六——）他也是文學研究會的重要份子，主編小說月報，並努力於西洋文學的介紹。他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就有三部代表時代的作品，現在在這裏補述幾句。

當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時，他即加入政治團體，努力于革命運動，武漢時

代，任民國日報主筆，一九二六年後，又放棄政治工作，埋頭於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之創作，把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時代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盤托出，眞是代表時代的巨作。

幻滅是描寫小資產階級的游離與幻滅的心理形態。主人公靜，便是革命時代的小資產階級女子的代表者。她是一個畏懼男性者，經不起男性的威逼，到處表現了懦弱的性格。她受革命浪潮的衝激，決計跑到武漢去革命，及看到革命人物的溷濁，却又不高與幻滅了，但是不久又參加做革命工作。這種游離與幻滅，完全表現了小資產階級女子的特性，作品裏表現得淋漓盡致。(註四)

動搖是顯示當時社會政治的情狀和剖解投機分子的心理之作。書中重要革命人物：胡國光是豪紳階級的投機分子；方羅蘭是改良主義的代表，具有社會民主黨不徹底的思想；史俊是具有衝動性的革命黨人，李克是一個健全的革命黨人。作者着力於胡國光，描寫胡國光的心理確是很精細，表現投機份子的口吻很生動：

「國光服務地方十年，只知盡力革命，有何劣跡可言？縣黨部明察秋毫，如果我是劣紳，也不待今天倪甫庭來告發了。請方部長明察，不要相信那些謠言，光復前，國光就加入了同盟會；近來對黨少供獻，自己也知道，非常慚愧。外邊的話，請方部長仔細考察，就知道全是無稽之談了。國光生性太鯁直，結怨之處，一定不少。」（註五）

再看改良主義的方羅蘭的調和哲學：

「要寬大，要中和！惟有寬大中和，才能消弭那可怕的屠殺。現在槍斃了五六人，中什麼用呢？這反是引到更利害的屠殺的橋梁呢？（註六）

這書中所描寫的改良主義者和投機份子，眞是大革命時代到處可以找得到。追求是描寫在革命流產以後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的闇淡，灰色的人生觀。

書中章秋柳女士有一段演說：

「我們這一顆人，都是好動不好靜的，然而在這大變動的時代，卻又處於無事

可作的地位。並不是找不到事；我們如果不顧廉恥的話，很可以混混。我們曾想到閉門讀書這句話，然而我們不是超人，我們有熱火似的感情，我們又不能在這火與血的包圍中，在這魑魅罔兩的大活動的環境中，定下心來讀書。……我們不配做做大人老爺，我又不會做土匪强盜，在這大變動時代，我們等於零，我們幾乎不能自己相信尙是活着的人。我們終天無聊納悶，……我們大笑大叫，我們擁抱，我們親嘴，我們含着眼淚浪漫頹廢。但是我們何嘗甘心這樣浪費了我們的一生，我們還是要向前進！」（註七）

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處在時代急流之中，既沒有革命的勇氣，又不甘願反動，當然只有悲哀，幻滅，章秋柳即是這樣的青年的典型者。

不過他這三部著作，只能把一九二七大革命時代的黑暗的一方面深刻的畫了出來，因爲他此刻的階級意識還是游離的。

矛盾經過了兩年的苦悶，靜默，終於發現了苦悶不是出路，加之社會條件作用

他，於是加入新興文化運動的集團，努力於新興文藝的創作了。兩三年來努力的結果，有兩部偉大的作品，一部是子夜，一部是春蠶。

子夜，可以說是目前中國社會的縮影。在第一章裏，顯示封建地主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衝突的激急，吳老太爺從農村跑到上海來，看不慣都市一切的現象，竟一氣得腦冲血而死。同時，又可以看到中國社會是一個畸形社會，我們從書中人物——張素素與李玉亭的對話就可以看得出來。

「玉亭，你看我們這社會到底是怎樣的社會？」

「這倒難以說定。可是你只要看看這兒的小客廳，就得了解答。這裏面有一位金融界的大亨，又有一位工業界的巨頭，這小客廳就是中國社會的縮影。」

「但是也還有一位虔奉太上感應篇的老太爺！」

「不錯，然而這位老太爺快就要——斷氣了。」

「內地還有無數的吳老太爺。」

「那是一定有的。卻是一到了上海就也要斷氣了。上海是——」（註八）

在第二，三章裏，顯示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在國際資本主義國內封建勢力壓榨和勞苦大衆階級意識覺醒的今日，沒有發展的可能：

笑聲過後，雷參謀望着周仲偉，很正經地說：

「大家都說金貴銀賤是中國振興實業推廣國貨的好機會，實際上究竟怎樣」？

周仲偉閉了眼睛搖頭。過一會兒，他這才睜開眼來忿忿的回答：

「我是喫盡了金貴銀賤的虧！製火柴的原料——藥品，木梗，盒子殼，全是從外洋來的；金價一高漲，這些原料也跟着漲價，我還有好處麼。採購本國原料罷？好！原料稅，子口稅，厘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國原料還要貴了！況且日本火柴和瑞典火柴又是拚命來競爭，中國人又不知道愛國，不肯用國貨，……」但是周仲偉這一套提倡國貨的大演說只好半途停止了，因爲他瞥眼看見桌子上賽銀灰盤旁邊的火柴卻正是瑞典貨的鳳凰牌。唐雲山笑了一笑，隨手

取過那盒瑞典火柴又來燃起一根茄立克，噴出一口濃烟，在周仲偉的肩頭上猛拍了一下說：

「對不起，周仲翁。說句老實話，貴廠出品當眞還得改良。安全火柴是不用說了，就是紅頭火柴也不能「到處一擦就着」，和你仲翁雅號比較起來，差得遠了。」

周仲偉的臉上立刻通紅了，眞像一根「紅頭火柴」。幸而孫吉人趕快來解圍：

「這也怪不得仲翁。工人太囂張，指揮不動。自從有了工會，各廠的出品都是又慢又壞；哎，朱吟翁，我這話對麼？」

「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吉翁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拏我們絲業而論，目今是可憐的很，四面圍攻：工人要加工錢，外洋銷路受日本絲的競爭，本國捐稅太重，金融界對於放款又不肯通融！你想，或本重，銷路不好，資本短絀，還有什麼希望？我是想起來就灰心！」朱吟秋也來發牢騷了。在他眼前，立刻浮

現出他的四大敵人，尤其是金融界……

…………

朱吟秋代他回答：

他們用我們的次等貨。

「他們用我們的次等貨。近來連次等貨也少用。他們用日本生絲和人造絲。我們的上等貨就專靠法國和美國的銷路，一向如此。這兩年來，日本政府獎勵生絲出口，絲繭兩項，完全免稅，日本絲在里昂和紐約的市場上就壓倒了中國絲。」

雷參謀和黃奮跳起來大叫怪事。…………此時陳宜君慢吞吞的發言了：

「攙用些日本絲和人造絲，我們也是不得已。譬如朱吟翁的廠絲，他們成本重，絲價已經不小，可是到我們手裡，每擔絲還得納稅六十五元六角；各省土絲呢，近來也跟着漲價了，而且每擔土絲納稅百十一元六角九分，也是我們負擔

的。這還是單就原料而論。製成了綢緞，又有出產稅，銷場稅，通過稅，重重壘壘的捐稅，幾乎是貨一動，跟着就來了稅。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什麽都有買客來負擔去，但是銷路可就減少了。我們廠家要維持銷路，就不得不想法減輕成本，不得不攙用些價格比較便宜的原料品。……大家都說綢緞貴，可是我們廠家還是沒有好處」！

接着是一刹那的沉默。風吹來外面「鼓樂手」的鎖吶和笛子的聲音，也顯得悲涼，象是替中國的絲業奏哀樂。好久沒說話的王和甫突然站起身來，雙手一拍，開玩笑似的說道：

「得了！陳君翁還可以攙用些日本絲和人造絲。我和孫吉翁呢？這回南北一開火，就只好獃在上海看跑狗，逛堂子，算了罷，他媽的實業」！（註九）

這些資本家一席話，把中國民族工業前途的暗淡，赤踝踝的表現了出來。在第四章裏顯示封建地主的剝削和農民騷動的急激化。在第五，七兩章顯示了勞苦大衆

在資本家壓榨之下那種鬥爭的姿態，在第八章裏說明馮雲卿因爲要打聽買公債的消息，不惜把女兒送給金融界巨頭趙伯韜弄玩；在第九章裏描寫革命羣衆爲着紀念五卅所表現出來的集體力量和鬥爭英勇的陣容，都寫得非常生動。不過，他這篇作品，祇是把當時社會現象具體的描寫出來，可是缺乏了目的意識性，使讀者讀後，如看萬花筒一樣，沒有多大印象似的。

春蠶是矛盾集合自一九三二年二月到今年一月在各雜誌上發表過的八個短篇而成。其中林家舖子一篇在描寫小商人的沒落，春蠶和收秋兩篇在描寫農村經濟的破產。春蠶和收秋，是用同一的家庭和同一的人物來描寫的。前者是描寫農村副業——養蠶的沒落；後者是描寫農民的豐收，一樣的沒有出路，所以他有這樣的呼聲：

「還種什麼田，白辛苦了一陣子，還欠債」！

「眞正世界變了」！

中國農村在國際資本和國內封建殘餘兩重壓迫之下，必然的要崩潰，無論正業或副業。矛盾這兩篇小說，即是把中國農村崩潰的必然性實證出來；同時，並指示農民正確的出路。這確實比子夜要進步一點。

林家舖子是叙述林家舖子因為送了四百塊錢給黨老爺，而得到公然出賣東洋貨的機會。在這年關裏為着塡補虧空，于是「剜肉補瘡」的「大放盤」；並乘着上海變亂後的難民到鎭，又做出賣「一元貨」的投機；但是貪官汚吏的剝削和敲詐，都市裏金融資本的壓榨，鄉村農民購買力的薄弱，和上海戰爭的影響，林家舖子終於倒閉。最後寫林先生携着愛女出奔，財產被一有力的債權者分得淨盡，一般無力的債權者因為沒有分着向黨部請願，反而受警察的挨打，張寡婦葬送兒子，氣得發瘋，這都描寫得很生動，逼眞，與春蠶同樣的得到成功。（註十）

田漢字吕壽，湖南人。（公元一八九九——）他在中國戲劇界露頭角很早，曾組織南國社，在各處表演話劇，受廣大青年羣衆歡迎。他在沒有轉變以前，其思想

偏向於唯美主義，個人主義，浪漫主義，如南歸，湖上的悲劇，即是充滿這類意識。（註十一）自一九二九以後，即打破其唯美主義傾向，而努力於新寫實主義創作。最有成就的作品，當然要推亂鐘，掃射，戰友和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了。

亂鐘是描寫日本帝國主義者攻陷瀋陽時，當地大學生的情形，以及他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力。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的展開之中，指示了青年大衆對於反日運動的思想上的種種的傾向，而把那些不正確的指摘出來。（註十二）

掃射是描寫長春的民衆與日帝國主義的衝突，中國的士兵與民衆聯合抗日。在這劇中暴露了日帝國主義的殘暴，中國官吏的怯弱，小商人的賣國。（註十三）

戰友是描寫一個參加滬戰而瞎眼的大學生和一個參加滬戰而折臂的士兵在醫院裏治傷，聽到上海協定的消息後，非常憤激，而吐出：「我們大家是白犧牲了。我的眼睛是白瞎了，老劉的手是白斷了」的慘聲來。這裏充滿了反帝意識和反對出賣民族利益的統治者的意識。（註十四）

上面這三幕劇，都以反帝爲主題，在學生羣衆中，總激起了廣大的影響；但是還含有不少的小資產階級成分，這又不能不說是失敗的地方。

一九三二年月光曲描寫上海汽車工人鬥爭的英勇的姿態。主人公王茂林是一位很健全的革命工人，張國良是一位帶有封建社會的俠氣的工人，施德潤是一位新有覺悟的工人。我們看看下列這一段對話：

茂林　他是我們的階級的敵人！是我的什麼親戚！

三姐　那你就不認他做親戚了！

茂林　…………………………

三姐　你乾脆連我也不必認了罷。

茂林　（冷然地）這沒奇怪的。你那一天做我們階級的敵人，我那一天不認你做老婆！

三姐　………（停住拍小孩的手拭淚啜泣）

（新賣票工人林德潤穿着號衣突然跑進來）

德潤 （一把握住茂林的手）茂林哥，我——我不是你們的敵人，是你們的戰友。

茂林 （把德潤用力推開）媽的，你是我們的戰友。你這破壞我們罷工的工賊！

德潤 茂哥，你聽我說！

茂林 沒有甚麽說的，你走！不然我就要打你。

德潤 茂林哥，你要打你就打罷，你應該打的，我破壞了你們的利益。但那時我也有我的苦衷，我從中學畢業出來，滿望找一點什麽事情，誰知道從故鄉跑到武漢，從武漢跑到廣州，到處都是失業的人，找不着半點事，回到上海來又找不着你們，住在小客棧裏一點辦法也沒有，恰好這個時候公司裏鬧風潮，把舊有的賣票的都開除了，另招新工，有人勸我去投

考，我祇好去試一試，自然很容易就考取了。當時說工資一屑比舊工人的二十三塊錢還有加，我當時想到在這一個時候是找着生路了。

茂林 (憤然)你可曉得你找着了生路，別人都被你們害得不能活了嗎？

德潤 曉得的。起先我不過覺得有些問良心不過，後來我看見你們組織了決死隊，到處打汽車，我自己又給你們拖下來打了一頓，我纔曉得事情是比我所想的嚴重得多。我想寧可不吃飯，不可以再做工賊。

從這一段對話裏，可以看見工人階級意識的強度。最後寫巡捕到茂林家裏來捕張國良，國良竟說出：「好的，好漢作事好漢當，今晚中秋佳節，不要連累了你們，讓我去自首吧，」這豈不是還保留封建社會的英雄思想的表現嗎？他這一篇作品，比前三篇確實要進步，在意識方面。但是，在技巧方面，還不見得大衆化，比如描寫茂林說：「你可以用同鄉的關係去接近他們，可不能停留在同鄉的關係上」，這簡直是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的口吻，那裏是勞苦大衆的口吻呢？這不能不說是

這篇作品一點微疵。(註十五)

丁玲，湖南常德人，曾在上海大學唸過書。在他的思想沒有轉變以前，在文壇上即露頭角。其所發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描寫五四運動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愛上的矛盾心理，頗爲深刻。她曾與左翼作家胡也頻同居過，自一九三一年二月胡被抗殺後，她的思想乃找着正確的路線。主編北斗，爲一年前最有威權的雜誌。她所發表的水，爲轉變後之作；此後繼續發表了某夜，消息和奔，都是新興文藝運動過程中最優秀的成果。近幾天來，常有丁玲失踪的傳說，在這個年頭兒，左翼作家很容易被捕殺，也許丁玲就是這樣犧牲了，這眞是新興文藝運動一個最大的損失。

她在北斗雜誌上所發表的「水」，是一篇反映一九三一年的洪水災難的作品，其中展開了龐大的洪水的畫卷，描寫了廣大的飢餓的人羣，以及他們從對自然的苦鬥一直到爲生活的抗爭的全部過程：

猛然一下，像霹靂似的，堤被沖潰了幾十丈，水便像天上傾倒下來的捲來，幾

百個人，連叫一聲也來不及的便被捲走了。水更無情的朝着有人的地方，有畜的地方，有房屋的地方，帶死亡湧去。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混合着，都忘記了一切，都只有一個意念，都要活，都要逃去死。

這寫洪水的泛濫，何等驚心動魄！「都要活，都要逃去死」，這寫飢餓大衆緊張的生活，何等生動！

在第三節裏描寫災民無以爲生的慘狀：

街的兩頭站了許多剛剛從縣城裏添來的荷鎗的兵士。也有一些是鎭上團防臨時加的團丁。牆上貼了碗大的字的告示。有認得字的人便解釋着給其他的人聽：說是已經上呈文到縣裏去了，不久就有好消息來，要這些人安分的等着，如有不逞之徒，想趁機搗亂，就殺頭不赦……他們沒有法，便只好留在鎭外，走到幾家鎭外的人家去敲門，想討一點東西吃，但是門總喊不開。

不安更增加了。到縣城去的路已經斷了，但是用帆船却又帶來了一些軍火，並沒有救濟來。裝滿了帆船又向着縣裏去，是長嶺崗上的幾家大店舖的老板和家眷。農民們的忍耐的精神，和着施捨來的糠，野地的果子，樹葉支持着他們的肚皮，一天一天的又挨過去。彌漫着的還是無底的恐慌和巨大的飢餓。雖然是在悲痛裏，飢餓裏，然而到底是一羣，大的一羣，他們互相都了解，都親切，所以除了那些可以挨延着他們的生命的東西外，還有一種强厚的，互相給與的對於生命進展的鼓舞，做成了希望在這羣中，這新有的力，跟着羣衆的增加而在雄厚了。

這裏並顯示飢餓羣衆對於政府或慈善家的希望漸漸絕望，促成飢餓大衆的覺醒，而產生一種革命的力量，後來竟有「怕什麼人？起來！拚他一拚，全不過是死吓」的呼聲。這是這篇作品最好的地方。（註十六）至於這篇東西的缺點：錢杏邨這樣的批評：「作者雖描寫了統治者對飢餓大衆的高壓，却沒有指示堤抉並不完全是由

於天災，而是由於官廳吞沒了農民血汗，築堤疏河工作沒有做，以及做的不强固，指示出誰是洪水災難的責任者，使農民對統治階級有更進一步的理。」（註十七）這確是很正確的批評。

奔是以鄉下活不了而大批地向都市去和都市裏留不住又回到鄉村來的農民爲題材。牠描寫在鄉村活不了的農民——張大憨子等對於都市的希望：

「我身上會比你多麽？還不是那一點閻王債，一塊光洋，和四張毛票，什麽事都到了上海再講，莫那麽短氣，」李祥林把缺着嘴擠了進來插着這末說。

「對的，找着他們就好了。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們家裏，闊人多得很，找口把飯還不容易麽？」張大憨子又把那爛眼皮朝家的那方擠了幾擠，想着這是燒旱粥的時候，又想着借來的那斗米和剩下的兩簸箕糠，吃總是不愁了。於是他又接下去說道：「祇要找得到事做，總不怕他那孫二疤子，媽的這東西，到夏天我們歸賬時，一八三石穀算在一塊，便宜點，就把田又差不了好些了」。

「祇要歸得上海，再多點也不要緊，就怕……」喬老三說着就把頭低下去了。

但是都市能滿足他們的希望嗎？都市能救濟他們的失業和貧窮嗎？這不過是農民夢中的希望吧。接着作者描寫張大戇子看見他的姐夫時，而姐夫已經乾癟使他不能認識了；同時，又描寫從他的姐夫和姐姐的口中，吐露出都市生活的艱難來：

「唉！憨子，你來得正好，你大姐天天都在唸你，想得要命，說是能看到屋裏一株樹也好，要是弄得到盤費，早就和他回來了，去年的收成聽說很好，不曉得回去弄牠幾畝田種種弄得到不」？

「唔」…………

「你看我瘦得多了啊！病到並沒有病過，就是一天十四個鐘頭吃不消，機器把一身都榨乾了，沒有讓機器軋死總算好，不過這條命……憨子，你們來做什麼的」？「憨子，家裏還好吧，飯總該有得喫，我又小產了，那天廠裏鬧罷工，我摔了一交」，婦人從破絮中伸出了一副可怕的面孔來，像個老女巫的面孔。

「唔，還好……」

「憨子！我們還是想回去，你幫忙替我打聽生意好不好，上海實在找不到工做，活不下去，你看，我一歇下來就兩個多月，她又睡在牀上。憨子！你們到底來幹嗎的」？

這把中國現社會的經濟狀況整個的刻劃了出來。(註十八)這是作者技術最高度的表現。

張天翼，是一個後起的作家。兩三年來，他的作品產生的量是很多的——從空虛到充實，小彼得和鬼土日記，計包括十三篇，都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縮影。錢杏邨是這樣批評這些作品：

「一幅在這過渡時期的智識階級以及兵士工農的當前生活的不安，反抗，部分的人物的新的生活的追求的畫像。作者在這些描寫上，是得到成功。不過，他雖然描寫了在過渡期間的大衆新的生活憧憬的追求，他還沒有「十足的抓緊了

新的個性」，所以，他不能使已經踏進了新的生活的個性有新的開展。（註十九）這個批評是很正確的。去年他在文學月報上發表了一篇最後列車，是以東三省事變做主題，其中寫上級軍官抱定不抵抗主義往後撤兵，激發下級士兵自動反帝的革命情緒，致釀成士兵的譁變。同時並透露了鄉村農民流離失所的慘狀。（註二〇）這篇作品，無論在技巧方面或意識方面，都較前有進步。最近他又在文學上發表一篇一件尋常的事，是以一個受經濟壓迫的失業工人做主題。描寫失業工人的變態心理狀態。因找不到工作，整天的喝酒以麻醉自己；又痛打患了肺病臥床不起的老婆和不滿十歲的兒子。後來，他有新的覺悟了。於是把不能治好的老婆毒死，而自己帶兒子去找出路，並說出：「怎樣也要活着」的話來。關於工人變態心理和新覺悟的描寫，眞是很不壞，惟所謂新的出路，沒有具體的指出來，又使本文結論蒙糊得很，這又不能不說是本文的缺點。（註二一）

此外，白薇的假洋人，篙，北寧路某站和敵同志，蓬子的一幅剪影和雨後，巴

金的馬賽之夜和電椅，適夷的 sos，死和活路，都是新時代的文藝。

在文學評批上，錢杏邨要佔重要的地位。他曾發表現代中國文學家兩集，對現代中國文學家有嚴正的批評。後來在北斗上所發表的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的回顧，其批評的觀點更要正確。他如上海事變與鴛鴦蝴蝶派文藝，上海事變與大衆歌曲，上海事變與資產階級文學，上海事變中的北方作家和革命的羅曼諦克，都是有價值的批評文學。

在這中國新興文藝運動展開的過程中，對於西洋新興文學理論的介紹，也有很好的成績。林柏修翻譯蒲列汗諾夫的藝術論，柯根的理論與批評，雪峯翻譯蒲列汗諾夫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梅林格的文學評論，盧那卡斯基的藝術之社會的基礎，魯迅翻譯盧那卡斯基的文學與批評和藝術論，蘇汶翻譯波格達諾夫的新藝術論，沈端先翻譯根根的新興文學論，韋叢蕪翻譯托洛斯基的文學與革命，樊仲雲翻譯伊科維玆的唯物史觀的文學論。他如胡秋原的唯物史觀藝術論，對於蒲列汗諾夫的藝術理

論，有一個有系統的介紹，高蹈的現代歐洲文藝思潮大綱，對於西洋文藝的縱的方面，有一個正確的把握，於中國新文藝術運動都有一臂之助。

總之：中國新興文藝運動，正在艱難的狀態中開展着，這是歷史的必然。

註一：文化批判

註二：蔣光慈麗沙的哀怨，衝出雲圍的月

註三：戴平萬陸阿六

註四：幻滅

註五，六：動搖

註七：追求

註八，九：子夜

註十：春蠶

註十一：田漢戲劇集

註十二：亂鐘（中國與世界社刊本）

註十三：掃射

註十四，十五：文學月報

註十六：北斗第一卷一，二，三期

註十七，十九：北斗第二卷第一期

註十八：奔（現代第三卷第一期）

註二〇：最後列車（文學月報第二期）

註二一：文學

（終）

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

中國文學史綱（全一冊）

實價大洋捌角

編著者　譚丕模

印刷者　和濟印書局

發行者　北新書局

6

